

侃侃金瓶梅

一:

毛爷爷说过,《红楼梦》至少要看五遍,文学上他老人家确实是字字珠玑,《红楼梦》是相当好看不过呢就有一毛病:搞的太雅,咱大家伙儿市井小民的不太吃得惯这阳春白雪的东西,所以才有“沽酒屠狗所好皆在水浒三国”一说,但是根据“但凡有争议的都留给时间去解决”的原则,我们可以说说毛爷爷喜欢的另外一部,也是更加为世俗所接受的一部市井化的《红楼梦》:《金瓶梅》

《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而且就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来看可以算得上是四大奇书之首,那么这部奇书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金瓶梅》啊,取的是《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一段,从武松在景阳岗上打死老虎开始写起,这男一号嘛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西门大官人西门庆,那这西门庆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话说这位西门大官人的老爹叫西门达,是个做药材生意的,有五处很大的铺面,“家中是呼奴唤婢,骡马成群”,可以说是清河县当地的有名富商,这西门庆正好又是个独生子,那也就是这西门药材批发有限公司的唯一法定继承人,那自然也

就是西门老爹的掌上明珠，从小是百般呵护，这西门大公子呢是“状貌魁伟，性情潇洒，终日闲荡，眠花宿柳，惹草招风，且又好拳棒，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小祖宗不但是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注意是英俊，不是gay的那种娘俊）而且但凡是玩儿的，不管是花的，荤的，黑的，清的，雅的无有不精无有不会，应该说这位庆公子即使是在富二代的公子哥儿里面，也都算是出众的人才了，不过如果只是这样，即使再人才出众那终究也就是个纨绔子弟罢了，那西门庆和一般的公子哥儿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西门庆呢，还有九个结拜兄弟，都是些什么人呢，有个叫应伯爵的，（按说这名字是取的真够龌的，和现在某些姓田名经理的有的一拼）是清河县地区代表做绸缎生意的应员外的儿子，后来家道中落，专门在街上厮混，室内足球踢得好，老千技术高超，有个叫谢希大的，有个清河地方卫戍军队正团级的世袭职位，却游手好闲，给双规了，可是琵琶弹得好，有个叫吴典恩的，在清河县天文司当值，出了事给革了职，后来开了公司专门帮政府放高利贷收黑债，所以基本上都是清河县本地的浪荡破落户，不干正经买卖的

不过一说起这结拜兄弟啊，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关二哥为了刘皇叔千里走单骑，鲁智深为了救林冲大闹野猪林，那都是生死的交情啊，那么西门庆和这九个兄弟也有这么铁的关系吗？话说这结拜前一天啊，西门庆和应伯爵商量好了，大家一起出份子钱办个酒席，中国人嘛，什么事儿都是在饭局上办的，第二天其他人的份子钱送来了，西门庆的大娘子吴月娘拆开看了，都是多少呢：“一钱三分银子，

三分银子，五分银子，如此等等，都是些红的黄的”，这一钱银子是多少钱呢？

大家知道这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在人民币500块，所以这帮结拜兄弟出了多少份子钱呢，65块，15块，25块。。。难怪吴月娘不高兴了，埋怨西门庆：“就这些个零零碎碎还好意思拿出手，不如送还回去算了”，但西门庆不这么看，呵斥道：“你懂什么，我们自己多出些，何必计较”，于是西门庆自己出了四两银子（2000块钱）办了酒席，还出了5钱银子（250块钱）请玉皇庙的师父写了结拜的文书

这可就奇怪了，大家不妨想想啊，就是现在大家一般朋友出去聚个餐，搓个脚什么的，要么就AA，要么就一个人直接包干，但凡要大家凑份子的，哪见过这么给钱的（65块对2000块），还居然是要生死之交的结拜兄弟，而且都是些世家子弟，不是手里缺钱的，这不是恶心人吗，可西门庆非但没有不高兴，还非常爽快的应了下来，当天大家玩的是兴致颇高，书上原话是“猜枚行令，耍笑哄堂，不必细说”

这帮人的不靠谱就是吴月娘都看出来了，劝西门庆说：“这些人哪个是有良心的，不过是每天来蹭吃蹭玩，你和他们就这般胡混，金山银山也花光了”，可西门庆怎么回的呢：“如你所说，这帮人没有一个人好人，可都是聪明伶俐能办事的人，倒不如结拜了兄弟，也就真能有所依靠了”夫妻二人这段对话是相当的有意思，也体现了吴月娘和西门庆的差距，吴月娘看到的只是这帮人的害处，蹭吃蹭喝花钱如流水，可是西门庆看到的明显高出一筹，常言道清水池塘不养鱼，那看仓库的猫叼几只鱼聪明的主人家不也得睁只眼闭只眼吗？用人用到人之所长而不去顾忌人之所短这正是西门庆高明的地方，不过这帮破落胡混的人到底能帮他办什

么样的事呢，我们下回来说

二：

这西门庆虽然继承了他老爹的公司，可是他做的买卖却不只是药材批发这么简单，否则清河县里也不会叫他西门大官人了，那么他还做哪些买卖呢？

首先是放官债，这买卖那可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官府强买强卖的债务，就算是和县里头算三七开那也是稳赚不赔的暴利啊，然后就是在县里管些公事，给人搞官司调停，收中间费，这是什么意思呢，常言道这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走正常途径的官司不但上下打点的好处费太多，而且常常是吃力不讨好，所以平时不但普通的平头小老百姓不爱打官司，就是道上的各路人等有了利益冲突也不愿意去衙门，这正好就需要像西门庆这样的人出面，大家如果还记得高中学的那段《茶馆》，就知道里面有个叫黄胖子的也是干这营生的，主要就是黑白两道通吃，大家双方都买我大官人一个面子，这种事情那些平时读四书五经的正经公务员是干不了的，为啥呢，好面皮又没手段呗，可是西门大官人和他那些个结义兄弟那可就不一样了，个个都是此中行家，这等敲诈勒索，威逼恐吓的生意简直是轻车熟路，家常便饭，所以你看，西门庆在这些狐朋狗友身上砸的那些个白花花银子那都是骡子眼前吊的胡萝卜，大有用处的，只是吴月娘看不到算不出罢了

西门庆本行的药材生意越做越大，又和官府里来往日益密切，在这清河县里就算

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了，这省十大杰出青年外加优秀青年企业家，本人又长的这么风流，是不是家中也是娇妻美眷无数呢，那我们这就来看看

西门庆的原配夫人，也就是第一个老婆，当年他老爹给他定下的亲事，一位陈家的小姐，可惜不幸早逝，却也给他留下一个女儿，闺名西门大姐，已经和东京首都卫戍部队杨司令的亲家陈洪的公子陈敬济订了亲，这关系咋一读嘛是够乱的，不过看看关键字就清楚了，通过这门婚事西门庆和首都的杨司令已经搭上线了，至于后来他通过这条线又和国务院总理蔡京扯上关系那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聊，西门庆现在的大太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吴月娘，这位吴小姐呢是当地清河县卫戍部队吴师长的千金，“面如银盆，眼如杏子”，这是个什么长相呢，眼睛还算美可是个大饼脸，总的说是算不上美女的

那么除了这位正妻，西门庆还有几位娇妻呢？一共三个（当然还会增加，我们以后会说到），这第一位嘛叫做李娇儿，本来是清河县KTV娱乐城的头牌姑娘，西门庆和她打的火热后来也就娶回家了，按理说都是头牌姑娘了，模样应该是出众的吧，结果呢“肌肤丰肥，身体沉重”，这他娘整个就是个沈殿霞啊，真不知这清河县的男人是不是集体穿越到唐朝去了，不说了，这第二位小妾叫卓丢儿，原来是清河县南街文化传播中心（兼做按摩保健）的当家花旦，也是和西门大老板眉来眼去了几个月，后来一顶轿子抬回家做了三房，什么模样呢，又瘦又虚，隔三差五的病痛不断，整一个药罐子，这第四房小妾叫孙雪娥，就是已经过世的那位陈家小姐当年嫁过来时带的陪嫁丫头，因为一直贴身服侍，所以西门庆就私下开了她的苞，后来扶正了就做了小妾，地位大致就相当于《红楼梦》里凤姐的配房

丫头平儿，这位雪娥呢长的五短身材，有一些颜色，不过总体还是趋于平庸，可是因为是丫头出身，所以“能造五鲜汤水，善舞翠盘之妙”，可以说是一位特级厨师

好了，说了半天这西门大官人房内的几位娘子虽然都说都还算是各有特色吧，可是总和咱们想象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这西门大官人既然是个好色之徒，可家中的娘子却没一个模样出众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娶妻不是选美，说到底了也是一门生意，尤其是像西门庆这样的各种勾当各种来路都要打点的人更是如此，就拿他那位大娘子吴月娘来说吧，虽然月娘长的是不敢恭维，可是却是一个很贤惠的娘子，能持家而且对西门庆也是百依百顺，更重要的是这吴小姐家在清河县当地的影响力是响当当的，有吴师长这位老丈人撑腰，这给西门庆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加分不少啊，再说说这李娇儿和卓丢儿，虽然都是出身风尘，官场上是帮不了西门庆什么忙，可是两位都是头牌级别的姐姐，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妓女在宋明时期的地位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妓女在那会儿要负责很大一部分公共文化娱乐，什么诗词啊，唱曲儿啊，舞蹈啊，样样都要会的，这要求很高的，现在这些个小姐要用官方说法都叫瘦马，哪有资格叫妓女的，李娇儿这位头牌妓女就是清河县当地的著名歌星，那放到现在就相当于王菲，哦，不对，按身形类比应该是韩红，（菲姐我错了。。。）西门大官人把这两个大明星搞到家里那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这出去谈买卖，放高利贷的时候和那帮愣头小子吹吹牛逼，别提有多美了

这娶妻归娶妻，可是常言道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这一日西门庆正准备去找应伯爵一块儿出去找点乐子，这正街上走着呢，突然就被一根放帘子的叉竿打在了头上，这还了得，这清河县里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打咱们的西门大官人？我们下回来说

三：

西门大官人这道走的好好的，冷不丁头上就给这么砸了一下，这如何受得了，回过头来就准备骂娘，可话还没出口就呆住了，怎么回事儿呢？原来眼前却是一位美貌妖娆的妇人，且看她乌黑浓密的秀发，比黑鸦的翎毛还要闪亮，翠弯弯的眉毛如同新月，一张樱桃小口吐气若兰，直隆隆的琼瑶鼻梁，粉艳鲜红的腮帮子，身段婀娜如同花朵，玉指纤纤如同嫩葱，捻捻的杨柳细腰，软软的粉白肚子，窄星星的一双小脚，肉奶奶的一对酥胸，我的天，这样一个美艳娘子，西门庆顿时就酥了，当然下面那地儿除外，这位娘子呢也是赶紧道歉，原来她是一时手滑，没拿住这叉竿，就砸到了西门庆，可是到了这会儿西门庆哪儿还会有什么怒气，慌忙还礼道“不打紧不打紧，倒是我冲撞了娘子，娘子勿怪”，临别了这西门大官人的一双眼睛还死死的盯着这美貌妇人，回头看了七八次才慢悠的晃荡开了

这段我们为什么要说的这么详细呢，因为类似的场景在整部《金瓶梅》中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这西门庆号称是“嘲风弄月的班头，拾翠寻香的元帅”，可以说是久经战阵，阅女无数，能够把他这个花花大少惊的这般失态的女人，我们只能说是

色中极品，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相信大家早已猜到，她就是《金瓶梅》中三大女主角的第一位，潘金莲

说起潘金莲，自然就要说到武大郎，他们这一段感情纠葛知名度那是相当的高，不管是在《水浒传》还是在《金瓶梅》中，都是非常经典的，家喻户晓级别的段子

关于潘金莲和武大郎的身世，《金瓶梅》和《水浒传》上的描写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表下不谈，只说《金瓶梅》中的，这武大本是个命苦的人，“生活艰难，时遭饥馑”，又没什么正经买卖，就整天在街上叫卖炊饼，后来老婆死了，留下个女儿叫迎儿，他又折了本钱没奈何就移到本县的大财主张大户家的临街坊里住，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张大户家里的人觉得武大是个本分人就常照顾他，而这武大又极力奉承张大户，所以张家的人都很喜欢他，后来连武大的房钱都免了，而这潘金莲呢本来是清河县南门潘裁缝家的女儿，排行老六，所以又叫潘六儿，这潘老爹死的早，潘妈妈日子过得艰难眼看快养不活这女儿，只好把她卖到县委宣传局王局长家做乐妓，自此就学习吹拉弹唱，针织女红，金莲聪明伶俐，学的很快，可是后来王局长死了，潘妈妈又把女儿抢了出来并转手三十两（15000块钱）卖给了张大户家做弹唱丫环，专弹琵琶，后来金莲是越长越俊俏了，嫩的能捏出水来，这张老儿哪里按奈的住，还是逮了个机会偷偷把金莲给办了，可偏偏张大户的老婆呢是个河东狮，就是不许大户招小妾，这事儿不久以后就被她知道了，打闹了好几次，所以张老儿干脆你狠我也狠，倒贴银子把金莲配给了武大，还给武

大本金接着做炊饼买卖，当然这么多好处也不是全白给的，这平时武大出去卖炊饼时这老儿就来房中与金莲偷会，后来张大户伤寒死了，武大就和金莲搬了出去，找了在紫石街的西王皇亲房子

看到没有，这武大当初惨到连口饭都混不上，如今不但生意蒸蒸日上，白捡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不说，还在王府井（西王皇亲）这种黄金地段添置了房产，好一个咸鱼翻身

但是武大的好运气真的是偶然的吗？应该说一个如此萎缩懦弱的人能混到现今的成就确实让人想不明白，可是，这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把武大发迹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点串联一下，第一是能够投身到张大户门下，第二是能够让张大户把金莲嫁给他，第三是耐心等到张大户死，这三个关键点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武大都不可能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会有这种好运吗？绝无可能，因为武大能够满足这三点恰恰是因为武大这个人本身的萎缩和懦弱，或者说是现出来的萎缩和懦弱，因为他自己萎缩所以只能懦弱，因为懦弱他就要处处忍让，别人欺负他他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人就显的厚道，也正是因为显得厚道，他嘴里说出来的阿谀奉承之语就显得格外真诚，也正是因为显得厚道又真诚，所以大户把潘金莲嫁给他，而且

还有这么一条对一般男人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的暗渡陈仓附加条件,但是他都忍了,而且是一直忍到张大户死

通常情况下人们能够忍耐常人不能忍耐的耻辱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有胸襟,而是因为另有目的,那么武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武大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内心深处是很自卑的,但是另一方面武大内心隐藏了很好强的一面,只是因为他这个人太猥琐所以这一面一直是被掩盖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卖炊饼,通过他忍辱负重的赚本金感觉到这一点,他很珍惜也很努力的维持自己拥有的这份看似美好的生活,不管得来的手法是否显得那么屈辱,从这一点看其实武大挺让人感动的,所以啊,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即使武大当时没有遇到张大户,在其他地方他也一样可以混出来,因为他有这份坚韧,有这份好强,再加上一点运气吧

好了,从武大的角度讲,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他也就这么一日一日心安理得的过下去了,可是西门庆和另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危机开始慢慢向他靠近,那么这另一个男人又是谁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

武大是展开幸福人生了，但潘金莲从来没这么觉得过，《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是一个非常乖巧伶俐的女子，各方面都是相当出众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她的模样身段是经过了风月中的元帅西门庆鉴定过的，绝对仙子级别的，当然这是从男人方面来讲的，从女人这方面呢？后来吴月娘见到潘金莲的时候，从她的眼中看到的潘金莲是什么模样呢？“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看到没有，这女子全身上下是没有一处参差的，除了模样，潘金莲的才情也是一流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她后来写给西门庆的一首情诗《落梅风》：

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襟独自
灯将残，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眠心硬，浑似铁，这凄凉怎捱今夜

虽然全诗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老娘现在很饥渴，感觉滚回来让我爽一把”，但是此情此意这般娇滴绵软的表达出来，莫说是一般男人了，便是那文殊院里的老和尚也按奈不住啊，再说那风月之术，潘金莲更是当仁不让的房中利器，不但技术一流还创意不断，首先是吹箫技术天下无双，后来和西门庆那段醉卧葡萄架也是《金瓶梅》中的经典香艳场面，令每一代读者血脉喷张，今天各大洗浴中心的红绳服务便是由此而来，相比之下西门庆去和吴月娘亲热的时候什么情况呢，“掀开裙子，然后上了。。。然后天亮了。。。”，你看看这无趣的，不过这怪谁呢，什么样的女人就搭配什么样的情趣，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月娘自己无趣啊

所以啊，像潘金莲这样人才出众的美人儿落在武大这么个猥琐的三寸丁谷树皮的手里，“甚是憎嫌”，整天抱怨道“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所以每天把武大打发到街上卖炊饼之后就故意坐在帘下卖骚弄姿，勾引浮浪子弟，武大能怎么办呢，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靠到处搬家解决问题，可是光靠搬家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武大的悲剧从根源上讲是他和金莲双方拥有的筹码的极度不平衡造成的,他以为自己的忍辱负重总有一天可以感动金莲,可是金莲从头到尾,从始至终从来没有一天想过要和他过日子,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一个普通人给你一辆小汽车你或许能开,可是给你一艘火箭你也能开吗?所以即使没有西门庆的出现,早晚有一天潘金莲也会离开武大的

好了,说了半天金莲夫妇,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西门庆,那日自从被潘大美人儿的竹竿子打了头之后,西门大官人这三魂六魄就全拴到了她身上,整日想的就是如何和这小娘子“挨光”,这挨光是什么意思呢?见不得光的男女之事,其实就是偷情的意思,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反应,有意思在哪儿呢?我们来对比一下《西厢记》和《水浒传》中的两段类似场景

在《西厢记》中张生张君瑞第一次见到崔莺莺小姐的时候,也是和西门庆一样的反应,被崔小姐的绝世美貌惊得两眼发直,一口一声的叫“我死了,我死了”,然后从此就死皮赖脸的缠着崔小姐非要莺莺嫁给他,《水浒传》中高衙内第一次见到林冲的娘子,也是被林娘子的美貌勾的上窜下跳,三番五次的使各种下三路计策要娶林娘子,甚至直到后来一哭二闹三上吊逼他干爹高太尉为他成立一个夺妻杀人工作组,可是西门大官人的反应比起这两位就简单多了,他只是想偷情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张生是个书呆子,高衙内是个太子党,西门庆呢,西门庆是什么人?我们知道西门庆是有多重身份的,他勾结官府放官债,他组织当地的地痞破落户搞调停公司,可这些都是次要身份,因为不管他怎么八面玲珑,本

质上来讲他的最主要身份永远都是一个商人,那么一个商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益和效率,潘金莲是貌若天仙不假,可是娶她能有什么效益能有什么利益呢?我们前面说过了,西门庆家里的几个老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金莲的美貌,可是个个都能立马给西门大官人产生效益,但是潘金莲呢?她虽然是个仙子,可是真要娶回家除了房中风月之外还能干嘛呢,这白养着还得管饭呢,那么宋明时期包养二奶是个什么价位呢?每年花费白银一千两到三千两不等(人民币50万到150万之间),看到没有,这种赔本买卖西门大官人可是不会做的,别看他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爽印象,那其实是我们冤枉他了,“从来吝啬,不肯胡乱便使钱”,这才是西门大官人的真正商人本色

既然目标明确了,西门庆便开始行动了,晃到了开茶铺的王婆子那儿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聊,每每就把话题往那位小娘子身上扯,这王婆子嗅觉何等灵敏,西门庆这点儿花花肠子哪里瞒的过她,双方一拍即合,王婆子便把话挑明了“这事儿若想办成需要满足五个条件”,哪五个条件呢?第一要貌比潘安,长的帅,第二要档下话儿够大,床上功夫了得,第三要像邓通一样有钱,第四要温存忍耐,忍得住这撒娇使性,第五要有闲工夫,随叫随到,这便是历来传诵的泡妞五字真言“潘驴邓小闲”的出处,应该说这王婆子确实是个老江湖,总结的精辟,总结的到位,西门庆也是很激动啊,因为他这个大官人正好五个条件全满足,既然如此,这事情岂不就是板上钉钉,成了?可是王婆子却笑道“大官人不要着急,这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更关键的条件”,那么除了那“潘驴邓小闲”,这另一条更关键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下回来谈

五:

王婆子接着说偷情这种事很难, 有时候十分的运数使到了九分九也可能失败, 这番话说的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她已经对西门庆说过, 只要有了“潘驴邓小闲”这五条齐全, 那么这好事儿就必然成了, 可现在怎么又东拉西扯的说可能会失败呢? 原因就在于西门庆和她拍胸脯打包票了说自己五样条件是样样齐全, 那么按照王婆子的标准就肯定成功, 但天下的事情哪有百分百的把握的, 如果事情真的不成, 不但西门大官人许诺给她的拉皮条好处费十两银子 (5000块钱) 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她王婆子自己这个清河县头号皮条客的金字招牌不也砸了吗? 那么王婆子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偷情这种事情, 如果是女方勾引男方基本是不会被拒绝的, 因为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 在这种问题上都是大脑被小弟弟控制的, 所以一勾一个准, 全完, 但是如果是男方勾引女方问题就比较微妙了, 在前面一个我们曾提到的一个例子里面高衙内勾引林冲的娘子, 按理说高衙内也是“潘驴邓小闲”五个条件全都满足的, 可是林娘子是死活都不答应, 这说明什么呢? 男方勾引女方主动权全部在女方一边, 如果女方愿意, 即使你五个条件一个都达不到这事儿也能成, 可是如果女方不愿意, 哪怕你有一百个条件这事儿都没戏

所以王婆子这么说既是给自己留后路同时也是给西门庆打预防针,这事儿还是有可能失败地,但是接下来王婆子就给西门庆献上了她的计策,这是条什么计策呢?

第一步,西门庆去买一匹蓝绸,一匹白绸,一匹白绢,十两好锦交给王婆,然后王婆去请潘金莲过来做衣服,如果潘金莲不愿意,这件事请就算了

第二步,如果潘金莲愿意过来做衣服,这事情便有了一分希望,王婆就把她请了过来,那么这希望就变成了两分

第三步,王婆子安排一桌酒席作为潘金莲做衣服的答谢,如果金莲说不方便,一定要去她自己家里做衣服,这事情就算了,她若答应了吃饭那么这希望就变成了三分

第四步,王婆子和金莲吃上一天酒,做上一天衣服,这一天之内西门庆都不能现身,什么时候现身呢?第三天中午以后西门庆再过来王婆家,只说要来王干娘处买杯茶喝,如果金莲这时候便告辞走了,这事情就算了,她若不动,那么这希望就变成了四分

第五步,西门庆进门之后,王婆子便对金莲说这些绸缎都是西门庆送给她老婆子的,并且夸西门庆的各种好处,西门庆也就顺水应答,如果金莲不来接这些话头,这事情就算了,她若是愿意和西门庆说上几句,那么希望就变成了五分

第六步，王婆子以西门庆和潘金莲二人一人出钱一人出力为名要请他二人吃饭，如果金莲不愿意当时便要走，这事情就算了，她若愿意留下来吃饭，那么这希望就变成了六分

第七步，王婆子便要出去买些酒食，就请西门庆陪着金莲说说话，如果金莲当时便要回家，这事情能够就算了，她若愿意留下来和西门庆说话，那么这希望就变成了七分

第八步，王婆子买回酒菜之后就请金莲同桌陪西门庆一起吃一杯酒，如果金莲不愿意，这事情就算了，如果她愿意那么希望就变成了八分

第九步，三人酒吃的高兴时，西门庆再拿出银子请王婆子出去再买些酒来，这时候王婆子就把他们二人留在房中，从外面把门拽上，如果金莲这时焦躁便要回家去，这事情就算了，如果她由着王婆子就关了门，那么希望就变成了九分

第十步，西门庆这时就要说些甜言蜜语讨金莲欢心，但是切记不能用强，然后西门庆可假装失手掉了筷子，然后乘着捡筷子的机会去金莲的脚上捏一捏，如果这时金莲闹将起来便要翻脸，这事情就算失败了，而且以后也不要再提起，如果金莲任西门庆这般动手动脚，这希望就达到十分，这偷情挨光之事就完备了

王婆子说完这条十分光之计后，西门庆大喜，连连称赞“干娘高明，绝品好计”

怎么评价王婆子的这条计策呢，诚然算计别人的老婆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我们逐一把这条计策看完就会发现从头到尾其中没有半点强迫潘金莲的意思，从第一步到第十步每一步中只要某一个环节金莲表现出那么一点不愿意，那么整件事情就算了，休要再提，我们甚至可以说的不好听一点，这条计策听上去更像是在劝西门庆不要对潘金莲动歪脑筋，可是西门庆的反应是什么呢，非但没有觉得不妥，反而觉得“大喜”，要知道以西门大官人的手段和地位，下迷药啊，霸王硬上弓啊，威逼恐吓啊其实都是可以达到目的的，可是他都没有这么做，而是欣然采用了这条其实对他很不利的计策，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西门庆看重的是即使是偷情，他也希望双方是两情相悦，自甘自愿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西门庆纵然有千般不好，可他是个真正怜香惜玉的人，而王婆子呢，我们一直以为她是个阴险歹毒不择手段的老太婆，其实是我们冤枉她了，她只是有点贪财（西门庆许诺给他的好处费5000块钱）罢了

好了，不管怎么说潘金莲和西门庆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就这么成了好事，而且通过过去潘金莲勾引男人的各种旧事来看，她这次和西门庆出轨应该也会和过去那些旧事一样，不会掀起很大的波澜，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完全陷入了失控的状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下回来说

六:

西门大官人来和金莲偷情,这对武大家所在的西街花园小区的GDP增长是有巨大贡献的,首先,偷情地点是在王婆子的茶楼,接头的线人也是王婆子亲自担任,王婆子为什么这么殷勤这么卖力呢,还不就是为了赚点大官人的场地使用费加皮条拉客费嘛,其次,这大官人来偷情总不能像一般古惑仔一样见了面就脱裤子打炮吧,那太掉价了,西门庆是大官人,丢不起这人,怎么也得先买点酒菜啊,买点瓜果啊,然后和佳人推杯问盏,说风调月,这情到酣处再共赴巫山那才有情调嘛,所以这饭庄酒铺的生意也照顾到了,再者,西门大官人每次过来总的买点小礼物送给金莲吧,不管是胭脂水粉啊,还是首饰配件啊总得意思到吧,所以这化妆品店的生意也是要光顾的,还有就是西门庆为了续这个局子买的不少绸缎锦布,所以绸缎批发商对于大官人也是日夜翘首期盼啊,看看有这么多的好处,也就难怪“不到半月之间,街坊邻舍都晓得了,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

既然街坊四邻都这么乖巧,那么后来事情怎么败露的呢?原来清河县里有小孩儿叫郓哥的专门在县里卖新鲜时令水果的,这是个人小鬼大的主,嗅觉及其灵敏,有这么大的商机哪能少了他的份,自然也就溜了过来想分一杯羹赚点零花钱,他就想啊卖点雪花梨给西门庆作为大官人偷欢之后的点心,想法是好的,却被王婆子给拦住了,看这小鬼怎么说的吧“干娘不要吃独食,分点汁水也给我舔舔嘛”,一句话说破了王婆子的心思,所以老婆子恼羞成怒,骂道“放屁,滚你老娘的”,然后把小郓哥一把推翻在街上,这小鬼吃了亏哪里咽的下这口气,骂道“老贱人,

那些勾当哪里瞒的住小爷我？”，然后下面的这一句就非常关键了，这一句也是在《水浒传》中没有出现，只在《金瓶梅》中出现的，这句话是什么呢？“老子定要搅了你的局，让你臭老婆子赚不了钱”，这句话为什么会特别有味道呢？因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品一下，那就是如果王婆子当时没有拦着小郓哥，而是放他进去卖雪花梨给西门庆，让他也去赚到了这外快（这小孩儿所谓的舔舔汁水），那这小鬼以后还会来搅局吗？

假设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一下这小鬼把事情捅给武大之后又能“舔到多少汁水”，这小郓哥被王婆子赶走之后马上就去找武大，阴阳怪气的说武大头上绿的发亮，武大问他到底想说什么，这小孩儿又故意东拉西扯，就等着武大表个意思，所以武大怎么做的呢？他带郓哥去了一家酒店，叫了一桌酒席，请小郓哥吃饱喝足了，然后又拿出两贯钱（人民币1000块）给他，所以这小孩儿才和武大和盘托出了金莲在外面偷男人的实情并且答应武大愿意和他一起去捉奸，看到了吧，卖雪花梨呢也就赚个百八十块吧，去捉奸呢不但有一桌酒肉还另有1000块钱奉上，你让小郓哥怎么选呢，很明显了对吧，所以说这次事情的败露的源头其实只是一次分赃不均，王婆子要是不那么吝啬，这小郓哥才懒得理你个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呢

这一段在《金瓶梅》中的标题叫做“闹茶坊郓哥义愤”，很有趣是吧，这从头到尾，我们也没看出来这到底是江湖侠义的义，还是兄弟情义的义，相反，我们满眼看到的其实是另一个义字，哪一个义字呢？利益的益，“钱”啦，有钱才会有人和讲义气，没钱你连个通风报信的耳目都没有，这才是市井内人们的真正生存法则，这不仅对武大，郓哥这样的普通小买卖人是这样，对西门庆这样的大官商同样如此，他西门大官人要结义几个弟兄一样要靠砸银子来铺路，因为规矩就是规矩，甭管你多牛逼，就是那三只眼的马王爷来了也得跟着一块儿守

武大和郓哥商议已定，第二天便直扑王婆子的茶馆里捉奸，西门庆听说武大来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吓得直接就往床下钻，你看他这没出息的熊样，倒是金莲故意来挑火冷笑说“平时卖弄好拳脚，现在遇到个纸虎也吓没了魂”，西门庆这才抖擞精神杀出门来一脚踢翻了武大，然后扬长而去，四街八坊“谁敢来管”，武大被踢中了胸口，就此卧床不起，金莲不但不管他的死活还更加变本加厉的每日浓妆艳抹去和西门庆幽会，这下武大更是气的七窍生烟，威胁说“若是再这般胡闹等他那个现在出差公干的弟弟武松回来就给他们两人好看”，金莲听了吓得没了主意，便来和西门庆和王婆子商议，最后三人达成一致，杀人灭口用砒霜毒死武大然后西门庆娶金莲过门

整件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就已经完全失控了，而且非常非常反常，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王婆子，前面小郢哥骂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话挑明了说她干这个勾当就是为了赚皮条钱，可是现在呢，毒死了武大她还能接着赚这皮条钱吗？不可能了，因为武大在时，西门庆才会来她的茶馆偷情，武大没了西门庆还用去她的茶馆偷情吗，直接就上金莲家干就行了，这以后老婆子就没这财路了，再说西门庆，我们前面说过了西门庆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娶潘金莲，只是想和她偷情玩玩而已，可是现在把武大给搞没了，就只能借坡下驴真的把潘金莲娶回家了，再看武大，我们前面也说过潘金莲偷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和西门庆之前就有好多次，可为什么前面那么多次武大都只是睁只眼闭只眼靠搬家解决问题，唯独这次偏偏难得的雄起了一把，大张旗鼓的来捉奸呢？

也就是说整件事情里面四个当事人除了潘金莲之外其他三个人都干了一件和自己的本意完全相反的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下回来说

七：

解开这一系列反常的那把钥匙其实就是武大威胁金莲的那句话“如果再这么胡闹下去，等我兄弟回来就给你们好看”，这其实也是武大有胆子敢去捉奸的真正原因，我们前面讲过，武大其实内心是个很好强的人，他能够忍受屈辱只是因为他没有实力，并不代表这些屈辱就已经化解掉了，武松重新回到清河县武大高兴的不只是这亲兄弟又再次团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么一个老虎都能揍死的太岁撑腰，他武大从此就扬眉吐气了，再者王婆子为什么宁愿放着以后的偷情银子不

赚了都一定要力主毒死武大，那就是要把烂摊子全往西门庆身上推，而西门庆呢明知道王婆子算计他也只能牙打落了往肚里吞宁愿把潘金莲给娶回家也要杀人灭口毒死武大，为啥呢？他们两个人怕的不是武大，而是武大背后的武松啊

王婆子怕武松这好理解，毕竟老婆子人单势薄，没有靠山，武松是清河县刑警队大队长，要收拾她和玩儿一样，可是西门庆是清河县里的头号官商，黑白两道都游刃有余，可就这样了他都怕的要命，怕到把武大给封了口，这很蹊跷啊，因为我们知道杀人灭口这种勾当即使在黑道上也不是随随便便都用的，但凡被灭口的对象无外乎就两种情况，第一是其本人就一直想要杀死对方，二是其掌握了致对方于死地的把柄，我们来看一下武大的情况，首先武大本人对西门庆没有任何威胁可言，他能杀得了西门庆吗，你给他一把AK47他都不见得能冲进西门大官人的府邸，所以第一种情况不成立，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武大手上有能致西门庆于死地的把柄吗？把柄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西门庆和金莲偷情然后踢伤了他，可是这个勾当虽然很可恶但还不至于达到非死不可的地步吧，毕竟这中间没有人命干系在里面啊，就算武大把这个捅给了武松，这西门庆大不了就让武松爆打一顿，怎么着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啊，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了，那就是对武松而言这就是非死不可的，一旦他知道了就会要了西门庆的命

《金瓶梅》中的武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请大家先把《水浒传》中那个打虎英雄从大脑中暂时抹去，因为这两者差别实在太太大，首先是这打虎的身价，《水浒传》里打虎的赏金是多少呢，1000贯（人民币50万块），而在《金瓶梅》中是多少呢，白银50两（25000块），看看，足足差了二十倍之多，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武松就打了只猫呢，我们再看武松的查案过程，在《水浒传》中武松先是询问潘金莲武大得的什么病，吃谁家药，谁来验的尸，然后通过这条线找到了验尸的何九叔，从九叔那儿拿到了重要物证，武大的一块骨头，然后又通过九叔找到了郓哥，拿到了捉奸的人证，最后用威势逼得王婆子和潘金莲承认了犯罪事实，录下了口供，整个办案过程非常清晰，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足以写进刑警教程的刑侦办案例证，只是因为官府有意包庇，所以他最后暴力执法斗杀了西门庆依然还是显的合乎情理的，并且杀完人后他是大大方方潇潇洒洒的去县里投案自首

而在《金瓶梅》中呢，潘金莲已经躲到西门庆家里去了，武松根本就找不着她，然后去问王婆子居然还被老婆子两三句就打发了什么关键线索都没问道，而最关键的人证何九叔已经外逃不知去向，武松只是被一个“多嘴的”街坊提醒才找到了郓哥，但这小孩儿唯一能证明的也只是捉奸这件事，所以武松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凭自己乱猜乱想就杀奔狮子酒楼准备杀西门庆泄愤，而即便是这个心思他也没能如愿，西门庆得了消息早溜掉了，武松只是杀了一个当时正和西门庆吃酒的一个县里的差役叫李外传，骂他晦气，然后武松就被正好巡街路过的警察抓了起来扭送到了县里，所以你看在整个刑侦过程中武松完全就是个糊涂蛋，

啥证据都找不着，而且不但糊涂还根本没有职业操守，私自暴力执法不说还滥杀无辜，而且还无担当，准备跑路之际被及时赶到的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当场擒获，一句话就是丑态毕露，哪有什么英雄气可言

可就偏偏这么一个人担任的却是县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县里有这么个大队长，就这业务水平，就这职业操守什么案子他能破，什么罪犯他抓的着啊，再加上在原文在描写武松时大量充斥的各种凶暴下流用语我们基本就有个大致了解了，《金瓶梅》中的武松其实就是个典型的黑道流氓打手，这种人只依仗个人好恶行事，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恐吓，谩骂威胁，再加上头脑简单所以很容易的就被更高级的流氓，形如知县知府利用收买，这次武松的寻衅闹事，光天化日之下就敢行凶杀人除了因为涉及到他大哥的生死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武松依仗的就是知县对他的宠信所以才敢如此的嚣张，有人敢来挑战他武队长在县里面的威风，那就是死罪，只是这个头脑简单的热血黑帮打手没有想到的是和西门庆比他在知县心中的分量明显还差得太远，当他们两人出现冲突时知县会选择抛弃掉哪一方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武大这个萎缩懦弱的人有了武松这个黑帮打手撑腰马上就可以摇身一变，从以前的唯唯诺诺变得底气十足，可以肆意威胁别人，武松这个黑道混混有了知县的宠

信，马上就可以趾高气扬，可以仅仅是因为别人“晦气”就杀人，狮子和老鼠在这儿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了权力的庇护老鼠就成了狮子，没有权力在手，狮子也就只是只小老鼠而已，这就是区别，这也就是狐假虎威的故事能够一代代上演的原因，然而我们还是要为武大叹一叹息，因为他毕竟最终为此丢掉了性命，如果当初武松没有回来，那么武大还会是那个萎缩懦弱的三寸丁，虽然窝囊可起码能保他自己一条命，然而武松的归来最终改变了一切，武大这只可怜的老鼠在狮子身边产生了错觉，这种飘飘然的错觉让他失去了判断力，为此送了性命，可是可悲的是对于权力的渴求根植于人性的深处，无法避免，这也是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吧

武松被抓进了县大牢，虽然知县在他和西门庆之间选择了保西门庆但还是念及武松平时也是条好走狗，帮自己办了不少事，于是从轻发落把武松充军到孟州去了，西门庆呢靠使银子上下打点，买礼送贿躲过了这一劫，可是这段时间他也没闲着，潘金莲那儿玩玩也就是了，但他还去办了一件正事，那就是又紧锣密鼓的张罗了一门婚事，如此紧张急迫之际还有心思讨老婆，可见这位新娘子不是普通人，那么这到底是位什么样的姐姐呢？我们下回来说

八：

武大被毒死的那天其实也是西门庆和潘金莲激情达到顶点的那天，之后高潮开始慢慢褪却，金莲那边呢，西门庆便开始“渐渐去的少了”，这一天西门庆正与他的药店经理傅二叔核实帐目，却正好有一位老婆子薛嫂找上门来同他道喜，是

什么喜事呢，原来这薛嫂啊经常往西门庆家里走动卖点珠花首饰什么的，不过她最拿手的营生呢却是做媒，她本人也是清河县里鼎鼎大名的媒婆子，一条如簧巧舌说的是天花乱坠，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的那桩婚事就是这老婆子做下的媒，而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皮条客王婆子也是清河县里有名的媒婆，西门庆为什么叫她干娘呢，就是因为西门庆和他大娘子吴月娘的婚事就是这王婆子说的媒，别看这老婆子虽然是开茶铺子的，却还接做各种兼职，用她自己的话说包括“卖婆牙婆，针灸看病，接小抱腰，放刁马百六”等等好几种，卖婆牙婆呢就是倒卖胭脂水粉的意思，针灸看病就不用说了，算半个江湖郎中吧，接小抱腰呢其实就是接生婆的意思，放刁马百六呢，就是皮条老鸨的意思，所以说这王婆子是个标准的复合型人才，开茶铺虽是她的主业，可是毕竟赚头不大，一个客人吃两三个月的茶拢一堆儿算也就一两银子（500块）左右，相比之下这些副业可就利润可观了，接生一次能赚多少呢？宋明时大户人家请接生婆，如果生的是个男孩儿，这接生费加上喜钱便是五两银子（2500块）外加一匹锦缎（500块左右），那么拉一次皮条又能赚多少呢，我们知道王婆子接西门庆泡潘金莲这一单光是定金已经有白银15两了（7500块），做媒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薛嫂这次的所谓喜事其实就是来给西门庆说媒的，准备狠狠赚他一笔做媒银子

自古以来买卖都是双方的，有需求才会有市场，西门庆的三太太，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病怏怏的卓丢儿不久前刚刚彻底解脱，注销了户口，薛嫂也是看准了这个机会主动上门推销，那么她要给西门庆介绍的又是哪位佳人呢？

薛嫂说的这位娘子呢芳名孟玉楼，人称孟三姐，本来是清河县南门绸布批发公司杨老板的太太，后来杨老板生病去世，她也就一直寡居，杨老板虽然没有留下半个子女，但是所有的家当都留给了她，手上光是现金就有白银上千两（人民币50万起），两张南京拔步床（放到现在估计算是意大利高档手工家具），上好的梭布两三百筒（这又是几十万的实货），各种名牌大衣和首饰珠宝不计其数，当然这些只是硬实力，那么这位孟三姐的软实力如何呢？她虽然是个寡妇，但年纪并不大，也才二十五六，模样又长的俊俏，算账持家，针织女工，棋牌博赌样样拿手，最关键的是还弹的一手好月琴

大家看看，这孟三姐不但人物风流，还是个独居富婆，这等绝品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所以西门大官人一听太激动，太中意了，什么潘金莲潘银莲的，这时候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当即拍板要薛婆子帮他安排去相亲，薛婆子却笑着说“大官人不能着急，这好事儿要想成啊要先从另一个人下手”，那么这薛婆子说的另一个人又是谁呢？这自古道是“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何况是孟三姐这样的富婆寡妇，多少双眼睛盯着她呢，三姐的小叔子，就是她过世老公的弟弟叫杨宗保的，现在只是个才十岁的小孩儿，不足为虑，可他舅舅张四却是个精细的人，一直在打三姐的主意，想要图谋她的财产，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但是薛嫂马上又给西

门庆指出了事情的突破口，原来啊这孟三姐还有个姑妈，也是个老寡妇，不过级别高多了，已经守寡三四十年了，她是全依仗着她这个富婆侄女过日子的，而且这个老婆子有个特点就是贪财，只要能讨她的欢心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西门庆一听大喜，那是“欢从额角眉间出，喜向腮边笑脸生”，立即决定明天就去拜访这位姑奶奶，这薛嫂马上又附耳教他明天要如何如何，这般这般

第二天见了面双方开始谈判了，西门庆先是毕恭毕敬的给杨姑妈送上一匹好绸缎，四盒点心，一口一口的“姑奶奶”叫的无比亲热，这杨姑妈也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用意，便放出话来挑西门庆，“大官人想娶我侄女呢，按说我这老婆子是管不了的，毕竟不是她父母，不过呢你们以后若是能常过来走走，不忘了我这个穷姑妈，想着我那棺材钱，那么张四要是胆敢为难你们，我就豁出老脸去给他颜色看，替你们做主”，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是在暗示西门庆先出点血表个态，西门庆何等乖巧的人，立即为老婆子奉上白银三十两（15000块），然后胸口拍的震天响保证说“若得姑妈替我做主成了这桩喜事，日后再有七十两银子（35000块）加两匹锦缎酬谢，等到那过节放假的都来拜访姑妈”，那老婆子本就是见钱眼开的人，见了这白花花的银子，再加上旁边薛嫂一番劝说，立即笑道“大官人在上，我这去给我侄女说，嫁人不嫁大官人这样的人还嫁给什么人去”，西门庆见目的达成心中暗喜，嘴上连连道谢，又连连奉承，乐得老婆子合不拢嘴

常言道这媒婆们是“夜壶镶金边，值钱的都在嘴上”，但是要成为一个顶级媒婆，也就是“媒婆中的媒婆”，光靠一副铁齿铜牙还是远远不够的，王婆子和这位薛嫂之所以是清河县的头牌媒婆，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她们不仅仅有一张利嘴，还有一幅好脑子，算的精细，算的透彻，前面我们已经领教过王婆子的厉害了，那么薛嫂在这里又高明在哪儿呢？我们首先来看她是怎么算计西门庆的，西门大官人刚死了老婆，那么就有了填房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要再娶一房亲，大太太那边是不会有很大阻力的，我们知道在宋明时期大户人家要新娶一房妾的话，大太太那边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太太不同意事情会很难办，西门庆就曾经找王婆子说过亲，但王婆子就推辞说怕挨他大娘子的耳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西门庆可填房也可不填房，两可之间这机会就冒出来了，因为想要赚到媒钱必须先有机会，如果没有机会那能不能赚钱就无从谈起，薛嫂这一层是看的很透彻的，所以大胆出击来试这次机会，巧舌如簧的描绘了一番这孟三姐是如何风流，又是如何有钱，瞬间就让西门庆上了套，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她为什么是算计杨姑妈而不是张娘舅的，孟三姐是个富婆，所以她的长辈全都死死的盯着她，这很正常，但是杨姑妈和张娘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什么区别呢？杨姑妈只是需要这个侄女的一些零碎银子过过日子就行了，而张娘舅呢图的却是这个表外甥女的家当，这个心就太大了，也就是说从收买成本的角度讲，收买杨姑妈比起收买张娘舅要容易的多，而且还有一点，孟三姐虽然和这两人都是亲戚，可是杨姑妈和张娘舅这两人彼此之间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路人甲和路人乙，他们两人现在就像是两只猫在抢同一只老鼠，一旦一方先得手那么另一方就会立马输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个时候西门庆能主动跳出来和杨姑妈合作，那正是杨姑妈求

之不得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薛嫂这个头牌媒婆确实是实至名归，别人都是哪儿有媒去哪儿做，而她呢是主动出击生生的创造出一个媒来做，果然是厉害

好了，杨姑妈这边西门庆是马不停蹄的搞定了，不过那位当事人孟三姐他可是连面都还没见着呢，那么孟三姐这个风流寡居富婆会看上西门庆吗，张娘舅那边就会这么乖乖的坐以待毙吗？我们下回来说

九：

拜会完了杨姑妈之后，第二天西门庆又穿戴一新正式去杨家相亲了，进了客厅之后两个丫环过来招呼西门庆和薛嫂看座喝茶，说话间孟玉楼便从内室出来了，只见她画着淡妆，清秀的脸庞，额头上有几颗雀斑，身材很高，但是很匀称，一双小脚步步莲花，人见尤怜，怎么说呢，这位孟三姐和潘金莲完全是两种风格，潘金莲就像一团烈火，炙热妖娆，只要她出现的地方空气里面全都是荷尔蒙的味道，而孟三姐呢正好相反，她就像一杯淡茶，清新典雅，给人沛然天蔚的感觉，西门大官人这连日来都在金莲那儿拼战厮杀，就算金莲再怎么貌若天仙，西门庆这会儿也有点审美疲劳了，所以一见到孟玉楼这般清秀脱俗的女子顿时精神大振，连忙向玉楼行礼，而玉楼呢见西门庆长的这般英俊潇洒，心里面也是非常的中意，一下也就喜欢上了，所以双方刚一见面就都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下趁热打铁，就把婚事给定下了

这婚事既然说定了，几位当事人都是皆大欢喜，当然除了那位张娘舅，他本来和当地的尚举人勾结，想把孟玉楼嫁给尚举人然后再借机慢慢图谋玉楼的财产，这会儿眼见计划就要破产便赶紧赶过来劝他这外甥女不要嫁给西门庆，那么他都说了哪些理由呢？

第一，“尚举人是知书达理的人家，家里又有很多田产，而西门庆呢，只是个泼皮无赖，勾结官府的奸商”，第二，“西门庆家里已经有个正房太太了，还是吴师长家的千金，你过去能和她争吗，所以只能做妾”，第三，“除了那位吴小姐，西门庆家里还有一堆太太丫头的，人多是非多，你过去肯定要受欺负的”

应该说不仅是张娘舅，一般的人家要选择嫁女儿肯定也会选择尚举人而不是西门庆，但是这位玉楼姐姐偏偏就是不走寻常路，偏偏就是认准了西门大官人了，马上回绝他舅舅说：

第一，“就算他家里有了正房大太太，我也情愿做小，认她做姐姐”，第二，“就算他房内女人多，但一切都是丈夫做主，况且只要丈夫喜欢我，女人多点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丈夫不喜欢我，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又有什么用”，第三，“自古富贵人家都是三妻四妾的，我过去自会知道怎么处理姐妹关系，小事一桩”

张娘舅看她完全不听劝，慌了，赶紧又排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西门庆是个混子，喜欢打老婆，稍不如意就叫人把你给卖了”，第二，“西门庆还有个前妻留下的女儿，这么大一个乱子怎么收拾”，第三，“西门庆道德败坏，专门在外面嫖妓保养情妇，又欠那么多赌债，早晚坑了你”

应该说张娘舅已经有点气急败坏了，开始搞人身攻击了，不过话虽然难听，但平心而论这些理由还是很有杀伤力的，毕竟孟玉楼也是个好人家姑娘出身，何必去搅西门庆这个乱七八糟的人的那趟浑水呢，可是玉楼已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也是立即针锋相对：

第一，“自古男子汉不打勤快懂事的娘子，我过去处处都留心，事事有分寸，他怎么会为难我呢”，第二，“别说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有十个，我也待他们好”，第三，“他本来就是年轻风流的人，在外面嫖个妓包养个二奶有什么不对，况且钱财都是身外之物，能欠也就能赚，有什么担心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差把脸皮给撕破了，所以张娘舅也是憋了一肚子气，话不投机嘛，所以茶都没吃完转身就气哼哼的回了家，不过看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有疑虑的，这孟玉楼为什么就认准了西门庆呢，难道就因为西门大官人长的帅吗？

西门庆长的帅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毕竟人与人交往, 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相貌, 长的漂亮的人总是让人心情愉悦, 心生好感的, 这也是人之常情, 可是孟玉楼这会儿已经不是那十五六岁情窦初开一见帅哥就双腿发软脑子发晕的小姑娘, 而是一位饱经世事的三十岁成熟少妇了, 而且还是富婆少妇, 一般的小帅哥顶多也就够让她玩玩的级别, 真要打动她的芳心, 光靠帅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西门庆的主业身份是一个商人, 但不要忘了这位孟三姐的身份也是一个商人, 这点非常重要, 在薛嫂给西门庆描绘孟玉楼的时候真正打动西门庆决心去娶她的关键点其实就是两条, 一是玉楼身边的那上百万的现金硬实货, 二是玉楼善于算钱管账, 这两点对于西门庆的生意或者换个好听点的词, 他的事业, 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除了这两点, 其他的什么琴棋书画, 风流俊俏都只是锦上添花的添头罢了, 而反过来对于孟玉楼来说也是一样, 她条件这么好, 追求她的男人绝对是车载斗量的, 可她到现在都还独身寡居, 说白了她就是在待价而沽, 就是在等一个可以和她合作, 可以把她手上的资源整合壮大的男人, 尚举人道德好不好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知道的是像他这种读圣贤书的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和手段可以办到这一切的, 而西门庆就不同了, 从这个人勾结官府放债卖威就可以看出他的手腕魄力都是一等一的, 是可以和玉楼一起达成目标的理想人选, 所以他道德好不好在这会儿根本就是次要问题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品一品玉楼回答他舅

舅的那几段话，这几段看似是气话的话里面藏着什么味道呢，那就是玉楼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她感兴趣的是去帮西门庆打点家务买卖，而不是去和他的其他几个太太争风吃醋，这一点她和西门庆在刚见面的时候其实双方就达成默契了，那种属于嗅觉灵敏的商人间的的一个眼神就能达成的默契，看看她最后说的那句“能欠也能赚”的那个“赚”字，大有深意啊，所以啊说到底这次的婚事就是两个精明的商人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这才是孟玉楼芳心暗许的真相，大家还真以为是西门大官人的桃花运好啊

好了，孟玉楼就这样嫁给了西门庆并且马上填补去世的卓丢儿的地位做了三太太，常言道三个女人一台戏，西门大官人现在已经有五位娘子了，她们之间会不会搞出点什么火花来呢？我们下回来说

十：

中国历来的小说戏曲都会或多或少的带着作者的感情色彩，读者也可以从字里行间或隐或现的感觉到作者对于某一个角色的喜爱，或轻或重的感觉到作者对于是非善恶的判断，但是最为奇特的就是《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两部小说

但是让很多读者不能接受的是，即使是《水浒传》也有一个行侠仗义古道热肠的鲁智深，而《金瓶梅》中是完全黑暗的一片，全书上到官府各级官吏，下到市井

各层小民，远到出世清修的和尚道士，近到入市济世的书生儒仕，如果要用传统的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话，没有一个人好人，全是尔虞我诈，两面三刀的奸邪之辈，我们会有疑问，《金瓶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个黑暗混沌的世界呢？

美国当代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在评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的时候，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藐视理性，热爱悖论，总是处于幻觉的边缘，他是自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戏剧气质的人，总是从戏剧性暂时的静态中观看人类；而托尔斯泰沉迷于理性和事实，总是在唤起真是和可见的整体具体经验，他是史诗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就像一个站在大地上的巨人，历史性地时间的河流中看到人类的命运”，这段论述同样适用于《金瓶梅》，那么《金瓶梅》伟大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行善为恶，关于行善为恶流传最广的大家最熟知的就是《三国演义》中刘备说的那句：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应该说基本到现在为止很多长辈师长在教导后生晚辈的时候都会用上这句话，普遍的道德观点伦理价值也完全认同这句话的处世标准，行善嘛就是好人，为恶嘛那就是恶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举个例子，有天我们遇到一个乞丐，正好我们刚刚又去了趟超市买了瓶农夫山泉，所以有几块钱零钱，一看乞丐也怪可怜的，顺手就把钱打赏给他了，然后心中默念“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可是有趣的是什么呢，如果那会儿我们不是从超市买水出来，而是从银行取钱出来，身边没有零的，全是一张张的百元大钞，这会儿我们还会顺手打赏那乞丐几张吗？当然我不否认真会有人去施舍几张，但起码以我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绝对不可能去做的，换句话说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信仰这个标准的，那么难道说是这句话错了吗？

不是这句话错了，而是因为一直以来这句话都被错误的解读了，我们知道任何一句话都不能简单的只从字面上来理解，还得看看是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这句话是刘备说的不假，可是他是什么时候对谁说的呢？这句话是刘备在白帝城去世前留给他那个窝囊废儿子阿斗的遗诏里面说的，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得看哪方面善，普通人家人之将死，身边是亲人，嘱咐的是真情，有钱人家人之将死，身边是管家，嘱咐的是财产，有权人家人之将死，身边是部下，嘱咐的是权力，刘备是什么人，刘备是个政客，政客要死了留给儿子的遗书里面每一个字那都是经过精心斟酌，精心推敲的，所以说每一个字都是他总结的人生经验，而这句话就是他总结的从政经验，所以这句话压根儿就不是一句教导人怎么

做好人怎么做善人的，而是教导人怎么当一个合格的政客，那就是要会演戏，知道即使是“善小”也要去演“为”，即使是“恶小”也要去演“不为”，这也就是刘备这个底层打拼的人能最终成为三分天下的超级政客的原因

好了，既然这句话被解读错误了，那么有没有一句真正在讲行善为恶标准的话呢？有，这句话来自《聊斋志异》中的《考城隍》：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这句话才是真正判断行善为恶的标准，我们被世俗道德所纠结的那么多的各种世间的善恶其实用这句话去评判，马上就云淡风轻，开怀释然了，《金瓶梅》就像一个冰川上的巨人，冷静的俯瞰着这个残酷的世界，书中那么多的阴谋，那么多的龌龊就这样轻松这样平静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作者也没有落俗的去进行任何的道德判断，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就这样像纪录片一样呈现给我们，而不带一丝的感情色彩，因为书中的这一切黑暗都是真实的，在真实面前不存在什么是非和善恶，因为那些和真实相比都显得太苍白太渺小，这个世界上最难描写也最难表达的就是真实，这也是《金瓶梅》能够称之为伟大的地方，同时也是她被禁的真正原因，和那些描写性器官性行为的荤段子毫无关系

十一：

西门庆娶了孟玉楼之后不久又把潘金莲也迎娶回家，家中添了新人，以前家中的丫头小厮自然也就人手短缺，所以西门庆又花钱请媒婆买了几个丫头过来服侍，再加上玉楼过门时带过来的几个陪房丫头和小厮，家中现在可以说是人丁兴旺，好不热闹，可是好景不长，一大家子表面上看着是风风光光，可是背地里却已经搞得是暗流涌动，箭拔弩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而且经过一定的时间，不同的人就会自然而然的根据不同的利益趋向或者性情癖好结成小团体，现在这五位娘子便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慢慢开始分化形成小团体了，在说说这帮女人如何拉帮结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她们在家中的身份和地位：

大娘子依然还是吴月娘，而且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只要西门大官人在一天，月娘就坐定了内室女一号，毕竟她是大户人家出身，明媒正娶的正房太太嘛，别看西门大官人平时都只对其他太太们嬉皮笑脸的，但是家中但凡有大事西门庆都会恭恭敬敬的过来和月娘商量，这就是正房的气派和气场啊

二太太还是那位著名歌星李娇儿，虽然前面我们也讲过她是个肥婆，西门大官人现在也基本很少再去和她亲热了，但是她手上是有实权的，那就是管账目，家中所有的收入支出全部要从她手下过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娱乐圈就没有有经济头脑的人哦，娇儿就是这么一位实力派人物，而且她背后的水有多深我们后面还会

讲到

三太太呢就是刚过门的孟玉楼，我们前面说过了她其实是过来和西门庆合资的，而且岁数也不小了，这点其实薛婆子坑了西门庆一把，当时说媒的时候谎报说孟三姐才二十五，结果娶回家才发现已经三十四了，但是她其实是自由度最大的一个，因为她手上是有硬通货的，所以进退自如，再加上这个女人心机极深，所以她是几位太太中最游刃有余的一个

四太太呢还是那位特级厨师孙雪娥，因为她只是个丫头出身，所以除了烧饭的功夫其他方面应该说一无是处，模样身材头脑全都平平，又没什么心机，所以经常被人当枪使，西门庆基本也很少和她亲近，完全把她当宴席管家用，所以她也是一直怨气很重

五太太呢就是大美女加大才女潘金莲了，但是我们说过潘大美人能嫁到西门家，完全是个交通事故，西门庆一开始根本没想过要娶她，所以呢现在她只能排到几位太太的最末尾，也正是因为这样潘金莲是几个太太里最不安分的一个，毕竟单以人才论，她排到二太太的地位也是绰绰有余的，结果呢现在是造化弄人，搞到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地位

好了，这么五个人搞到一块儿，想要她们太太平平，和和谐谐的过日子那根本是

痴心妄想，新来的孟玉楼潘金莲二人暗地里都想要谋夺李娇儿手上的帐目保险箱钥匙，也就是她的二太太地位，而李娇儿和孙雪娥又怨恨这两个新来的抢了当家的对她们的宠爱，其实本来西门庆对她两的宠爱也没剩多少了，但是女人嘛，哪有心甘情愿和别的女人分享老公还不吃醋的，背地里这两拨人便开始互相较上劲了，潘金莲呢三天两头的就往吴月娘那边跑，帮月娘做针线活，她嘴巴又甜，一口一口的叫姐姐，月娘见她这么恭敬，人又这么乖巧，自然心里面就喜欢上了，就常留着金莲一块儿吃饭喝茶，有些心爱的首饰花样的也送一些给金莲，李娇儿和孙雪娥见了更加气恼，背后埋怨月娘厚此薄彼，而雪娥也隔三差五就去月娘那边告状，说金莲如何如何霸道刁蛮，整天就把西门庆勾在她房里，让其他姐妹守空房

从这些摩擦里面可以看出什么端倪呢？那就是李娇儿和孙雪娥，孟玉楼和潘金莲已经明显的分成了两拨攻守同盟，而大太太吴月娘夹在两拨人之间成为双方都在极力争取的一个筹码，从个人偏好上上讲呢，月娘会偏向护着两个新人，毕竟感情上月娘和李娇儿，孙雪娥肯定也是曾经暗斗过很多次的，所以月娘也会有意要借这两个新人的得势去压一下两个旧人的气焰，其次是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潘金莲和孙雪娥各自是双方争斗中明的一方，也就是说在前线真刀真枪干的是金莲和雪娥，在背后暗中指引斗法的是孟玉楼和李娇儿，而且明显是孟玉楼更加棋高一招，因为她不动声色的就把旧人们的怨气全部转移到金莲身上去了，那就是因为金莲“霸栏”着西门庆不放

按理说偷情的时候金莲和西门庆天天粘的蜜糖一样,各种花样姿势玩的是不亦乐乎,可以理解,可现在都结婚了还天天“栏在房里”上演各种儿童十八禁,我们都知道性生活是夫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如果只有性生活那也是不正常的,而且对此明显有意见有抵触情绪的也只有孙雪娥一个人,其他三个人好像对此并不是太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也恰恰给我们暗示了五个人现在的处境,金莲和雪娥的地位是很微妙的,她们都是需要靠着西门庆才能体现出“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于潘金莲来说还更加紧迫,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做个很坏的假设,如果这会儿西门庆死了,这些个女人怎么办,月娘是高干子弟,大户千金,她的后路根本不用我们担心,玉楼本来就是富婆寡妇,大不了就担个克夫的骂名,那以后的日子还不是照样吃香喝辣的,娇儿是著名歌星,还会管账,而且她的背景很硬,我们后面会继续说,所以最难过的就是雪娥和金莲了,雪娥起码还有一样手艺,会做菜,金莲有什么,她那些个才艺和房中术都是只能用来消遣娱乐不能用来过日子的,所以金莲虽然人物最风流,最仙子,但是她的处境是最脆弱的一个,所以她的危机感也是最强的一个,所以她必须把西门庆尽量多的霸在自己手里,以便尽量多的为将来捞点本金

既然几个女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且已经互相卯上了,那么暴风雨早晚要来的,现在虽然还处于互相打小报告的地下阶段,不过不久之后双方终于矛盾激化,冲突上升到了地上阶段,狠狠的干了一架,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出好戏呢?我们下回来说

十二:

金莲自从得了西门庆的宠幸便开始恃宠生骄,谱大了脾气也开始见长,动不动就打骂下人,可是另一方面又由于她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到处偷听偷看其他太太们的行踪,书中原话是“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就是如果她不能把西门庆拴在自己身边便疑神疑鬼,但凡她知道西门庆去和其他太太亲热她就连觉都睡不好,活得很累是吧,但是很奇怪的时她马上又干了一件与此很反常的事情,这是件什么事情呢?

由于金莲过门的时候正值武松要回来报复的那段非常时期,所以一切行动都特别匆忙,就没有带陪房的丫头,月娘呢就把自己的贴身丫环春梅分给了金莲,同时西门庆又买了一个小丫头叫秋菊的也分去服侍金莲,这春梅和秋菊虽然都在金莲主母之下陪房,可是这两人完全是两种风格的姑娘,秋菊呢人长的不好看,反应又慢,最要命的是缺悟性,所以天生的奴才命,但春梅呢恰恰相反,人不但长的

漂亮，还特别聪明，伶牙俐齿，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小丫头还有股子骚劲儿，所以我们说这种女人啊天生就不可能安分的，绝对不会一辈子安于做伺候别人的下人，所以西门庆眉来眼去几次后就看上春梅了，想要收了她，潘金莲是何等乖巧的人，西门庆那点心思她一眼就看穿了，那么这会儿她会怎么做呢？按照前面金莲一贯霸栏西门庆的刁蛮作风，我们想这会儿她应该会想尽一切办法不给西门庆任何亲近春梅的机会，或者一哭二闹三上吊逼着西门庆不要轻举妄动，可是金莲完全没有这样做，她居然让人跌破眼镜的主动向西门庆提出要西门庆去收了春梅，而且还主动创造机会，自己去玉楼那边喝茶，让西门庆单独留在房里办了春梅

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小事，一件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影响却相当深远的“小事”，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点眉目来了，那就是春梅名字里面的那个“梅”字，没错，这个现在看上去还只是个端茶送水无足轻重的小丫头就是在将来搞得天翻地覆，鬼哭狼嚎的《金瓶梅》三大女主角之一的梅姑奶奶，庞春梅，这个超重量级人物的登场现在看上去是如此的轻描淡写和随意不经，但是这件皮条案的背后却给我们暗示了几点非常重要的东西

首先就是金莲的眼光和手腕，春梅在全书中虽然有大把的个人秀，但那都是后面的故事，就现在来说她还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一个姨太太房里的陪房丫头，

应该说以金莲现在在西门大官人那里得宠的热乎劲只要她明确表态不愿意,西门庆也绝不好意思勉强,可是金莲不但主动让贤还亲自拉皮条,所以西门庆得手后更加喜欢金莲了,连声道“我的儿,你这般解趣,怎叫我不爱你”,什么叫“解趣”呢?男女关系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叫若即若离原则,这条原则其实是源自人类的一种动物本能,那就是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会立即失去兴趣,而对于得不到又有可能得到的东西又会极度渴求甚至以至于失去冷静,金莲这样长期“霸栏”着西门庆会是什么后果呢?别看现在如胶似漆,那些被胶漆掩盖的矛盾一旦在激情退去之后爆发就会要了金莲的命,在这么一个浪大水深的大户人家家里这么说绝对不过分,所以金莲这么做其实已经开始体现出了一些月娘那种正室范儿才会有收放自如的境界,虽然不多,但是对她自己来说是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开始

其次,就是金莲惊人的悟性,春梅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姑娘虽然只是个丫头,可是对金莲来说目前有两点威胁,第一是西门庆已经对春梅有意思了,也就是说春梅是一个潜在威胁金莲地位的人,因为西门大官人毕竟就曾经干过这种事,四太太雪娥就是从一个丫头扶正的,但是即使真能扶正,金莲也是不怕这丫头的,因为纯以人才而不是背景论,金莲不怕和任何人比,何况这个本来也一没背景二没靠山的陪房丫头春梅,第二是春梅本来就是月娘房里的人,换句话说她现在是不是月娘安插在金莲身边的一个眼线都是很难说的,即使现在不是,以春梅和月娘的关系,天长日久的金莲要真和春梅把关系搞僵了,你保不齐这个丫头成天去月娘那边嚼舌头根子,那你金莲还过不过日子了,所以权衡利弊之后,金莲帮了春梅一马,让西门庆收了她的,这样的好处很快体现出来了,首先是春梅自己的好处,有了男主人的宠幸她不用再干煮饭烧火这样的粗活累活了,而只用做叠床铺被这

样的轻松活，不但如此，还有物质回报，衣服啊首饰啊潘金莲还主动送给她，其次是金莲自己的好处，虽然她并非出于真心，但春梅现在对她已经有了感激之情和报答之意，还有就是金莲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那就是她已经成功的把这个潜力巨大的丫头拉到自己船上了

被西门大官人收用之后不久的一天春梅和雪娥在厨房撞上了，两人互相冷嘲热讽了一番之后不欢而散，春梅便回房去金莲那里添油加醋的说雪娥怎么怎么讽刺她们主母丫环二人是如何如何淫荡无耻，金莲听了心中就有些闷闷不乐，便自己一人走到院中亭前闲坐，这个时候玉楼这也走到亭前来了，笑着问金莲为何不高兴，（注意这个笑字）金莲随口敷衍说只是早上起来还有点困，玉楼便说自己才从厨房那边过来，金莲马上紧张了，问她有没有和雪娥说过什么，玉楼却说没什么，两人便闲吃了一会儿茶，又开始下棋，正下的开心西门庆外出办事回来了，玉楼“抽身便往后走”，西门庆连忙拉住她，三人又说笑着把棋下完，当晚西门庆就在金莲房里歇了

这一段还算是闲情雅致的棋盘对弈看上去和平日里那些棋局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就在这一晚之后第二天几个太太们发生了入门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冲突，隐藏在地下的矛盾彻底爆发，咋一看上去两件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我们要大

家特别注意的孟玉楼的那个“笑”字最终还是暴露了两者背后隐藏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次冲突到底是怎么爆发的，谁又是这次冲突之后最大的赢家呢？我们下回来说

十三：

第二天西门大官人在金莲房内起来准备上庙里去买珠子，早饭不喝粥了，心血来潮非要吃荷花饼，银丝鲈汤，你说你个流氓奸商平时都不吃早饭的，这会儿就装逼，给副眼镜你就真演儒商啦，可愿望是美好的，厨房那边哪能就马上搞定啊，所以等了好久都没见上菜，西门庆这着急啊，春梅也是等不了了，直接就奔去厨房指桑骂槐的挤兑雪娥拖拖拉拉的，雪娥一看这小妖精气就不打一处来，哪里忍得住火啊，开口就骂，

“你个小贱货，预备的粥不吃，非要搞些烂花样，装什么大头蒜，这锅也是铁打的，饭也是水烧的，哪有想要吃立马就有现成的？”

春梅也是伶牙俐齿啊，也自然不甘示弱，马上骂回去，

“没有做出来你扯个毛的淡啊，不是主子叫我来，谁她妈有心情来问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发你妈的脾气啊？”

骂完了之后春梅就立刻回房里向西门庆添枝加叶的报告说雪娥蛮不讲理骂她，还故意拖着不做饼和汤，金莲马上又火上浇油，跟西门庆说雪娥平时就是这样，经常骂她们娘俩是淫妇贱奴才，勾着主子就不放，西门庆听完之后“大怒”，马上就

冲到厨房，揪住雪娥就打，还狠狠的踹了几脚，临了还骂道，

“贱骨头，还敢骂别人奴才，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出身？”

雪娥受了这顿毒打是敢怒不敢言，很伤心啊，放声大哭，然后就来找月娘评理，正好娇儿也在月娘房里，雪娥便一股脑的把心里的委屈向月娘倒出来，

“姐姐不知道啊，潘金莲那个贱人整一个烂逼，一天没男人都活不了的淫妇，当初在家把亲老公给毒死了，这会儿过来非把我们活埋了不可，整天迷惑主子，搞得他见了我们像仇人一样不待见我们了”

月娘听了怎么说的呢，

“金莲叫她丫头过来跟你要饼和汤，你给她们做了就是了，何必平白无故的又骂人呢？”

雪娥见月娘偏袒金莲，着急了，赶紧又申辩，

“我哪有骂她啊，我骂她秃子了吗还是骂她瞎子了？姐姐也不是不知道春梅那小蹄子以前在姐姐房里的时候我就是要用刀背敲打敲打她，姐姐尚且不说什么，怎么现在分到金莲那淫妇房里就变得这般趾高气扬，这般骄横霸道？”

雪娥正说得起劲呢，突然金莲也进房来了，原来她一直就在月娘房外偷听，听见雪娥一直接她的短心里也是压不住的怒火啊，进来便指着雪娥的鼻子骂，

“我当初弄死我亲老公的时候你倒是就劝主子别把我娶回家啊，省得我一直霸着他，抢了你的窝，再说春梅那小丫头本来就是姐姐房里的人，你不服气叫她服侍姐姐去好了，省得你们两个斗气把我扯在里头，谁家真的愿意死了当家的再去嫁人，如今也不难，等主子回来了给我一封休书我走了就是了！”

雪娥见她还敢卖乖，更恼火了，

“姐姐你看，她那嘴倒是淮河泄洪，谁诡辩的过她？明明是她先在主子哪儿说我们坏话，现在倒卖乖不认账了，照她那说法，干脆除了姐姐，叫主子把我们这些人全休了就留着她好了！”

月娘呢也不说话了，反正大家脸皮已经撕破了，就由着她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的吵，最后越吵越凶，两人就要开始动手，眼看文斗要变武斗了，这会儿月娘才赶紧叫自己的丫环小玉把雪娥拉开，金莲回了房也是放声痛哭，等西门庆回来了便又哭又闹起来，非要西门庆给她一纸休书，一了百了算了，免得以后再受气，西门庆一听，“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天”，抄起短棍便来打雪娥，动静搞得特别大，打的是电闪雷鸣鸡飞狗跳，月娘赶紧赶过来好说歹说劝住了，西门庆这才收了手，金莲见西门庆为她出气，心中暗爽不已

好了，大家伙儿这骂也骂了，打也打了，脸皮虽然是撕破了，但好歹都来了个痛快的，后面总得好好过日子了吧，可是太太们是暂时消停了，西门大官人却突然消失了，而且这一消失就是半个月，这可就有意思了，按理说他既然主动帮金莲出头痛打了雪娥，就该好好再多陪陪金莲几日，好好再软语温存几天啊，可为什么马上就消失了呢？

我们先重头来看看这次冲突，应该说双方骂的还是相当精彩的，足以列入骂街泼妇的修炼培训教程，不过呢我们仔细品一品就会发现雪娥这骂战功力和金莲春梅比还是有不小差距的，你别看她骂的热闹，“淫妇”“贱货”这些词跟打机关枪一样，而且时时保持着对对方直系女性家属的问候，但是挖坑水平明显不够，骂了半天打击点无非就一条，那就是对方两个妖精霸着西门庆不放，而且这一条本身就是很缺乏说服力的，感觉就像是小孩子抢玩具没抢过其他小伙伴在无理撒泼一样，而且为什么西门庆听了这一条为何会如此愤怒呢，那就是因为这一条还触犯到了西门庆的一条禁忌底线，那就是“我想睡谁就睡谁，你们谁都不许来干涉”，所以西门庆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收拾雪娥，并不只是单纯为金莲出气，更重要的也是要打给所有太太看的，你们都给我长长记性，你们怎么争风吃醋我不管，但谁敢对我去谁哪儿过夜说三道四的我就对谁不客气，我们再看看春梅和金莲的骂词，风格各异，而且金莲还更高明些，几乎没有用到一个脏字，但两者的打击点比起

雪娥就高明太多了，都是绕开了自己勾栏西门庆的这个弱势点，而是集中火力把话题里的脏水和矛头全部往西门庆身上引，这就造成了一种什么效果呢，那就是你雪娥这么骂我们就等于是在变相的骂西门庆他自己，应该说潘金莲有这种隔山打牛的骂战功力我们不奇怪，但春梅这小丫头年纪轻轻的就有这般悟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月娘呢在这次冲突中完全是个无可奈何的和事佬的角色，她本身是正室，从她的角度来看，这些个姨太太为了争夺男主人干的这些个事完全是吃饱了撑的，但我们前面说过她存心要借助金莲这些新人来打压旧人的气焰，所以这次冲突她有意无意的偏向金莲，不但在争吵过程中变花样的斥责雪娥理亏，而且劝架的时候去拉的也是雪娥而不是金莲

但这次冲突中最奇怪的是另外两个人，娇儿和玉楼，这两个人一个在现场一言不发，一个干脆就没有现身，这么大的风波里面就完全只看到其他几个太太闹腾的如火如荼，这两位却完全是置身事外，这也实在安静低调的过分了吧，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幕前打腾的热闹的往往都是马仔，隐藏在幕后的才是大佬，现在事态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这两位姐姐预想的轨道了，那么这和西门庆的消失又有什么关系呢，西门庆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要消失呢？我们下回来说

十四：

其实西门庆的消失也是无奈之举，几个太太们各怀鬼胎，谁都巴望着能赶紧出点事，可西门大官人不希望啊，其实对他来说保持现状，大家暗地扯皮明里还是见面给个笑脸是对他最有利的局面，这样他在几个太太之间可以完全进退自如，

可现在麻烦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男人之间是不打不相识，就怕不打架，这架打完了大家就成哥们儿了，可女人之间就扯淡了，打一架这麻烦大了去了，一旦撕破脸就没有回旋余地了，所以现在这么一闹，关系就僵了，都等着你西门庆表态呢，这让西门大官人往哪边站呢，我们或许会说反正这一家子都是西门庆说了算，况且他又一顿拳脚收拾了雪娥，他要站哪边那些个女人谁敢有意见，可是我们要这么想那就真把西门庆当流氓了，我们曾经反复强调过西门庆是一个真正尊敬女人的人，别看他刚刚愤怒愤的火冒三丈，打人打的鸡飞狗跳，那其实都是演戏演给别人看得，这棍棒加蜜枣，当时那个局势下就得需要先一副雷霆万钧的大棒样子出来吓一吓，震慑一下几位太太们，大棒敲打完了之后就得赏蜜枣了，可当时那局面太难堪了，蜜枣怎么赏呢，赏给谁呢，赏给哪边都不合适啊，因为平衡已经破了，让跷跷板再回到原来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哪边都不站，所以西门庆一拍大腿溜之大吉，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体会到西门庆的良苦苦心，为了女人们的感受能想到这一层，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西门庆那么有女人缘了，他是个打心眼里怜香惜玉的人

出了门西门庆就溜到结拜哥们儿们的party上喝花酒，这次party呢是四弟花子虚做东，这个花子虚呢其实在西门庆这帮狐朋狗友里还算是比较重感情的一个，不像应伯爵，吴典恩那几个全是当面称兄道弟背后捅软刀子的主，不过呢正是因为这样不久之后他和西门庆之间就搞出了一件大事，这个我们以后会特别重点提到，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是来看看这次party，因为马上就有好戏上演了

负责现场音乐的两位美人儿呢一个弹古筝一个弹琵琶，她们两个桃口莺声，便弹

边唱，将气氛烘托的相当到位，西门庆高兴啊，连忙打赏两个每人二钱银子（100块），打赏完了嘛当然需要再关心一下两位的生活近况，好进行下一步慰问嘛，西门庆呢看上了这弹琵琶的小美女，想搞上一搞，可他还没开口，他那二弟应伯爵就已经主动凑上来了，

“大哥，你看你这贵人多忘事，这弹古筝的就是花四弟包养的吴银儿，这弹琵琶的就是李三妈的女儿，李桂卿的妹妹，李桂姐啊，你怎么就不认得了？”

这段话到真是让西门庆吃惊不小，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出来那真是巧的很啊，这李三妈正是那二太太李娇儿的姐姐，所以这李桂姐其实就是西门庆的侄闺女啊，只是好多年不见这小丫头，如今出落大了自然也不认识了，不过这李三妈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就会放心自己女儿小小年纪便在外面组职业乐队呢？

我们知道李娇儿是名妓出身，清河县의著名歌星，她姐姐，这位小美女李桂姐的妈妈李三妈那更不得了，这姑奶奶是清河县娱乐中心的当家老鸨，手下签约艺人无数，所以啊李娇儿这一家子那就是清河县风月场所的大姐大，她不仅自己是签约艺人，虽然现在淡出娱乐圈了，可是家里做的就是运营娱乐圈这种职业经纪人的生意，换句话说只要你西门庆还在清河县里寻花问柳找乐子，那就全在我的掌控范围内，牛逼吧，这也就是李娇儿的底气所在

好了，现在遇到这么一个如花似玉，风情万种还是专业琵琶十级的小美人儿，唯一的障碍呢就是大家毕竟沾了点亲戚关系，搞还是不搞呢？从party出来西门庆

带上桂姐，又叫上应伯爵和谢希大两兄弟直接去了李三妈家，李三妈见她这名人妹夫来了，欢喜的不得了，惊呼，

“天啊天啊，哪阵风把妹夫你这大贵人吹到我家来了？”

然后就暗示西门庆，

“我这女儿从小腼腆，还没在外人面前唱过呢”

乖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桂姐还是处女呢，还没出阁呢，然后两边应伯爵和谢希大一起上，极力怂恿西门庆把桂姐“梳笼”了，什么叫“梳笼”呢，就是开苞，破处的意思，这一把西门庆可是花销不小啊，他这侄闺女的破处费给了多少呢？白银五十两外加五两脂粉钱（总计27500块），大家虽然是亲戚，也没打多少折，但是一分钱一分货，这小心肝儿把西门庆爽的不行，当即就在李家住下来了

虽然常言道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是这事情啊就怕往细里想，西门庆这小侄闺女早不遇见晚不遇见，偏偏在这个地方这个敏感的时间遇见了，而且从李三妈那开始装的很惊奇但马上就坐下来谈破处的反应暗示了什么呢，那就是欲盖弥彰，说明她老人家早就知道好了西门大官人会被这小心肝儿给勾过来了，再加上应伯爵一直在后面有点过于积极做推手这层意思，这应伯爵外号应花子，风月场里也是一把好手，不输给他大哥西门庆的，所以圈子里也是一堆姐姐妹妹，他来做安

排是完全轻车熟路的, 所以从所有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分析之后我们说句难听的话,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其实这帮人也没一个是君子) 这次两人的相遇很有可能就李娇儿和应伯爵精心安排好的一次拉皮条, 或者我们退一步说, 即使说这次就真的只是一次巧合, 但是早晚总会有那么一天李娇儿这个娇滴滴的侄闺女会被安排去“巧遇”西门庆, 这种精心的策划就绝不是巧合而是一定的了, 能把自己侄闺女当秘密武器, 应该说娇儿这一手是真够狠的

所以啊别看李娇儿之前毫无动作, 像个木头人, 全是雪娥在上窜下跳, 其实她早就在酝酿怎么反击了, 应该说这一次还是相当有效果的, 她这个侄闺女表现的相当给力, 西门大官人被迷的不想回家了, 西门庆就这么飘在外面, 房里的太太们怎么办呢, 她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我们下回来说

十五:

我们都知道是否能即时的掌握最新信息往往是决定决策是否奏效的关键因素, 所以金莲喜欢四处偷听固然显得委琐但也是被逼无奈的, 不过尽管是这样她也不是信息量掌握最新最即时的一个,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 在不动声色中就已经掌握了这个大家里面尤其是西门庆的各种动向, 这个人就是孟玉楼, 和其他的几个太太们不同的是, 首先玉楼是有自己的嫡系势力的, 她过门的时候带过来了三个人, 两个丫环兰香, 小鸾, 以及一个小厮琴童都是跟随她多年, 精明伶俐的小孩儿, 其次是玉楼手上有钱, 从后面的章节中不时出现的一些暗示性的描写比如

二十一回：“。。。玉楼说我那大丫头兰香从厨房小厮处打听到。。。 ”

二十六回：“。。。但此事玉楼早已知道。。。 ”

再结合玉楼手上的银子，我们基本就可以做个大胆的推测了，玉楼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报网络的，首先她有信得过的聪明下手，就不需要她自己抛头露面，这些下手就可以自发四处为她刺探消息，其次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在这个市井的世界里没有钱你连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但有了钱也就有了大堆的耳目，所以拥有这种情报网络或许并非出于玉楼自愿，但就像漂亮的女人身边总是围绕着大堆的男人，玉楼拥有的这些条件本身就会让她身边围绕着大把的第一手即时信息

明白了这些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冲突之前玉楼的各种表现就有味道了，首先是金莲在春梅和雪娥的第一次吵架之后在院中亭前遇见玉楼时，玉楼是“笑”着走过来见金莲的，很显然她已经知道了雪娥和春梅的冲突，所以这会儿其实就是主动过来找金莲搭线的，既然如此那为何西门庆过来找她们二人“玩耍”时，她又要马上“抽身离去”呢？虽然玉楼和金莲的这个新人小联盟的大目标是联合起来对付旧人，但是联盟内部却是不稳固的，金莲毕竟是现在最得宠的太太，你要玉楼姐姐毫不在意那是不现实的，从内心深处讲玉楼是醋意很浓的，所以“抽身”二字甚至暗示玉楼已经有点失态的意思了，但是呢从大的利益方向着想玉楼还是必须和金莲把关系搞好，可是玉楼呢心里又盘算着不要完全站到旧人们的对立面去，所

以她又尽量避免卷入到两派的正面冲突中去，只让金莲去给她打先锋，所以在那次激烈冲突中唯一一个没有到现场去的也就是玉楼了，可是就像墨菲定律说的一样，“越不想来什么就真来什么”，马上就发生了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让玉楼不得不跳出幕后，亲自出马来前台收拾残局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西门庆天天和桂姐卿卿我我，在李家流连忘返，一住就是半个月，眼看就快到他生日了，这下月娘不高兴了，毕竟自家男人放着家里五个如花美眷不搞，偏偏在外面包养二奶，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有隐情，有苦衷，可这对家里的五个女人来说实在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所以月娘叫了心腹小厮玳安去接西门庆回来，金莲呢也暗中塞了一封表达对西门庆相思之苦的帖子给玳安，叫他悄悄递给西门庆，结果呢西门庆正和桂姐与那帮哥们儿喝酒呢，这桂姐人小鬼大，天生就是个小狐狸，眼看玳安偷偷摸摸的递帖子，一撒娇就把帖子抢了过来，一看写着什么呢，“长夜漫漫独守空房，盼官人早点回来”，这下热闹了，这帮哥们儿马上开始起哄取笑，桂卿也在旁边挖苦，

“姨父要是家里有人管了，还收了我妹妹干啥，回去守着家里的去啊”

这下可是犯了大忌讳了，我们知道对西门庆来说，你们这帮太太有什么不满意，有什么牢骚咱们私下说，随你怎么闹咱们都好商量，可是最忌讳的就是桌面下面的事情放到桌面上来说，当着这么多人尤其是这如花似月的小情妇面前让我这大

官人的脸面往哪儿搁啊？所以必须坚决打击，所以西门庆当即把帖子撕的稀烂，一脚踢翻了玳安，厉声呵斥，

“赶紧滚，家中那些个淫妇等我日后回去全都打的臭死”

玳安受了委屈也只能含泪回去禀报了月娘，金莲一看弄巧成拙心中那个气啊，又没办法啊，这守了半个月的空房了，正是如狼似虎之际哪里忍得住寂寞啊，人总不能憋死吧，干脆心一横，他娘的你西门庆玩，老娘我也玩，于是一来二去的就勾搭上了小厮琴童，每晚就把琴童叫到房里陪她爽，还把自己的香囊送给他，可这纸包不住火啊，这消息很快就走漏到娇儿和雪娥那儿去了，这两姑奶奶哪会放过这个机会啊，就在西门庆回家过生日的当天就把这事儿捅给了西门庆

我们想都可以想象当时是个什么场面，虽然这放到现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老公和老婆谁都可以在另一方出轨之后作为报复而出轨找平衡，可是对于四百年前的明朝（《金瓶梅》虚写宋朝，实写明朝）那个男权绝对主导的时代金莲这种要搞平衡的行为还是绝对不可容忍的，西门庆火冒三丈立即就把琴童绑过来结果很快搜出了那个香囊，西门庆一看确实是金莲的香囊啊火山爆发马上就是一顿暴打，注意啊，这次是真的暴打了，以前那些个都是他西门大官人演戏，当不得真的，这次那可是结结实实的三十板子，但就算是打死这种事情也不能认的啊，所以琴童还是一直坚持说这香囊是自己捡的，自己和主母没有奸情，西门庆见他嘴硬马

上又杀到金莲房间，叫春梅把门反锁了，又抢了马鞭在手，喝令金莲，

“淫妇！！衣服脱了给我跪下！！”

当即就是一鞭打在金莲身上

这一鞭那是真的很痛啊，我们说过西门庆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他以前也打女人，比如雪娥，但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演戏给别人看的，这一次是真的雷霆了，自己的马子居然和一个佣人私通，所以这一鞭不仅是抽在金莲身上痛啊，他西门大官人心里也是痛的啊，现在这个局势下金莲是极度的紧张啊，可是还有一个人也是同样的紧张，那是谁呢，就是玉楼啊，玉楼为啥也要紧张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厮琴童是她的人啊，现在金莲和琴童搞到一起，这简直就是娇儿和雪娥做梦都没盼到的好事儿啊，这次搞不好她们两个新人都得阴沟里翻船啊，所以这会儿她还能守中立吗，必须要亲自出马了，那么接下来事情该怎么收场呢？我们下回来说

十六：

金莲自知理亏啊，真的就脱的一件衣服不剩，光着身子跪在西门庆面前，低着头，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讲，这时候西门庆发问了，

“淫妇，少装可怜，我早问清楚了，琴童那狗奴才早就招了，你给我说实话，我

不在家时你们偷了几次？”

应该说西门庆的审问策略还是很到位的，属于刑侦中比较常见的隔离式诱供法，把两个嫌疑人分开，单独套两个人的话，只要两边说法合不上，事情就清楚了，但是金莲现在虽然很紧张很害怕，但是她也是咬死了一条，就是这件事绝对不能认，只能死抗到底，所以她这时候也只能哭，

“天哪，这不是冤死我了吗，你不在这半个月我每天都去和三姐做针线，晚了就回房睡了，哪会干这种勾当啊？”

西门庆见金莲嘴硬，马上把那个香囊拿出来，骂道，

“还敢嘴硬，这不是你贴身的物件吗，怎么会在那个狗奴才身上？”

话问到这个份上，真的就是天堂地狱一线间了，如果是心理素质比较差的人基本已经就缴枪投降了，但是金莲这个时候怎么说的呢，

“好老公，你容我说我便说，你不容我说就是打死了我也只是臭烂了这块地而已，这个香囊是那天我和三姐在花园做针线的时候一时不注意掉了，谁知道被这狗奴才捡去了，我何时给过他啊？”

金莲这么一说就和琴童口供一致了，这时候西门庆什么反应呢，他一下就软了，

再一看金莲现在楚楚可怜的样子瞬间所有的愤怒一下就没s了,然后 he 就把春梅抱起来问春梅,

“这淫妇到底和那狗奴才有没有私情啊,你说饶了她我就饶了她”

西门庆心里清楚啊,春梅和金莲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他这么问就是摆明了要放金莲一马,只不过呢这话 he 不能自己说,所以找春梅帮他打圆场,春梅这么乖巧的哪能不懂这个意思,当即撒娇要西门庆饶了金莲,既然双方已经各自把台阶给对方下了,西门庆这才让金莲穿了衣服大家坐下喝酒

而另一边呢,玉楼等到西门庆从金莲房中走了以后,瞒着娇儿和雪娥偷偷来金莲房里看金莲,注意这一串行动哦,即使这会儿了她还是滴水不漏,两个人谈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之后玉楼安慰金莲让她宽心自己会去帮她劝西门庆,然后等到西门庆来她房中宿歇的时候玉楼对西门庆过说,

“六儿(金莲小名六儿)不会有这样的事,你休要听娇儿,雪娥她们两人胡说,平白无故还把我的小厮也冤枉了,我就替六儿赌个大誓,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大姐姐(月娘)那边难道不会先来和你说吗?六儿现在正在房中不好呢,你去看看她吧”

西门庆听了之后，便宽慰玉楼说，“好，这事儿春梅也和我说过了，我明天就去六儿那边”

我们来看看玉楼的这段话，怎么评价呢，从字面上讲其实这就是一段废话，没有任何的新信息在里面，而且全是单方面的说词，你玉楼说娇儿雪娥在胡说，那又怎么证明你玉楼自己不是在胡说呢，况且又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反证词在里面，所以从偷情这件事情本身来说，这段话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说出来那产生的效果是有天壤之别的，这段话如果换了别人来说，比如春梅，或者金莲自己，都不会产生很大的效果，但是由玉楼来讲，那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西门庆到底相不相信金莲在背着 he 出轨，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金莲琴童两个两三句托词口径一致所以西门庆就相信他们两是清白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要真这么想那就太低估西门庆了，他潘金莲是什么样的人他西门庆还不清楚吗？他和金莲当时怎么勾搭上的？所以啊西门庆自己心里明镜一样，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放金莲一马呢？我们来回忆一下是哪一个瞬间让他一下子就原谅了金莲，这个瞬间就是在他看到跪在他面前的金莲“花朵一样的裸体和楚楚可怜的娇滴嫩语”的时候，就这么几个简单的词，简直就

是神来之笔，太让我们感动了，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心理描写就给我们充分展现了“女人是用来疼的”这句话的真谛，也同时把西门庆为什么能吸引到这么多美女的迷人魅力的真正所在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啊现在的这些个什么80后，90后的年轻男孩儿，你们要学会怎么去真的疼惜一个女孩儿，先让现在那些所谓的情感砖家都见鬼去吧，来看看咱们的西门大官人，这才是真正的疼爱女人，懂吗？

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再来看玉楼这句话就可以看出那些埋在字面之后的真正深意了，玉楼这段话其实就已经不是在对西门庆讲金莲有没有偷情，而是在给他讲现在几个太太之间是什么个立场了，也就是说是在给西门庆摊牌了，其中“大姐姐难道不会亲自来与你说吗”这句就已经表明现在不管偷情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暂且不论，月娘是站在我玉楼和金莲这边的，雪娥和娇儿现在是一伙的，你官人想怎么办自己想清楚，然后在话的最后再用一个暗语“金莲现在很不好，你要不要去看看她？”，这就是在考量西门庆了，现在新人和旧人之间你站到哪边？西门庆怎么回答呢，“我明天再去看她”，不是现在去，而是明天，但终究是要看的，所以也就是说西门庆不方便完全站到你们新人这边来，但是也没有完全给旧人那边关上门，这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能下得了台的平衡结果，同时也是玉楼需要的答案

这次的偷情风波总算是过去了，但西门大官人的生日总得好好庆祝一下啊，李桂姐也是春风得意来给西门庆过生日，这下好了，一个屋子里她和金莲可是要面对面挑上了啊，接下来会有什么好戏呢？我们下回来讲

十七：

第二天就是西门庆的生日，作为县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自然有诸多的道上朋友来庆贺，而西门大官人还特别高调的把桂姐也请过来参加他的生日party，应该说这就已经高调的有点过分了，大家可以想想看，即使放到现在，除非是踢场子，否则再嚣张的二奶也没有嚣张到亲自去情人的生日宴会上和正房太太打招呼的吧，但是桂姐不但堂而皇之的来了，还和几个太太们相谈甚欢，大家一起坐下来喝茶聊天，等到散了席，桂姐准备回家了，月娘还送了她“一件云绢比甲，花翠汗巾”，看看，这哪里是原配PK小三啊，简直就是姐妹情深啊

月娘真的毫不在意吗，玉楼真的毫不在意吗，至于雪娥，你就洗洗睡吧，你在不在意其实也没人在意，要说到真的一点都不在意的人估计也就只有娇儿了，而且当天她是相当的兴奋，就是她亲自“引着桂姐拜见月娘众人”，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娇儿自己虽然已经差不多算是“人老珠黄”了，被嫌弃了，但是没关系，自己的侄闺女现在正是当红，这可是给她大大的出了一口恶气，所以她现在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状态飙红，而至于桂姐有胆子敢过来干这种完全是挑衅性质的拜码头也是基于自己这个姨妈的全力支持，月娘和玉楼即便要发作也得看看娇儿的面子吧，再退一步讲，你月娘就是真想骂几句图个心里痛快可你骂什么呢，一般人也就算了，偏偏这家人你没法骂啊，一般来说原配骂小三也就那些词，什么“贱人，婊

子，烂逼”之类的，可极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桂姐这家人他妈的就真的都是婊子，你要骂婊子是婊子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所以月娘除了在心里面把她们全家女性家属问候一遍之外也只能表面和和气气的给面子算了

可是偏偏就还有一个人还真的就一点面子都不给桂姐，谁呢，就是金莲啊，桂姐今天过来还专门要拜访一下金莲，毕恭毕敬的宣称要“拜见五娘”，其实也就是单独过来找金莲臭显摆，可金莲那是相当有性格，叫春梅把房门“关得铁桶相似”，姿态是相当的强硬，那就是摆明了老娘就是不给你这臭婊子面子，这一来呢，反正金莲和娇儿已经撕破脸了，也懒得再假惺惺的和你这家人做什么姿态了，干脆把战线彻底拉开，二来呢，金莲这次和西门庆这次闹出的“偷情风波”很大一部分外因也是因为桂姐这个小狐狸惹出来的，所以金莲本身就是对她憋着一肚子怨气的，所以大家也别打太极推手了，索性就把各自的意愿挑明了事，这次桂姐被拒之门外，碰了这么个大钉子，太尴尬了，是“羞讪满面而回”，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尤其是一个又漂亮又骄傲的女人来说，这种羞讪很快就会变成耻辱和仇恨，桂姐自然不例外，她马上就展开反击了

桂姐马上就开始在床上向西门庆撒娇，说金莲不给她面子，让她很受伤，然后就要西门庆帮她要一柳子金莲的头发，说实话桂姐的这个想法其实是相当恶毒的，为什么呢，中国人历来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像曹操经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严明军纪把自己头发割下来示众，虽然孟德公自己是个脸皮太厚的人，割头发跟玩是似的，但是其实也暗示了在古代一个人的头发其实就相当于是他自己的头，所以桂姐这么干的潜台词就是“我要潘金莲的头”，够狠吧，所以说啊当女

人因为吃醋而发狠的时候她们绝对可以要你的命,但是对西门庆来说问题不在这儿,这帮女人怎么闹他不管,问题在他天天在床上和桂姐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牛逼,说家里那帮女人如何爱他爱的死心塌地,他西门庆指东那帮女人就不敢往西,既然把牛皮都吹破天,这会儿要是这头发要不到他大官人的脸面往哪儿搁啊,岂不是要被这小蹄子给看扁了,所以只能豁出去了,好了我们这就来看看他是怎么向金莲要头发的,这是《金瓶梅》中非常经典的一段:

西门庆当晚溜回家,进了金莲的房之后马上又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又喝令金莲把衣服脱了跪下,然后又叫春梅把马鞭拿过来,看样子是余怒未消,还要收拾她潘六儿,可是春梅的反应太好玩儿了,因为春梅根本不买他的帐,居然还对他撒娇,“爹啊,你看你真没羞,娘又没干什么你就信雪娥那些淫妇胡扯,你这又要打叫人家怎么跟你一心一意嘛?我就偏不给你”,说完之后春梅居然还拽上门就走了,接下来西门庆的反应就更加有趣了,他先是一愣,然后马上呵呵呵的笑起来把金莲抱起来说“我的亲乖乖,你给我一柳儿头发好不好啊?”金莲那是调情皇后啊,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儿了,然后就和他逗趣,“好亲亲,我就偏不给你”,这急得西门庆啊,好说歹说,连哄带骗说是拿来作网巾,终于从金莲那儿讨到了一柳儿头发

历来的读者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发出的会心的一笑,为什么呢,在这段中西门庆完全就不像是一个情场老手,倒像一个想要偷糖果的小孩儿,在自己精心策划其实却拙劣不堪的谎言被大人一眼识破之后,非常窘迫的对着大人撒娇,这种巨大的反差带有强烈的喜剧效果,让人忍俊不禁,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

其实也给我们展现了西门庆非常可爱的另一面,你会感觉到这个流氓奸商其实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朋友,在向老婆吹牛无法圆场之后来找你商量对策,他的这种略带一些不知所措的窘迫赖皮形象就是那么的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展现出来,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暗示了西门庆那种迷人魅力其实也就是从各种这样小小的细节中慢慢的培养起来的,有时候他八面玲珑甜言蜜语,但有时候他又突然反应迟钝被女人们玩儿的团团转,但是不管是任何时候他都非常用心,一个对女人用心的男人也确实值得这些女人为他吃醋吃的鸡飞狗跳的

郭冠英问过张学良谁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张学良有一句很经典的回答,“赵四最好,蒋四最爱”,而《金瓶梅》在经过了如此多的精心铺垫之后,终于就要迎来那个“最爱”的角色,在“金”,潘金莲,以及“梅”,庞春梅,已经全部登场之后,中间那个最重量级的“瓶”已经呼之欲出了,那么这个西门庆一生最爱的女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下回来说

十八:

西门庆的邻居正好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他的那位结义兄弟,花四弟花子虚,这个花子虚还是大有来头的,他叔叔是内廷的大太监,曾担任过朝廷的广南镇守,不过已经过世半年多了,这个广南镇守太监的职务呢虽然只是四品,但是相当于今天中央派在地方的特派员,常言道这京官是“官到地方大一级”,加上太监代表的是皇家内廷的身份,所以实权是很大的,而花太监去广南前呢正好就有媒婆来为他这个大侄子花子虚说亲,那么对方是位什么小姐呢?这位小姐呢姓李,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出生的,小名瓶姐儿,瓶姐儿呢最开始是北京市市长兼北京军区总

司令梁中书的小妾，北京人口顺，都叫她李瓶儿，后来政和三年的上元宵节，梁山地方反政府武装洗劫了北京城，杀死了梁市长的全家老小，这李瓶儿就和她的养娘带着一百颗西洋大珠，和一对二两重的鸦青宝石去东京投亲，所以正好也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吧，花太监就做主让李瓶儿再嫁给了花子虚，完婚之后花太监就带着瓶儿一块儿去了广南住了半年多，后来花太监退休回清河县养老，太监嘛本身又没有儿女，所以他去世以后大部分的家产就都留给了花子虚，这花子虚手上又有银子，自己又有皇家内廷的关系，所以身边那些结义兄弟们整天都哄着他在外面吃喝嫖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和李桂姐一块儿组乐队的那个弹古筝的娱乐圈二线明星吴银儿也就是花子虚包养的二奶之一

这一天呢花子虚下了帖子来请西门庆过去喝茶，原来呢他那位包养情妇吴银儿的生日快到了，所以叫他大哥西门庆一块儿去庆祝一下，乐呵乐呵，西门庆呢就去花家找花子虚，可刚一进门，也是凑巧啊，李瓶儿正好也在门口，两人就撞了个满怀，西门庆赶紧作揖道歉，瓶儿也马上还礼，这李瓶儿什么模样呢？个子不高，但皮肤非常白嫩，瓜子脸，两道弯弯的柳叶眉，西门庆以前也见过她几面，但都不曾细看，今天见了心中一动，然后空气中有了点异样的味道，但更凑巧的是，花子虚也正好不在家，瓶儿就请西门庆坐下喝茶，还特别请他帮忙说，

“我老公今天请大官人去喝酒，还请你劝他少喝几杯，早点回家，今天家里的小厮都过去了，家里只有我和两个丫环，家中没有别人”

西门庆能不答应吗，马上拍胸脯保证一定劝花子虚少喝点，还说晚上会送子虚一块儿回来

但是回过头来当天在生日party上西门庆就频频劝花子虚的酒，本来花子虚今天就高兴，也是一杯一杯的干，终于喝趴下了，西门庆也是如实兑现他给瓶儿的承诺，亲自把花子虚扶回家，等把子虚搀回房睡了，瓶儿便到客厅拜谢西门庆今天这么关照子虚，西门庆也是胡乱说点客套话应付，不过临到末了西门庆有意拿话来挑瓶儿，

“嫂子在这儿，这话本不该我说，不过也的确是我这四弟的不是啊，放着嫂子这样的如花美眷在家不管，还在外面瞎混，真是不懂事啊！”

瓶儿怎么回答的呢？瓶儿马上开始诉苦，

“就是嘛，他就这德行，也是气的我一身的病在家里，以后大官人看我的面子，以后好好劝劝子虚，带他早点回家，我自有重谢，不敢忘记”

之后又喝了一盏果仁茶，瞎聊了几句之后西门庆才告辞回家

这一段我们觉得有一点眼熟,像哪一段呢?就是潘金莲不小心失手滑了叉衣杆打到西门庆那一段,这一次也是西门庆无心之巧,撞到了瓶儿,而他撞到美女之后反应也差不多,都是心中一动,然后就有了怎么把美女搞上床的小心思,不过这也无可厚非,男人嘛见到美女就想上床这本身也是对美女的一种恭维嘛,我们来仔细品品瓶儿和西门庆说的几段对话,这其中是话里带话,暗藏玄机的,在第一段对话中李瓶儿首先是请西门庆关照她老公,但是最后却强调说“家中没有别人”,一个女人对另一个男人说她家里没有别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很隐晦的暧昧之语啊,在男女关系中暧昧是一种很微妙很需要技术含量的关系,因为它妙就妙在可进可退攻守自如,我放一句暧昧的话在这儿,如果对方有意,那么大家就可以心照不宣,更进一步,如果对方无意那么也无伤大雅,因为我给自己留了退路,双方面子都还留着,日后还能见面,在这里这句“家中无人”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初步的暧昧挑逗,意思是说“我家里没人,想不想玩玩啊?如果想玩玩的话,你知道该怎么打发子虚吧?”西门庆怎么接的招呢,他很懂事的把花子虚灌个酩酊大醉,灌完了不说还亲自送回家,接着又用话来挑瓶儿,说子虚不应该在外面鬼混,这其实也是一句很暧昧的暗示,这意思其实就是说“花子虚在外面鬼混不在乎你,但是我很在乎你啊,你如果确实对我有意思,那是不是再给我个信号啊?”李瓶儿也是很知趣啊,她开始在西门庆面前抱怨自己的老公,然后要他以后也经常劝劝花子虚,带他早点回家,还“自有重谢”,这个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白了,所以话到这个点上,双方不用把话挑明也都已经彼此心照不宣了,所以书上接着说“西门庆就安心设计,图谋这妇人”

不过我们还有一点是比较困惑的,那就是李瓶儿为什么要这么暧昧的勾搭西门庆呢,而且这花子虚是西门庆的结义兄弟,自古道是“朋友妻不可欺”,更何况是兄弟的女人,这西门庆怎么就偏偏要准备下手呢?我们下回来说

十九:

西门庆和李瓶儿各自打了暗语,双方都已经摸到了对方的心思,就此心照不宣开始私下接触了,情来意去的搞了两个月的地下情报工作之后,在重阳节这天趁着花子虚去KTV场包夜不回家这个机会,西门庆和李瓶儿终于搞到床上了,算是偷情正式成功,几番柔情蜜意的床第交战之后双方也累了,开始躺在床上聊天,

瓶儿:“我今年二十三了,不知道大姐姐今年多少青春啊?”

西门庆:“月娘今年二十六”

瓶儿:“哎呀,那我应该准备一份礼物给大姐姐送过去,只怕大姐姐脾气不好,不好相处啊?”

西门庆:“不会啦,月娘一向脾气最好”

瓶儿：“那你过来我这边大姐姐知不知道啊，她要是问你，你怎么回答啊？”

西门庆：“不会的，我过来你这边唯独经过我五太太潘金莲的房间，但她就算知道了，也不敢管我”

瓶儿：“哦，这样啊，那五姐姐今年多大啊？”

西门庆：“她也是二十六”

瓶儿：“那太好了，如果金莲姐不嫌弃我，我就拜她做我五姐姐，对了，你明天把大姐姐和五姐姐的鞋码告诉我，我亲自给两位姐姐做两双鞋，已表达我的仰慕之情”

说完之后瓶儿又把自己头上的一对金簪儿拔下来带在西门庆头上

这段对话其实是非常反常的，为什么呢，你们有遇到过偷情的人还这么关心情人的太太的状况的吗，而且这种关心还真的不是那种说风凉话，指桑骂槐的那种假关心，我们说的极端一点，瓶儿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的这种关心简直有点象是一个还没过门的小媳妇儿，唯恐婆婆不喜欢自己，使劲浑身解数在讨好婆婆，如果就单独拿出这一段对话来看，我们还以为西门庆已经和瓶儿订婚了在讨论婚后姐

妹的相处问题, 这哪里像是在偷情啊? 不过正是因为瓶儿这种过于反常的热情让我们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毕竟道是“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那么这个李瓶儿到底想干什么呢?

一夜风流之后, 西门庆便和瓶儿约好, 只要花子虚不在家, 瓶儿的丫环就过来打暗号, 然后西门庆再偷偷翻墙溜过去两人幽会, 这一来二去的终于被最疑神疑鬼的金莲给发现了, 这天夜里趁着西门庆来房里亲热的劲儿, 金莲便对西门庆摊牌说已经知道他去和瓶儿偷情的事儿了, 西门庆一听什么反应呢, 慌的直接就跪在地上了, 这倒也是无赖本色, 关键时候真豁的出去, 然后就笑嘻嘻的讨好金莲, “我的小心肝儿, 小声点, 别声张出去, 你不知道其实瓶儿人可好了, 还要拜你做姐姐, 还送了一对金簪儿给你做见面礼”金莲接过了金簪儿也笑嘻嘻的说没问题, 一定帮他们两个保密这可就怪了, 金莲怎么会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呢, 原来紧接着她马上就要西门庆答应她三个条件,

“第一, 你以后不许再去找李桂姐; 第二, 你要听我的话; 第三, 你和李瓶儿之间的事必须每次如实向我汇报, 一个字都不能差”

看到了吧, 这才是爽不爽快背后的真相, 其实金莲的这一出手段和不久前她主动

拉皮条让西门庆办成了春梅那一遭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一次显得更加老练和成熟，首先是借力打力，有效的打击了李桂姐的嚣张气焰，也就是间接的报复桂姐背后的李娇儿，其次就是做出了宽容大度的姿态，可以说是对于若即若离原则的一次巧妙的应用，第三嘛，也最关键的现在金莲要主动的拉拢瓶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说来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人表现出大度和无所谓呢，就是在对于自己没什么威胁的人身上，比如春梅，金莲之所以会主动让西门庆去收春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金莲有足够的自信春梅不是她的对手，而对于象李桂姐这样咄咄逼人又确实很有实力的对手你看金莲何时表现出让步的大度姿态，从来没有，都是针锋相对的，就是因为李桂姐是有潜力和能力威胁到她金莲的地位的，那既然如此现在金莲为什么要主动放低姿态拉拢瓶儿呢，她就不怕瓶儿万一哪天保不齐玩着玩着真的就被西门庆娶回来了？其实啊，这就是因为人们还会对另外一种人也表现出大度和无所谓，那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匹敌的对手，而金莲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我们都说女人的直觉，尤其是女人对于女人之间的直觉是相当灵验的，而这时金莲或许已经隐隐的察觉到了瓶儿这个女人背后的可怕是她很难去匹敌的

这种可怕首先就体现在这对金簪儿上，这对金簪儿有什么不对的吗，其实不是它哪儿不对的问题，恰恰是因为这对金簪儿太对了，因为这是一对“番石青镇地，金玲珑寿字”的御前金簪儿，说的通俗点，这是一对皇家专用的金簪儿！紧接着是第二件物件，西门庆递给金莲看的瓶儿送给他的一卷春宫图，应该说春宫图也

不是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就相当于明朝那会儿的A片，还不是满地都有，但这卷春宫却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是一卷内府画卷，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什么烂大街的小泽玛利亚，这放到今天就相当于是拍的SXX和JXX的只在高层内部发行的A片，这他娘的就太邪门儿了，因为这也是皇家内部的东西！

这可就太奇怪了，瓶儿怎么会有这么多即使有钱都买不来高端货，花子虚有这么大的能耐？难道这和他的那个已经去世的叔叔，花太监之间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吗？我们下回来说

二十：

《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概是从明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也就是1550到1600之间，这个时间是很有意思的，在同时期的欧亚大陆的另外一端，欧洲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三个形象中的两个，唐吉珂德，哈姆雷特，也在这个时期诞生了

莎士比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的悲剧几乎都不像是悲剧，比如就像《哈姆雷特》，这部充斥这大量黄段子和淫秽俚语的“悲剧”可以让观众从头笑到尾，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这并不妨碍《哈姆雷特》在戏剧史上的悲剧霸主地位，美国著名的莎剧导演，芭芭拉盖因斯，在谈到《麦克白》的伟大内涵的时候有一个很简单但也很深刻的解释，也同样适用于《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所有悲剧都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断的

上演”

为什么说这个解释简单呢，因为这句话就像没说一样，简直就是句废话嘛，我们不就是这么在过日子吗，我们当然知道这些悲剧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上演，有必要专门拿出来吗？其实啊，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深刻的，美国著名的剧作家，斯图尔特舍曼，把莎士比亚的这种“把残酷悲剧用一种非常喜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手法称之为“孤独的玫瑰”，这其实就是莎士比亚一身都在干的事情，他终其一生都在讲同一个故事，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的这些悲剧是否能够避免，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四百年前他就已经看透了这一点，诚然，今天我们拥有了比四百年前更优越舒适的生活，电灯把黑夜变成了白昼，飞机把地球变成了村落，但在本质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些在过去不断上演的悲剧在今天同样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不断重复，只是变换了形式而已，正是这份阅尽世态炎凉的淡定反而让莎士比亚选择了用一种幽默和调侃的手法去描写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也是唯一一个集国王，诗人，小丑三种角色于一身的人）

塞万提斯是一个比莎士比亚更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但是他却创造出了欧洲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塞万提斯很像施耐庵，他们都以业余作家的身份创作了各自国家殿堂级的文学巅峰之作，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本质上讲其实就是艺术家自己对于时代投射的自传，《唐吉珂德》是塞万提斯的自传，《水浒传》是施耐庵的自传，这两个经历过天堂，炼狱和地狱的人在作品中帮我们回答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美德？我们来看一下《唐吉珂德》的故事的一条主线是试图

追寻那个美好年代的所谓崇高的骑士精神,但是在故事的最后这个信仰最终破灭了,骑士精神再也找不回来了,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种所谓的崇高精神到底是失去了还是压根儿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有一种普遍的回答就是我们总是认为上一代人比现在的人更具有高尚的情操,现在的一代人比起上一代人更加堕落,但是早在四百年前,《唐吉珂德》和《金瓶梅》就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你们都省省吧,其实每一代人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比另一代人更具有所谓的情操,简单的说人类从来就没有变得高尚过,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那些阴暗和龌龊其实都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表现,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它们都一直就在那儿,只是被隐藏了或者说不愿意被承认而已

《哈姆雷特》,《唐吉珂德》,《金瓶梅》这三部作品出现在同一个时期,而且同时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绝非巧合,16世纪末欧亚大陆的两端,这个时间点和地点太关键了,这个时期正是南美和东南亚的银矿和金矿大爆发的时间段,贯穿欧美和欧亚的商业航路已经打通,财富开始像雪球一样惊人的滚积,再此前的人类文明史,不管是古埃及,希腊,汉唐还是罗马,从来没有哪个时期财富的积累速度可以达到16世纪这样的惊人,换句话说,也从来没有哪个之前的时代其道德和情操所承受的压力会像16世纪那么的剧烈,因为它们都缺少16世纪拥有的那个可以把潘多拉的魔盒最终打开的那个终极魔鬼,那个被黄金和白银挑逗出来的,欲望!在巨大的欲望面前,所有的那些我们曾经自以为是的伪装终于都被轻易的戳穿了,当所有的罪恶在一瞬间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信仰的破灭,这也就是《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给我们展现的那些绝望和愤怒

的情绪一样，但是很快，当我们意识到这些罪恶其实才是真理，那些我们一直固守的道德反而是自欺欺人的皇帝的新装的时候，接下去的路该怎么办？

罪恶本身并不应该成为负担，因为这是一种常态，《金瓶梅》中的那些罪恶即使在今天也在不断的上演，比如“七十码”，比如“激情杀人”，都只是换了一个马甲而已，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去过分的从道德的高度去指责“七十码”，指责“激情杀人”，因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如果我是当事人，十有八九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这压根儿就不是道德问题，如果你想要照亮黑夜，你必须要首先承认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何谈用什么去照亮？

《金瓶梅》就是这样一个超越时代的先知，给我们揭开了隐藏在这个纷繁热闹世界表面之下的无尽的真实的欲望和被欲望催生的真实的罪恶，而这些鲜活的欲望和真实的罪恶才恰恰是将现实中那些所谓的虚无缥缈的道德和情操对比的无比虚伪和脆弱，四百年来《金瓶梅》一直就是这样的一朵“孤独的玫瑰”，这或许是她应得的最大的恭维，同时也是最大的悲哀

二十一：

西门庆正和瓶儿打得火热，花子虚却突然出事了，这一日花子虚正在情妇郑爱香儿家吃酒，突然来了好多办公人员把他请去局子里喝茶，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不要紧张，花子虚不是政府公务员，包情妇是不会被双规的，这次呢其实是一次家庭内部官司，原来啊，他叔叔花太监一共有四个侄儿，除了他之外另外三个叫花子由，花子光，花子华，按理说呢花太监去世之后家产应该他们四个人平

分，可是最后花太监却出人意料的把几乎所有财产都留给了花子虚，还嘱咐李瓶儿留心照看，另外三个侄儿只分到一点无关痛痒的小帐目，半毛钱现金都没有分到，如今看着花子虚是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左拥右抱，夜夜笙歌，他们如何忍得了，恨的是牙根痒痒，所以一纸状子递到了开封府人民法院，告花子虚财产诈骗，要求赔偿

瓶儿见大事不妙赶紧来找西门庆想办法，西门庆连忙安慰瓶儿不要着急，说这开封府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杨时是现在的国务院总理蔡京当年做中央党校校长时候的学生，而蔡总理呢和他西门庆的那个四门亲家东京卫戍区总司令杨戩都是政府里面的重量级人物，只要给他们送点人情，请他们去给杨法官打个招呼，那事情就好办了，瓶儿很懂事啊，马上就从房里取了白银三千两（人民币150万）请西门庆拿去帮忙上下打点，然后瓶儿又取出四个箱子的“蟒衣玉带，帽顶涤环”的奇珍异宝请西门庆帮忙看管，说这些都是当年花太监去世的时候专门留给她的，连花子虚都不知道，西门庆收下了银子和箱子之后连忙派自己的小管家来保带上书信礼金去东京那边打点活动，杨法官收了好处费又有蔡总理和杨司令专门打的招呼，自然是专事专办，特别的照顾了一下花子虚，就判定现金财产部分“无可稽考”，就不用管了，只需要把不动产部分，也就是花子虚在清河县的三处房产变卖之后让其他三个人平分就可以结案了

花子虚的这三处房产中的大街安庆坊和南门外庄园两个都好出手，已经有了下家，可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宅子，因为是在西门庆家隔壁，所以没人敢买，所以瓶儿又暗自派人来催西门庆从寄放的那还没花完的三千两银子里拿出一部分买了这个

宅院，并且还暗示西门庆“我以后早晚也是你的人了”，所以西门庆以自己的名义用瓶儿自己的钱买下了她自己的宅院，现在三处房产都出了手，现金也已经凑齐，花子由等三人也就签字画押，东京那边便宣布官司了结

花子虚从东京打完官司回来，一看房产田庄都没了，家里那三千两白银现金也没了，心里面好生的焦躁，便问瓶儿能不能查一下那笔钱西门庆是怎么花的，看还剩下多少，也好用来重新买房子，可瓶儿不但不和花子虚商议，还劈头盖脸的骂道，

“呸，你个混沌没出息的东西，成天不干正事，就知道在外面吃酒养婊子，如今个出了事反叫我来打点，我一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认识什么人情，还不是多亏人家西门大官人上下打点，去东京帮你把屁股擦干净了，你倒好，官司完了，两脚又沾了平地了你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好意思来问这钱怎么花的，没你写帖子来催，我敢花钱给你找人情吗？”

花子虚连忙辩解，

“我也没说是你擅自花钱啊，我只是问还有没剩下点也好我们以后买房子过日子用啊”

瓶儿哪容他细说，

“你个蠢猪，不是这天大的人情，你当人家西门大官人是白拿你的钱啊？你当那蔡总理和杨司令都是要饭的？你自己回来了就该知道摆桌酒席给人家道个谢，现在倒好，还好意思问起人家的后账来了！”

这番话是骂的花子虚哑口无言，只好安排一桌酒席要请西门庆过来向他道谢，也

顺便要问问现金的下落，可是瓶儿又暗中带话给西门庆叫他不要来吃酒，只推说那些钱都已经打点花光了，这花子虚连着好几天都找不着西门庆，气的发昏，没办法啊，最后勉强凑了点钱，在狮子街买了一处小房子，刚搬过去又着凉染了风寒，估计吧说是风寒，其实多半都是气出来的心病，结果就此一病不起，挨到十一月底就死了，年仅二十四岁

我们来看一下花子虚的这个结局真的是相当的凄凉，本来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最后呜呼哀哉，还丢了性命，但是最可悲的还不在这儿，最可悲的是在这次风波中他的妻子，结义大哥连起手来骗他，表面上看李瓶儿是为了救他上下打点，可是这次打点的背后是什么呢？是瓶儿在凭着这个为借口暗中转移花子虚的财产，就靠一个所谓的“蔡总理杨司令胃口太大”的虚无理由就把那三千两银子的去向推的干干净净，搞的花子虚是无家可归还身无分文，而最讽刺的是他无家可归是因为西门庆用的是他花子虚自己的钱（那三千两里面取出来的一部分）买的花子虚自己的房子，这可真是他妈所谓的好兄弟啊！而瓶儿呢不仅是私自侵吞花子虚的财产，还对落魄的花子虚不管不问，在花子虚患病期间，瓶儿居然以“怕使钱，只挨着”为借口任由子虚病情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们知道她手上可是有钱的啊（事发前寄放在西门庆那儿的四箱宝物都是价值连城的啊），虽然我们不知道花子虚以前在外面鬼混，但是大家毕竟也是夫妻一场，对自己的丈夫居然如此冷漠无情，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了，那就是李瓶儿根本就是恨透了花子虚，恨到了要他命的地步，可是他们夫妻之间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深仇大恨呢？我们下回来说

二十二: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李瓶儿寄放在西门庆那儿的四箱宝物, 是什么东西呢? “蟒衣玉带, 帽顶漆环”, 蟒衣是什么衣服呢? 我们都知道蟒这个词在今天基本就是指蛇, 当然是说比较大的蛇, 不过在古文中, 蟒和蛇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什么叫蟒呢, “四足巨蛇称之为蟒”,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什么东西是四足巨蛇啊, 乖乖, 那就是龙啊! 所以在明代, 蟒衣就相当于龙袍啊, 所以那蟒衣玉带啊, 都是皇帝赐给血统高贵的皇亲或者是有极大威望的有功之臣的, 所以说是非常大的荣宠, 一般都会被臣下做为镇宅之宝的, 比如明代著名的大臣于谦, 因为指挥北京保卫战立下大功, 景泰皇帝就赐给他蟒袍加尚方剑作为传家之宝, 现在瓶儿一股脑就能搬出四箱这个级别的奇珍之物, 这个阵势是相当惊人的, 因为这些东西价值连城不说, 还是地位的象征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宝物只可能是皇帝赐给花太监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么贵重的传家之宝花太监没有留给花子虚, 反而留给了瓶儿, 这是很蹊跷的, 我们再结合前面瓶儿送给西门庆的那一对皇庭专用的金簪儿和内廷专发的春宫图, 以及花太监所有的不动产和现金几乎都只留给了花子虚, 而没有分给他的其他三个侄儿这一点, 我们基本就已经嗅出味道了, 冰山一角其实就已经足够判断冰山的整体大小了, 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就是瓶儿当年嫁给花子虚完全就是个幌子, 幕后的真相其实就是花太监他自个儿把瓶儿收去当了小妾, 然后掩人耳目用花子虚当个挡箭牌, 有的人可能会很吃惊, 说这太监都是被卸了枪的还娶老婆干

嘛，这么说那就真是把太监当阉驴了，大家想想看啊，这太监也不容易啊，虽说没把根留住，但其他地方也都是正常人嘛，他们的人权也是要保障的嘛，所以明清时高级的太监都会有名义上被默认的老婆，称之为“对食”，明朝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就是靠着他的那个“对食”老婆，皇帝的奶妈客氏逐步上位的，老舍的《茶馆》里面也有这么一段戏，宫里的大太监庞公公就找人口贩子刘麻子帮他买了个小姑娘康顺子做了小妾

明白了这点之后我们自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花子虚每晚都不回家过，按理说李瓶儿这会儿才二十三岁，正是如花似玉的俏佳人儿，又不是那已经年老色衰的黄脸婆，这一般的男人哪里会舍得这么个美人儿在房里还在外面厮混的，正是因为瓶儿根本就是花太监一直在收用的，所以花子虚一看到她就心里来气，哪里还有心思想着她床第之欢，而反过来讲，大家可以从瓶儿的角度为她想想看，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的丈夫为了能够得到遗产，就一直这么忍气吞声的任由自己的叔叔霸占自己的妻子，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窝囊和无耻可以形容的了，要知道即使是放到现在这个已经非常宽容的时代，靠吃软饭为生的男人都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何况是在明朝这种男权绝对主导的时代，再者说，你花子虚在得到遗产之后不仅不对妻子表达一些愧疚和怜悯，反而还变本加厉的在外面养女人包二奶，如果说花太监只是在身体上不算男人的话，那么这个花子虚就只是套了一个男人的空壳子罢了，这样的男人你让瓶儿怎么对他有感情？

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李瓶儿和潘金莲是很像的，他们都是被命运卷入了一场让她们耻辱终身的假婚姻之中，金莲被嫁给武大郎，但却是被张大户长期包养，瓶儿被嫁给花子虚，但却又被花太监长期霸占，虽然表面上看金莲是一个小户人家出身的乐妓，瓶儿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姨太太，看上去瓶儿的生活比起金莲光鲜很多，可是实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两个女人都是被命运玩弄的可怜的布偶，她们承受的屈辱都是一样的，这种耻辱甚至会因为所得到的物质回报的增多而更加加倍的烙印在她们的心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瓶儿可以说是更可怜，而她们的丈夫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角度为他们辩解，毕竟生活艰难，需要现实的利益，但是我们同样也知道，人确实是可以为了现实的利益牺牲掉很多东西，不过在决定是否要去牺牲的时候最好先看看这条原则，以便想想是否值得：

财产牺牲掉了只要努力还可以再挣回来；尊严牺牲掉了只要卧薪尝胆或许还能再找回来；但是感情牺牲掉了你就是把天上的月亮和星星都摘下来也于事无补了

所以不管是事后尽量想要补偿金莲的武大郎，还是从此就不问不管瓶儿的花子虚，当他们在做出那个为了利益牺牲掉妻子的决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永远失去了两个女人对他们的感情，所以我们看到金莲为什么会那么决绝的用砒霜毒死了武大郎，李瓶儿那么冷漠的停掉了花子虚的医药，任他病发身亡，你们或许会骂这两

个女人为何如此狠心没有心肝，但是天下没有天生狠心的女人，只有天生狠心的男人，每一个被逼的如此丧心病狂的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加无耻卑鄙的男人，这也就是人性里面不可避免的悲剧吧

花子虚死了之后，瓶儿便叫自己的使唤婆婆，冯妈妈，去叫西门庆过来帮忙办个葬礼，其实也要和他商量一下自己嫁到西门家的事宜，不过刚刚死了老公就要谈婚论嫁，也太急了点吧，舆论压力也顶不住啊，那么西门庆会怎么接招呢？我们下回来说

二十三：

花子虚的丧期刚到五七（也就是三十五天），就是正月初九，金莲的生日到了，瓶儿便要迫不及待的表示要过来拜访金莲，表达一下感情，按理说在明朝，男人死了，妻子需要在家守灵至少到七七（四十九天），期间是不好在外面抛头露面的，但是现在瓶儿可以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联络感情的机会，即使是戴孝服丧期间也一定要亲自前往捧场，而且难得的是她这次的行动完全没有给西门庆打过招呼，完全是自作主张，也就是说金莲的生日并不是西门庆告诉她的，而是瓶儿自己暗中打听到的，足见她心思之细腻，考虑之周全

瓶儿准备了一份礼物便带着冯妈妈来西门家了，进了门先拜见了月娘，便磕了四个头，连声说这些日子多有麻烦大姐姐，按理说这会儿瓶儿还是名义上的花子虚

妻子，而西门庆和花子虚是兄弟关系，所以瓶儿应该和月娘平辈，但是她二话不说，直接就对月娘磕了四个头，这真是很高的礼数啊，而且这也表明瓶儿现在是一种示弱的姿态，拜完月娘之后，瓶儿又拜了娇儿和玉楼，轮到金莲了，瓶儿马上奉上自己的礼物，然后又准备给金莲磕头，金莲哪里肯受啊，最后协商了一下两个人互相平磕了一个头，坐了一会儿，雪娥上来了，瓶儿便向月娘打听，月娘说这是四太太，瓶儿马上起身又要拜雪娥，这次是月娘都觉得瓶儿这实在是太客气了，所以叫瓶儿只用平拜一下做个样子就行了，几个太太们都见过面了，月娘便引着瓶儿上席吃酒，席间几个女人们便非常亲热的拉家常，越聊越开心，说到高兴处，玉楼和金莲都说既然这么开心干脆瓶儿今天就别回家了，就住一晚，明天再走，瓶儿呢只是笑着不说话，月娘赶紧来圆一下话说，“二娘（瓶儿现在还是花子虚妻子的身份，所以还是按平时的叫法，花二娘）累了，吃了这杯先歇一下吧”，瓶儿这才放下酒杯，金莲也起身回房换衣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中瓶儿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得体，以她自己的身份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按出身来说，西门庆的这些个太太们没有一个比的上她的，可是瓶儿毫不计较，即使是对雪娥这样出身非常卑贱的人她都要行大礼，去照顾雪娥的面子，我们知道雪娥这几个姐妹可都是不待见雪娥的啊，其实在整部《金瓶梅》的女人里面最会做人的就是瓶儿了，你几乎看不到她对别人摆架子耍脾气的地方，对于每个人她都尽力笼络，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笼络的背后有多少真心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起码这种努力的去做出笼络的姿态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吧，其实啊这种圆滑而得体的处事技巧也和瓶儿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她虽然才只有二十三岁，却已经拥有了很多别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阅历，她见过最大的市面，

见过最显赫的人物,经历过珠光宝气的奢靡生活,也经历过刀光剑影的死亡威胁,她太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样的了,她的这种谦和其实也就是从这种跌宕起伏的生活里面历练出来的,所以啊嚣张的往往都是台前的那些马仔,真正谦虚的反而都是幕后的大哥反,这其实也就是生活对于人的塑造吧

金莲在房里浓妆艳抹,好生打扮了一番之后又回到了酒席,几个女人们又开始接着喝酒耍笑,但这时月娘突然发现了一个隐秘的蹊跷,什么蹊跷呢?金莲头上戴的那个寿字金簪儿和瓶儿头上戴的那个寿字金簪儿一模一样!月娘便问瓶儿说,“二娘啊,你的这金簪儿和金莲那个是不是一对啊,在哪里打的啊?赶明儿我也去打一支”

瓶儿赶紧说,

“这是以前我老公公从宫里带出来的,还有几对,大姐姐要是喜欢,我明儿给每位姐姐都送一对”

月娘便笑道,

“开玩笑的了,二娘别当真,我们这么多人,哪好意思叫你再破费”

接着又劝瓶儿喝酒

我们知道这个金簪儿是瓶儿和西门庆第一次偷情之后委托西门庆送给金莲的,所以对于金莲来说这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对于月娘这里面隐含的信息就不得不引起她的警觉了,因为这是瓶儿和金莲第一次见面,事先两人也都不认识没有机会送东西,而今天见面之后整个过程包括吃酒聊天,月娘都在场,也没有看到瓶儿给金莲这根金簪儿,如果说月娘没有见到金莲的那段时间也就是金莲回房换衣服的

那段时间，那么有没可能是这根金簪儿就是瓶儿送给金莲的礼物，而金莲趁着回房换衣服的机会马上戴上的呢？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第一，女人之间送礼有可能去送一件自己已经有了的东西吗，何况还是首饰和衣服，你送个一模一样的就是表明了大伙儿撞衫，这是很尴尬的，第二，退一步讲，就算这金簪儿是瓶儿送给金莲的礼物，那么金莲应该什么表现呢，应该是戴上之后回到酒席对瓶儿说，感谢姐姐送的这簪儿，你看我戴上漂不漂亮之类的话，可是金莲一个字都没提，那么说明这金簪儿也不大可能是瓶儿送给金莲的礼物，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这簪儿早就已经通过瓶儿给到了金莲手上，而那个中间人只有可能是西门庆，那西门庆和瓶儿之间是不是有了什么别的关系了呢？就凭西门庆这个沾花惹草的风流性子该不会他和瓶儿已经搞出事情来了吧？

想到这一层，我们可以想象月娘现在是什么心情，肯定是从挺高兴的一下子又变得很失落，有时候我们真挺同情月娘的，好好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从小也是小公主一样捧着长大的，如今摊上西门庆这么个老公，整天在她眼皮底下招惹一帮女人不说，还眼看着他一个一个往家里娶，本来以为今天瓶儿也就只是来单纯为金莲道个喜捧个场，没想到原来背后藏着的却又是别的目的，但月娘自己又能怎么办呢，上次李桂姐过来踢场子她也就忍了，表面和和气气的也就过去了，如今人家瓶儿毕竟对她也是毕恭毕敬的，算了吧，也就不发作了，这苦水就往自个儿肚里吞吧

所以啊大家看看这桌生日酒席，吃到最后才发现表面上女人们开开心心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又各自打着小算盘，也真是难为她们啊，还能吃到一个饭桌上，不过更

有趣的在后面，西门庆从外面办事回家了，这可好玩儿了，这要撞上了又有什么好戏呢？我们下回来说

二十四：

大家吃酒吃到太阳快下山了，几个太太们都劝瓶儿就留下过夜，瓶儿正好也就坡下驴，拉过冯妈妈要她回去吩咐轿子就不用等她了，并且暗中嘱咐要她回去拿四对金簪儿明天送过来给四个太太，看吧，瓶儿确实是舍得下本的人，做人情是一次做足，很多人吧明明要做人情又舍不得，做人情做一半，搞得对方是不尴不尬的这就事与愿违得不偿失了，正好呢这会儿西门庆掀起帘子进来了，看到瓶儿在家里，所以他吃了一惊，问道，“二娘也在这儿啊？”，瓶儿是没想到西门庆会回家的，所以她“慌得跳起身来”，如果说开始那会儿金莲和瓶儿那对一模一样的寿字金簪儿还只是让月娘无比疑惑的话，那么现在西门庆和瓶儿见面时双方这个反应基本就可以让月娘确认瓶儿和西门庆之间绝对有奸情，吃完酒以后西门庆便到月娘房里问月娘，“瓶儿今晚住谁房里”，我们看月娘怎么回答的，

“她来给谁过生日，就住谁房里去！”

这个回答很冲的啊，明显是带着怨气的，所以西门庆马上转移话题，

“那我今天住谁房里啊？”

月娘也是一点都不客气啊，

“随你便，要不你也住过去，你们三个一块儿岂不正好”

这个回答就是在发牢骚，你们3P去吧，所以西门庆忍不住笑起来了，说

“岂有此理，我今天睡你这儿吧？”

月娘心里有气啊，所以是打定主意今天都不理西门庆了，

“少惹我，你找别人去”

于是当晚西门庆就去玉楼房里睡去了，瓶儿在金莲房里歇了一晚

我们看啊，月娘这会儿真是很难得的醋意爆发了一次，这段对话也是相当好玩的一段，但是笑过之后我们来看看月娘爆发的原因，一来呢，她已经忍西门庆忍的够久的了，凡事总有个临界点嘛，二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前西门庆的那多次月娘之所以还能忍，是因为那些个女人，包括金莲啊，桂姐啊甚至是玉楼，都不能从实质上威胁到月娘的地位，但这次的瓶儿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女人档次太高了，就算嘴巴上不愿意承认，但是在内心深处月娘是明白的，她不是瓶儿的手，所以这次她之所以这么吃醋，这么有抵触情绪，也就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危机感

一周之后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也是瓶儿二十四岁生日，服丧期间过本命年，也真是够惨淡的，她便特意请了月娘等几个太太们过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同时又偷偷写了一封暗贴是暗中递给西门庆的，叫他晚一点再单独过来，西门庆明白这个意思，便约上应伯爵，谢希大几个哥们儿去李桂姐家喝酒打牌，专等消息，果然等到几个太太们都散席回家了，西门庆的心腹小厮玳安溜到桂姐家找到西门庆，告诉他时机到了，西门庆会意，便借口家里有事，叫应伯爵帮他收拾场面，然后自己偷偷跟着玳安从桂姐家溜出来直接就去了瓶儿家

见面之后，瓶儿赏了玳安二钱瓜子钱（100块），叫他千万保守秘密，别对月娘说西门庆在她这儿，然后就把西门庆拉进房里，这会儿大家也就不多隐瞒了，直

接到开天窗说亮话，瓶儿捧上一杯酒递给西门庆，就跪下了，

“我如今死了老公，又没其他亲人和可以依靠的人，只能指望大官人为我做主了，你也千万别嫌我长得不好看，我情愿就给官人铺床叠被，给诸位娘子做个妹妹，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说完之后就泪流满面，男人面对美人儿垂泪基本都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西门庆感动啊，赶紧就把瓶儿扶起来，

“蒙你厚爱，我西门庆铭刻于心，等你守孝期满，我就娶你过门，不劳你费心”

眼见西门庆已经答应了，瓶儿马上又向西门庆询问盖新房子的事儿，因为上次她也亲自考察过了嘛，真要嫁过去了，一时半会儿也没多的房子住啊，总不能去和丫头们挤一个床铺吧，西门庆便说等开了春，二月份便开始盖新房子和花园，瓶儿立马便说这钱她自己来出，马上从自家搬出了很多茶叶沉香之类的值钱货物，叫西门庆拿去兑了银子做工程费用，总之，我们能够感觉到瓶儿现在非常的急迫，恨不得当天就把所有事情和手续全部搞定，但是这中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西门庆要娶瓶儿的话，吴月娘的意见是很重要的，而且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能感觉到月娘心里是不愿意瓶儿嫁过来的，而这一点瓶儿自己也感觉到了，所以她也向西门庆提出了这方面的担忧，她怎么说的呢，“五姐姐是个我特别舍不得的好人儿，我想和她住一块儿，三姐姐对我也特别亲热，唯有大姐姐性子不好，快眉眼里扫人”，“快眉眼里扫人”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月娘真的已经不能忍了，表面文章都做不下去了，她的这种不痛快已经流露出来了

那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么也就要把几个当事人的态度摸清楚，西门庆便来和金莲和月娘商量娶瓶儿的事，金莲怎么说的呢，“这可太好了，我恨不能腾

出两间房给瓶儿住呢，不过呢，你还是问问大姐姐，不然我是落得河水不洗船啊”，看看，这金莲狡猾吧，她这就是典型的两头讨好，既不得罪瓶儿，也不去招惹月娘，既然瓶儿都已经看出来月娘“眼里扫人”了，金莲这么伶俐的人会看不出来吗，所以啊金莲把事情全部推到月娘身上去，自己乐得个无事一身轻，你们两斗去吧，那么月娘又是什么意见呢？果然，月娘明确提出反对，她的理由有三点，“第一，瓶儿服孝期还没满；第二，你和她老公花子虚以前是兄弟；第三，我听说花子虚那个大哥花子由是个出了名的泼皮无赖，瓶儿又在我们家存了那么多财物，万一那花子由过来闹怎么办？”

这下西门庆着急了，我们知道虽然他平时机灵诡怪坏点子一堆一堆的，但那都是做生意敲竹杆的时候干的，对女人他其实真没什么主意，还常常被女人们玩的团团转，现在月娘明确反对了，那边瓶又那么热切的等他回话，两个女人他都要照顾，这可怎么办好呢？我们下回来说

二十五：

西门庆见月娘不答应，着急啊，左思右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转悠了半天来找金莲商量，金莲怎么给西门庆出的主意呢？金莲要西门庆回去对瓶儿只这么说，“金莲现在楼上堆放着许多药料，如果现在就过门那岂不是也没地方放瓶儿的随身家私，所以只能到房子盖好了你那边孝期也到了，再娶过门那么就万事齐备，总比现在马上嫁过来，搞得手忙脚乱的挤在一块儿强啊”，西门庆听了大喜，便去找瓶儿这般说了，要她再耐心的等一等，应该说金莲这个主意是完全掐准了月娘的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再来看看月娘这些个反对理由，往细了想其实都不是理由，先看第一条，孝期未滿，这典型的没话找话，孝期不滿意，等到满了不就结了嘛，这但凡是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本质上讲都不是问题，换句话说，但凡用时间为借口来敷衍的问题本质上压根儿都不是时间问题；第二条，西门庆和花子虚是兄弟，这个嘛，花子虚活着的时候或许还能用来搪塞一下，现在花子虚人都死了，还管这些个俗套，况且当年他们结拜的时候，那文书上还说要同年同月同日死，真要较真儿，那西门庆，应伯爵这帮人全都得在花子虚灵前抹了脖子，所以说这活人不能被死人憋死不是；第三条，花子由是无赖，可能会来踢场子，这就更扯淡了，我们说月娘姐姐亲爱的，你老公就是清河县除了县长之外最大的流氓，你要吓唬他起码也要搬个武松那个级别的混混，现在就花子由这些个阿猫阿狗也好意思拿出来糊弄人？

所以月娘用这些理由，说白了就是她现在还在气头上，气没理顺，在撒娇呢，所以对付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拖！先把事情缓下来，然后你西门大官人再上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唉，这话说的真他妈肉麻），当时花子虚官司吃紧那会儿，瓶儿把一大堆的家产都交给西门庆保管，那就是经过了月娘的批准才实施的，那些口箱子现在就全放在月娘房里呢，再者说瓶儿在月娘面前可一向都是陪着十二万分的小心，又是磕头又是送礼的，不容易啊，所以正房太太太嘛，再怎么争风吃醋说到底了也就是争一个面子，你让她把气给理顺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金莲的这个主意是既照顾到了月娘的情绪，又暗中给瓶儿递了个信息，叫她不能这么着急，瓶儿这么聪明的女人，这其中隐含的道理那不是一

点就透

好了，这婚事就这么拖下去了，从二月修房子开始一直拖到五月，瓶儿的孝期也满了，至于那个被月娘用来当挡箭牌的花子由，他敢不敢来闹事踢场子呢？这个混混听说瓶儿是和西门庆订了婚事，瓶儿又给了他十两银子（5000块）当封口费，他便欢天喜地，满口说好，一句闲话都没有，看看这才是流氓无赖欺软怕硬，有奶是娘的本色嘛，真是比西门庆家养的看门狗还懂事儿，也真是可惜月娘太高估他了，再来看看西门庆的那帮结义兄弟们的反应，按理说他们同时也是花子虚的结义兄弟，如今西门庆和瓶儿这事儿真要是按道上规矩来办，绝交就已经是很给西门庆面子了，要是碰上热血一点的哥们儿，一刀捅了西门庆也是情理之中的，比如大家可以参照《刺马》案中三弟张文祥一定要杀了他结义大哥马新贻，为什么呢，就因为马新贻上了二哥曹二虎的老婆，可是我们要指望西门庆的这帮兄弟也有张文祥这个觉悟那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他们是吹拉弹唱，呼天唤地的要帮西门庆庆祝这喜事，这几个月前还是叫“花二娘”的瓶儿在他们口里已经换成“我大嫂”了，一边是应伯爵自告奋勇说“大哥一句话，那边花家的人要是敢捣乱，兄弟我火里来，水里去，立马就收拾了他们，不然还交这朋友干嘛”，另一边是谢希大积极筹划婚礼那天的酒席安排，现场乐队和嘉宾主持，要单看这一段我们还真觉得这帮兄弟那真是义气深重啊，可是我们要明白，仅仅还只是几个月前，这个他们口中的大嫂还是他们的另外一个“义气深重”的兄弟的老婆，当时花子虚有钱啊，身边是何等的热闹，朋友们是何等的“仗义”，如今人死了，别说身后冷清的话了，这帮朋友里连一个站出来哪怕说一句同情的话的人都没有，其实也不只是这拨结义兄弟了，即使是亲如武松和武大这样的亲兄弟，他们又是什么关系呢，在书中

武松名义上是去清河县找哥哥，可是兄弟俩是怎么遇上的呢，那都是武松打了老虎当上刑警队队长之后好几个月之后，武大在街上遇上武松之后主动叫的他这才遇见的，武大的原话是“你如今当了大队长了，怎么不来看我？”，是啊，你一个县里面卖蒸馒头的小贩凭什么要咱们县里的大队长亲自来找你，你算哪根葱？所以我们说啊，在《水浒传》里面人和人的关系是个义字，在《金瓶梅》里面人和人的关系是个利字，什么规矩啊，道德啊，在利益面前一钱不值，比那烈日下的冰块还要脆弱

所以月娘也没什么话说了，毕竟这事儿也拖了三个多月了，她气头也已经过了，也不好再坚持反对，大家就订了五月十五西门庆娶瓶儿过门，也算是好事多磨吧，这桩婚事终于也就这么定下来了，瓶儿满心欢喜，就等着好日子就可以嫁到西门家了，可是过了五月十五日，西门庆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又过了几天，已经五月二十四了，还是不见西门庆的踪影，这下瓶儿着急了，她叫冯妈妈去西门庆家找西门庆，问他怎么回事儿，可是冯妈妈去了什么状况呢？西门庆家的大门“关的像铁桶一般”，这可就奇怪了，难道西门庆又反悔了吗，可是就算你西门庆反悔，也不至于一整家人全都消失了吧，到底西门庆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呢？我们下回来说

二十六：

我们前面说过，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是许配给了东京的陈洪的公子陈敬济，而陈洪的亲家又是东京卫戍区司令杨戩，而就在西门庆要迎娶瓶儿之前几天，陈敬济却突然来到清河县哭着拜见他这位岳父，原来他从京城那边给西门庆带来了

一个惊天噩耗，他们在东京的靠山，杨司令杨戩因为对辽国的军事进攻防御不利被政敌弹劾，彻底垮台了，陈洪害怕牵连所以叫陈敬济收拾了家中的财物赶紧来西门庆这边躲避，西门庆一听，犹如五雷轰顶，大惊失色，急得一夜都睡不着觉，叫手下人过来把花园新房的工程全停了，大门紧闭，全家人不准擅自出去走动，他自己焦躁的每天在房里乱转，月娘便来劝他，

“冤有头，债有主，陈亲家那边出了事，你再着急也没用啊”

西门庆现在正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见月娘这么不开窍，更加烦恼，不耐烦的回道，

“你个妇道人家懂个屁！”

西门庆为什么这么着急呢，我们知道历来的政治斗争中的个人都不能单独就只当作他个人来看，以杨司令来说，他在朝廷所代表的可不只是他杨司令一个高层的部级干部那么简单，他代表的还是一片以他为核心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那是一个上到中央，下到地方的利益网络，西门庆为什么在县里可以这么嚣张跋扈，那还不是因为他依仗的就是他头上往上数的一层一层的权力，县里的人怕的难道只是西门庆本人吗，他们怕的是在西门庆背后体现出来的从中央一级一级延伸下来的权力，而现在这个处于权力顶层的杨司令被打倒了，那些依附于他的关系网里的人难道还能安心过日子吗？常言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政治斗争的关键词就是痛打落水狗，现在西门庆面临的就是一个随时要降临的灭顶之灾，所谓困兽犹斗嘛，西门庆可不会坐着等死，他马上吩咐自己的小管家，来保，来旺二人，叫他们立即动身，星夜赶往东京打点活动，一定要尽全力把现在这个危局从漩涡里拉出来

我们一路看来，表面上无比热闹，无比吸引眼球的是西门庆的沾花惹草，窃玉偷香，这几乎已经快要让我们忘记了西门庆的真实身份了，那就是西门药材批发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识人眼光之独到精准，用人手段之雄魄大胆，都是一个出色的执行官所具备的素质，现在名下的几个业务主管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干练之才，我们知道在赌局博弈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决定输赢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把最大的筹码给压上去，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那更是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们这就来看看这个让西门董事长把所有宝都压上的公关部主管，来保，是如何表现的：

来保到了东京之后先前后活动打听，知道判决书已经定的差不多了，只是杨司令名下的亲族名单还没有完全核实，还要商定，这就表示事情已经有了一丝光亮了，所以来保立刻前往蔡京蔡总理家拜访斡旋，他刚要进蔡府的门却看到杨司令的亲随杨干办从蔡府出来，于是来保又等了等然后到府门口，首先见到了蔡府的门房接待员，常言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国务院总理的门房虽然也就是个看门狗，但是见多识广，所以也是趾高气扬，不把来保放在眼里，来保怎么对付的呢，他先送上一两银子（500块）见面礼，然后说求见蔡家的大管家翟谦，然后骗门房说自己也是杨司令的亲随，门房拿了好处再加上听说又是杨司令的人，马上态度转变，说翟大管家不在，只能见到小管家高安，然后就把来保引进门来见了高安，高安很奇怪说刚才杨司令的人不才走吗，怎么又来了，来保怎么应答的呢，他马上送上十两银子（5000块），然后轻描淡写的说自己本来要和杨干办一块儿来的，但自己吃饭误了点，迟到一步，没想到杨干办已经走了，高安觉得也没什么

不对，不过蔡总理不在家，所以便又带来保来见蔡总理的儿子宣传部部长蔡攸，来保见了蔡部长赶紧磕头，说自己是杨司令的亲家陈洪的人，求蔡部长指条活路，然后送上见面礼，价值白米五百石的帖子（《金瓶梅》成书年代在明嘉靖朝至万历朝之间，按那会儿的米价折算，五百石大约是白银1000两，也就是人民币50万），蔡攸见这么大的手笔自然开心，于是说这判决书是国务院副总理李邦彦在管，就叫高安带着来保去见李副总理，见面之后来保马上送上金银500两（人民币137万），说自己是西门庆的亲随，这事儿请李副总理帮忙，李副总理见有蔡部长的亲笔帖子，而且西门庆在这桩案子里不是牵连网络里面最主要的那几层，而是外层那些可判可不判的，况且最重要的是又有这么多现金好处，何乐而不为，所以大笔一挥就从判决书里面把西门庆给划去了，来保见事情已经办妥，谢了高管家，立即又赶回清河县报告了西门庆，总算一场浩劫就这么躲过去了

我们知道见识广，脸皮厚这是做公关的人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但最难的是又能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即时的反应和得体的应变方略，这就像是上等的trifle里面浸润的brandy那一丝无限悠长的回味，可遇不可求啊，我们看来保这次的公关活动，可以说是层层推进，步步精巧，首先是找准了解决问题的入手点，蔡总理，我们知道做巴结工作，关系是要自下而上的，做捞人工作，关系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巴结是利益重组，利益要一级一级的往上送，捞人是权力释放，权力要一级一级的往下压，这个点找准了再看来保的表现看似信手拈来，其实都是暗合这个原则，对门房，直接把自己的身份假冒提高到最高的杨司令的心腹，这就打通了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怎么先进到圈子里去，不然你空有一身的银子送不进圈子里去那都是白搭，对蔡部长，再把自己身份假冒降到比杨司令低一级的陈洪的亲随，

这样蔡部长办事的时候就不会太顾忌如果你是杨司令的人那我就给你打官腔以避嫌，对李副总理，身份才回归真实降到比陈洪更低一级的西门庆，这样就可以完全低于李副部长的心理预期，原来就这么件“小事”，他自然也就随手办了，这是身份方面的，但是打点费用方面，从门房的500，高管家的5000，到蔡部长的50万，直到最后李副总理的137万，看到了吧，层层加码，绝对不含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来保这次的表现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处乱不惊，胆大心细”，整个办事的过程足以写进公关教程做案例学习，西门庆这会儿肯定是心花怒放啊，“小来保啊，你可真是我西门庆的左膀右臂啊！”

好了，西门庆这边是警报总算是解除了，可这已经拖到七月中旬了，瓶儿那边会不会已经等疯了呢，西门庆赶紧赶过来却碰见了冯妈妈，西门庆就要问瓶儿好，冯妈妈却没好气的回道，“大官人还问什么好啊，我们家少奶奶已经嫁人了”，西门庆一听差点没从马上摔下来，他吃惊我们也吃惊啊，这太突然了，这两个月之间瓶儿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下回来谈

二十七：

原来啊，西门庆集着避祸的时候，忙得焦头烂额，完全把瓶儿抛到九霄云外，他家的大门又“关的铁桶一样”，瓶儿是天天盼着西门庆，却又见不到人，所以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终于病倒了，然后她开始每晚做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一只狐狸冒名顶姓来摄取她的精髓，冯妈妈见瓶儿病的重，赶紧去请了大街口的一个江湖郎中，叫蒋竹山的，来给瓶儿看病，这个蒋竹山本来就是个轻浮狂诈的人，他一见瓶儿是个青春妙龄却又守寡的美人儿，这症状又是每晚魂不守舍，

梦见有鬼过来交合，基本就猜到七八分了，便开了一副静心的药，瓶儿吃了药，精神渐渐恢复，也能吃下东西了，几天之后病就好了

瓶儿便摆了一桌酒席以及三两银子（1500块）答谢蒋竹山，这蒋竹山自从给瓶儿看过病之后，就对瓶儿起了觊觎之心，喝了几杯酒之后使用话来挑逗，问瓶儿多少青春啊，为何独守空房啊，有没有孩子啊，最后给瓶儿一个结论，

“娘子正当妙龄，却又独自一人，长此以往缺乏滋润怎么会不生病啊？”

看看，这话就是句充满暗示的暧昧之语了，瓶儿便说其实已经订过亲了，就是西门药材批发公司的老板西门庆，蒋竹山一听，马上替瓶儿叫苦说，

“哎呀，娘子不知啊，这西门庆就是个泼皮无赖，到处放债不说，还买卖人口，家里的太太稍有不顺心就打骂加身，还叫媒婆拉出去卖了，如今东京那边已经下了文书，要来县里拿人，我劝娘子三思，别往这火坑里跳啊”

瓶儿听了这话又琢磨了一下马上就明白了，这么多天找不着西门庆，原来是因为他家里出事了啊，他现在都自身难保，那自己那么多的寄放在西门庆家的财物岂不是也都凶多吉少了，心里面是暗暗叫苦啊，但她看着眼前的蒋竹山，突然又转念一想，

“罢了，这个人倒还算谦恭，我何不就嫁给他算了”

于是瓶儿也说了一句很暧昧的话来挑逗蒋竹山，

“我想要嫁个像蒋先生一样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听了这话，蒋竹山那是喜上眉梢啊，从头爽到脚，马上就给瓶儿跪下了，说如果瓶儿不嫌弃，他愿意衔草结环报答瓶儿，只是他现在手上缺钱，付不起聘礼，瓶儿笑着说没关系，可以自己出钱招蒋竹山当个倒插门，于是两个当下就喝了杯交

杯酒，把婚事给定了，六月十八日那天，瓶儿便和蒋竹山办了婚礼，瓶儿又拿出三百两银子（人民币15万）帮蒋竹山开了个门诊部，又给他买了一匹驴子（奇瑞QQ一部），这蒋竹山可真算是撞大运了，不但娶了个娇妻，还摇身一变从一个走街串坊的江湖郎中变成了坐台的门诊部大夫，真他娘的狗屎运

应该说这一段的变化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瓶儿这几个月来可以说是和西门庆如胶似漆，她为了嫁给西门庆还不惜自降身价毕恭毕敬地去和西门庆的太太们搞了好几月的公关联谊工作，这好不容易各方面障碍都摆平了，眼看着连婚期都已经定了，怎么现在说变就变，马上就嫁了蒋竹山这么个不三不四的江湖郎中呢？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先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瓶儿和西门庆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结婚？这话可能问得大家莫名其妙，结婚那还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吗？可问题是他们两个真的情投意合吗，我们先看西门庆，家里出了事之后，他对即将要娶过门的瓶儿是什么态度呢，是立马“抛到九霄云外”，看看这哪里是对待即将过门的妻子的态度，就算不方便见面派人给带个口信也行啊，再看看瓶儿，她听说西门庆家出了事之后是什么反应呢，先是担心自己寄放的那些财物，再是想到自己怎么抽身，什么都担心了，可就是西门庆本人的人身安全她却一点起码的关心都没有，常言道“患难见真情”，我们看看这两个人的表现简直是严重不合格

那么西门庆和瓶儿是因为什么要结婚呢，其实瓶儿的那个梦已经给我们暗示答案了，她梦见一只狐狸每晚来摄取她的精髓，这个梦太有深意了，具体说有两层含

义，第一，表面看这是一个充满性暗示的梦，是指西门庆和瓶儿的性爱之欢，我们知道瓶儿是极度性饥渴的，她和花子虚这几年几乎就没同床过，而之前带她的那个花太监，枪都没有的人，更不用提了，所以一个花苞开到极致的女人没人滋润，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和西门庆这几个月那真是让她爽到云里雾里的几个月，对于性关系在女人心中的微妙作用，张爱玲有句很有味道的评价，“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当然单纯的性关系并不一定能发展成真挚的感情，但是男女之间真的要有心灵交汇的感情没有性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西门庆超一流的床上功夫就是这种打动瓶儿感情的敲门砖，不过敲门砖毕竟只是敲门砖，不能进到门里面去那就需要另外的东西了，这就是这个梦的第二层意思，这里的精髓，其实就是指的瓶儿和西门庆婚姻的那个最关键点，钱！

瓶儿的身价是非常惊人的，我们来大致为她估算一下，她从梁市长那边带出来的财产（100颗西洋大珠，一对鸦青宝石）大致是白银六千两（人民币300万），从花子虚那里带出来的财产，也就是帐目上的三千两银子中剩下的，以及二百五十两的宅子，就按一千两算吧（人民币50万），从花太监那里继承的财产（四箱宫中带出的宝物，以及大量的香料实货等）保守估计为白银一万五千两（人民币750万），所以瓶儿的身价是人民币千万级别的，别说是西门庆太太中最有钱的孟玉楼（身价大概是人民币200万），就是西门庆自己也未必比瓶儿有钱，所以说西门庆为什么要娶瓶儿啊，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美女而已，她的背后就是一座金山啊，我们前边就说过了，西门庆在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商人的婚姻本质上讲也是生意，如今瓶儿这笔生意要是不做那才真是亏大了呢，反过来也一样，瓶儿在西门庆闭门期间为什么这样的茶不思饭不想啊，你们以为他真的是

在想西门庆啊，那是她在担心自己的钱啊！西门庆这狐狸天天摄取她的精髓（财产）你叫她如何安得下心！她之所以要嫁给西门庆，就是因为当初花子虚出事的时候她已经选择把宝压到西门庆这边了，嫁给西门庆是她唯一的可以稳妥的把这笔钱给收到自己手里，而不至于被花家另外那几个侄儿给分去的办法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西门庆和瓶儿之间要结婚的真相了，可是瓶儿为什么又要突然嫁给蒋竹山呢，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下回来说

二十八：

我们再来品一下瓶儿在决定嫁给蒋竹山那一刻的心理反应，听说西门庆大祸临头了，她先是心里叫苦，叫什么苦呢，是那些寄存在西门庆家的财产，那可是价值超过一万两白银（人民币500万）的巨款啊，她心里面同时飞快的进行盘算，知道一旦西门庆的逮捕令坐实，那这笔钱就全完蛋了，想想看是很心痛啊，可是500万完蛋是完蛋，5万完蛋也是完蛋，钱没了就没了还能怎么着，现在的情况是瓶儿自己怎么办，一般来说女人在面临钱和感情的冲突的时候会有什么选择呢？

既然历来在道德先生们的心中瓶儿的淫妇形象根深蒂固，那我们就拿她来对比一下法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两个淫妇形象，《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和《嘉尔曼》中的卡门：

《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是个渴望爱情喜欢幻想的姑娘，因为老公包法利很沉闷无趣，所以她找了两个情人莱昂和罗多尔夫，可后来艾玛被人欺骗要偿还一笔八

千法郎的巨款，她被迫无奈去找她的情人借钱，可是这两个几天前还对她山盟海誓，矢志不渝的男人是什么反应呢，一个耍赖皮撒谎说自己没钱，一个以爱情不能被金钱玷污为理由断然拒绝，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艾玛服下砒霜，在赶来的丈夫包法利的怀中死去，她死后包法利变卖家产帮她还清了欠款

《嘉尔曼》中的卡门是个热情奔放无拘无束的姑娘，她勾引守城的长官打开城门以方便自己丈夫的走私团可以方便进出城门，后来一个被她勾引的青年士兵唐约瑟爱上了卡门，杀死了被卡门勾引的中尉，并加入了卡门的走私团伙，并且最后杀死了卡门的丈夫让卡门成为他的妻子，卡门后来又勾引上了一个年轻的斗牛士卢卡斯，唐约瑟气疯了，一定要卡门和他去美国，卡门断然决绝，因为“卡门永远是自由的，没有人可以控制她，即使以爱的名义”，最后唐约瑟在绝望中杀死了卡门

我们来看一下，当女人面对金钱和感情的冲突的时候，不管是单纯幼稚的艾玛，还是极有主见的卡门，其实结局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她们两的悲剧为什么有一种无法挽回般的苍凉感呢，是因为她们不管是在作品中还是在现实中都得不到应有的同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实中很多人并不觉得罗多尔夫和唐约瑟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认为艾玛和卡门本身就是淫妇，对于淫妇是不需要给予同情和付出的，男人固守的生理本能就是一定要绝对控制一个女人，那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专一爱我的，我就不会为你付出”，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性弱点所具有的普遍性是卡门艾玛以及那些和她们一样的女人们的悲剧所无法避免的根源，所以《金瓶梅》在这个地方让瓶儿做的这个决定已经为我们揭开了后来在《包法利夫人》和《嘉尔曼》中所表达的深刻内涵：女人在面对感情和金钱的微妙关系

时应该怎么办：对于女人来说，男人本质上都是王八蛋，没有一个可靠的，什么甜言蜜语，什么山盟海誓，都是瞎鸡巴扯淡，要让一个男人变得“相对可靠”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感情变成类似金钱关系的契约，比如婚姻，第二种就是把这个人变成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人

瓶儿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太多别的选择了，她开始的时候压宝压在西门庆身上，但现在看起来计划已经破产，如今她所再能承担的风险阈值已经非常低了，而现在眼前的这个人，一个居无定所的江湖郎中蒋竹山，正好是一个她可以完全控制的人，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可以随时打发掉而不用付太多的成本，我们知道如果是一般的无赖子弟你粘上容易但要甩掉，那就困难了，不揭你一层皮那是休想，但这个蒋竹山虽说也是在市井里混江湖的，可终归算是半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最好打发的，因为他们一好面子，二没骨气，所以这门婚事还没开始瓶儿就已经留了后手了，那就是一旦发现自己再次投资失败的话，可以随时把这个蒋竹山一脚踢掉，所以啊，表面看来蒋竹山是捡了个大便宜，彩票中了五百万，其实啊是危机四伏自己还浑然不知，常言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个江湖卖药的落魄郎中算哪根葱，给你个胆玩玩也就算了，还真就敢来招惹瓶儿这种超级大姐大，这种级别的女人是你能罩得住的吗，所以啊你蒋竹山就等着倒霉的那天吧

西门庆得知瓶儿居然招了蒋竹山这么个龌人当老公，暴跳如雷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啊，瓶儿这么大一块肥肉本来都吃到嘴边了，横生枝节，跳出这么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烂人给抢了，那这口气能咽的下去吗，所以他憋着一肚子火一回家正好

撞见月娘，玉楼，金莲和西门大姐在院子里开开心心的玩跳绳，他顿时火山爆发了，破口大骂，

“你们这帮子淫妇闲的蛋疼是吧？跳你妈逼的绳啊！”

然后对着金莲就是两脚，自己气哼哼的去了西厢书房独自一人睡去了，月娘这平白无故遭西门庆这么一顿骂，而且特别注意哦，这次骂的很难听，西门庆骂月娘是“淫妇”，我们知道以前他们夫妻俩即使关系再差，吵架吵的再厉害，西门庆从来没对月娘用过“淫妇”这个词，这次居然用上了，月娘和金莲，娇儿这帮真的“淫妇”不一样啊，她可是真的身底清白的，况且还是正房大太太，而且她也知道西门庆发火是因为瓶儿的事情，她哪里忍得了这个气啊，所以月娘也再也不装淑女了，她也破口大骂，

“你就信那个没廉耻的淫妇，如今她浪荡惯了，捡了个男人嫁了，你倒回来拿我撒气，如今是个什么世道，自家男人死了不好好守孝期就在外面浪荡嫁人的还少吗？这淫妇整天就在外面勾男人睡汉子的，守的屁的贞节！”

人在极端激动的情况下其实是最容易说出真心话的，月娘这段话其实就已经把她心里想的都骂出来了，她骂瓶儿孝期不满就在外面勾男人，这其实也就是在变相的骂金莲和玉楼，因为这两位也是男人死了但孝期还没满就嫁到西门家来的，而且金莲和玉楼两个人，尤其是金莲和瓶儿关系太过于密切，月娘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啊她这一顿骂也是把她对两个新人积攒已久的愤怒也一起发飙发了出来，经过瓶儿这件事情这么一搅和，标志着月娘和金莲玉楼这帮新人集团的蜜月期也基本就到头了

才刚刚度过了危难，现在家里面又乱成了一锅粥，每个人火气都很大，那么接下来西门庆会放过坏了他好事儿的蒋竹山吗？家里的几个女人会不会再次矛盾升级呢？我们下回来说

二十九：

西门庆现在天天都跟吃了火药一样，金莲又开始火上浇油，在西门庆耳边煽风点火，挑月娘的不是，说如果不是月娘反对的话，在二月开春的时候就把瓶儿娶到家里，哪里还会有现在这些个麻烦，金莲能说出这话脸皮也真是够厚的，当初巴结月娘要西门庆把这件事情拖下来的是她金莲，现在事情黄了，又把责任全推到月娘身上的又是她金莲，反正挑拨离间就是动动嘴皮子，又没什么成本的，不挑白不挑，但是我们要问这样做真有效果吗，西门庆可不是呆子啊，他就看不出你金莲在这儿有意挑刺，但我们很快就发现金莲这招太有效果了，果然，西门庆和月娘之间的冷战开始了，两个人见了面互相也不说话，要拿个东西或者传个话什么的也都叫丫环们代劳，书上原话是“两个都把心冷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两个原因，第一，是针对西门庆的，愤怒中的人和恋爱中的人都是没有智商可言的，所以啊这挑拨离间的最佳时机就是当一个人处于愤怒或者热恋中的时候，第二，是针对月娘的，一个人受过多少次伤其实都是可以忍的，但是最忌讳的是伤疤被揭开，一旦伤疤被揭开那就真的不可能再忍了，月娘已经忍了西门庆很久了，这次西门庆主动挑事儿，虽然他在气头上不是故意的，但是那一句“淫妇”确实太过分了，把月娘小心呵护了很久的伤疤直接一把给撕了下来，所以即使能忍如月娘也再也忍不了这口气了

西门庆这家子现在搞得是千疮百孔，瓶儿那边也一样搞的鸡飞狗跳，刚结婚那会儿这蒋竹山为了讨好瓶儿，调制了很多春药，又买了很多情趣玩具：比如景东人事，美女相思套，相思套是用来套在龟头上增加硬度和摩擦力度的，人事也是一种套在阴茎上用来增加长度和粗度的，不过景东位于今天的缅甸，这属于国外进口的高端货，所以我们看蒋大夫也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啊，但是有时候这种事情真的不是你套了多少相思套就能改善的，瓶儿那是经历过西门庆那暴风骤雨般的床上功夫洗礼过的（20公分的长度和每次平均两个小时的耐力），所以蒋竹山中不中瓶儿的意，慢慢的瓶儿开始越来越烦蒋竹山，劈头盖脸的骂道，“你个死王八，没那本事，还敢拿你那玩意儿来戏弄我，本来老娘拿你当块肉，结果是他妈个白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骂完之后，就把蒋大夫踢出房去，把他赶到门诊部自己打地铺去，然后书上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心只想西门庆”，瓶儿这些话和行动其实已经暴露了她的内心想法，首先当初西门庆落难的时候她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就先找了蒋竹山这个冤大头玩玩儿，要是这大夫还够玩呢那就多玩几天，结果没想到这江湖郎中业务水平山寨不说，床上功夫也山寨，所以越来越烦，就想打发他滚蛋，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西门庆已经没事儿了，这个心肝宝贝儿已经逢凶化吉成功回来了，所以啊，我们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蒋大夫的前景，他就像是一只误入狼群的小绵羊，不管西门庆完不完蛋，他都早晚会被瓶儿这支大灰狼给吃掉，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如今西门庆毫发无损，那么瓶儿一定要收网了，说到底这是实力问题，和你蒋大夫床上猛不猛没有任何关系

紧接着西门庆就开始采取行动了，他叫了两个当地的泼皮，叫鲁华和张胜的，叫

他们伪造了一张三十两银子（15000块）的欠条去栽赃蒋竹山，这两个泼皮到了蒋竹山的门诊部里开始挑事儿，要蒋大夫还钱，蒋竹山是莫名其妙啊，平白无故怎么就欠了三十两，这两人哪里容他细说啊，直接一顿拳脚收拾了，然后把他拉到局子里告他一个恶意赖帐的罪名，这夏局长那边西门庆早就打过招呼了，所以夏局长也是不容蒋竹山辩解啊，当即喝令左右把蒋竹山拖翻在地，然后就是结结实实的三十板子，打的蒋大夫是血肉横飞，只好屈打成招，认了，于是夏局长又叫鲁华和张胜把蒋竹山押回家取钱还债，到了家之后瓶儿是什么反应呢，瓶儿先是呸的一口就吐在蒋竹山脸上，然后破口大骂，

“你个没羞耻的王八蛋，平时你挣了多少钱给我，今天居然还有脸来找我要钱，早知道你这个王八蛋这么没出息，老娘当初怎么瞎了眼就嫁了你这么个中看不中吃的死王八？”

蒋竹山这会儿是一点没办法了，哭着就给瓶儿跪下了，苦苦哀求说，

“娘子你就好歹当是积阴德，做善事吧，不然他们真要打死我啊”

瓶儿这才不情不愿的拿出三十两银子交给鲁华和张胜，这两个泼皮拿到了钱，便撕掉了欠条，这事儿就算完了，蒋竹山去局子里画押结案回到家之后，瓶儿就已经不准他再进门了，只把他过门时带来的药箱药碾之类的器具扔还给他，叫他立刻滚蛋，蒋竹山没有办法啊，只好哭着拖着两条被打烂的腿走了

当年我第一次读《金瓶梅》，那会儿还是个只知道挖掘黄段子的中学生的時候，读到这段会觉得特别好玩，因为从头到尾蒋竹山出现的篇幅都是很好笑的，因为蒋大夫自己就是一个喜感十足的小丑，直到后来我看到了一副非常著名的摄影作品，是关于小丑的，我已经记不清是谁拍的了，是拍的在马戏团的表演间隙，一

个小丑在幕后休息抽烟，那是一个被摄影家定格的震撼心灵的瞬间，那个在台前古怪机灵逗尽世间欢笑的小丑在台后是如此的落寞和木讷，我们再来看一下蒋竹山在离开《金瓶梅》的时候那个含着眼泪拖着伤腿一步一挨的背影，我们甚至会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这真的是那个喜感十足的蒋竹山吗？诚然，蒋竹山是一个丑角，可他起码没有做过任何坑害别人的事情，但他所得到的只是满腔的委屈和血泪，我们能感觉到在他背影背后的那些的冷漠，势利，还有绝情，这也是《金瓶梅》在平平静静甚至略带欢快的描写中隐藏的巨大的苍凉感吧

赶走了蒋竹山之后，瓶儿开始专心谋划怎么重回西门庆的怀抱了，毕竟与公与私（财产和性需求）这都是她现在的头等大事，那么西门庆会接受她的回马枪吗？我们下回来谈

三十：

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几部作品，比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都会反复上演这样一个惊人相似的桥段，一个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毫无征兆的飘然而来，掐指一算，然后就算出了主人公未来的命运，然后在主人公还想得到更多的信息时，高人又讳莫如深地说点大家都听不懂的哑谜，然后又再次毫无征兆的飘然而去，来去飘忽，如同烟云，这种桥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发现从我上学开始，几乎所有的解释都是说这是古人写书，喜欢用神鬼之术来故弄玄虚，属于封建迷信思想，不用去管，真的是这样吗？以前我也一直觉得是，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开始发现这个解释其实就是把古人当傻逼，这里面的内涵实在太深了

这种桥段放到现在就相当于，有一个人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预知未来，比如告诉你你未来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朋友，你未来的妻子是谁，你未来会去那些地方，那么你会让他帮你算一算未来吗？注意，百分之百准确哦，我想可能不会有人拒绝这个机会，起码我不会，那么我可以再说绝一点，除了疯子，没有人会拒绝这个诱惑，那么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深处再想一下，如果有一种终极诱惑是可以控制除了疯子之外的所有人，那么这种诱惑背后隐藏的东西会不会让我们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跳出《金瓶梅》，来看一下《红楼梦》，《红楼梦》中最关键也是最容易被片面解读的一个片段，是全书的第五回，一个叫警幻仙姑的世外高人带着贾宝玉去了一个叫太虚幻境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记录了《红楼梦》中所有主要角色一生的命运走向，而且无一例外的全部是悲剧结局，历来的学者都喜欢这个片段，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片段可以帮他们了解《红楼梦》的情节发展，以及推测那个因为曹雪芹去世而没有完成的结尾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个片段如果只这么用那就太可惜了，要了解这个片段的真实内涵一定要结合《金瓶梅》，我们来看啊，如果我们把这条片段里的信息和贾宝玉的身世结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希望自己变成贾宝玉，因为这位宝二爷简直是占尽人间所有风华，抢尽人间所有风头，论相貌是全中国最帅的男人，论出身是除了皇家之外最高级别的太子党，论财产是可以挥金如土拿夜明珠当玻璃球砸的，论才华是三教九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论感情身边所有的女人都是随便挑一个就能当选中国年

度选美小姐的，而且还全部死心塌地的爱他，你们说说看这是不是要气死人，怪不得“意淫”这个词是曹雪芹发明的，但是，但是哦，你们有没有去想过一件事情，贾宝玉为什么就能够成为现在这个贾宝玉，这贾宝玉本来是什么人啊，他本来是无稽崖上面的一块顽石，被空空道人安排投胎转世到贾府里去走了一遭，所以我们换一句话来说，贾宝玉之所以能够变成所有男人艳羡不已的现在这样一个“浊世佳公子”，是因为他和空空道人做了一笔交易，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代价

我这一代的85后的小孩儿小时候都特别喜欢看一部日本动漫叫《机器猫》，小时候我们都渴望自己可以成为漫画里的那个主角，野比康夫，可以拥有一个像机器猫一样的好伙伴，随时随地的可以从自己的百宝袋里拿出各种各样的道具为自己实现梦想，排忧解难，但是那会儿我们都忘记了最重要也是最残忍的一点，那就是，野比康夫，之所以能够拥有一个机器猫也是因为他和贾宝玉，和林黛玉，和大观园里那些所有最后无一例外悲惨收场的可怜女孩儿家一样，付出了那个巨大的代价

这些代价，也就是那个终极诱惑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被告知未来”

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公司过节啊，庆祝啊，办party啊要装模作样的说自己在办嘉年华，这个嘉年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词根本意是“末日狂欢”，也就是在世界毁灭之前人们会彻底疯狂的放纵求乐，也就是说悲到极致也就是乐，乐到极致也就是悲，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红楼梦》里在大观园里宝玉和他的姐姐妹妹们那些无忧无虑，极尽奢华的快乐生活，那种快乐其实就是末日狂欢，命运

已经无法再改变了，《红楼梦》中所有的故事全部都停留在原点，宝玉从来没有听他父亲的话要去好好去念书，黛玉从来没有听她宝钗姐姐的话要放低姿态不要那么孤芳自赏，因为就算他们那么做了会有用吗，半毛钱用都不会有，他们的命运已经被百分之百的告知了，钉死了，既然如此他们做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想透了这一层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绝望的故事

所以啊我们看到的大观园只是一个末日来临之前的大party，在这里不需要激动人心的励志演说，也不需要壮志凌云的远大理想，在这里只是party时间，只有玩乐时间，甚至连party之前的积极准备，和party之后的落寞痛苦都全部被曹雪芹过滤掉了，进入大观园吧，这里只有玩乐，你们不要以为大观园里全是一帮十五六岁的小孩儿就以为那是一个纯情的远离纷繁市井世界的世外桃源，恰恰相反，我要告诉你大观园才是一个最标准的最世俗的以及最放纵的一个末日狂欢的炼狱，园内的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毫不犹豫的丢弃掉了玩乐之外的一切东西，而这恰恰就是一个标准的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但是我们依然庆幸的是，《红楼梦》和《金瓶梅》都在无边无际的绝望中为我们保留了那最后的一丝希望，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不会被那个终极诱惑控制的唯一的一个人，那个疯子，这也是这两部绝望到骨髓的杰作最后为我们保留着的那一丝温情吧

西门庆老婆虽多，可这些太太们都没给西门庆生下一个孩子，唯一的女儿西门大姐也是去世多年的陈小姐所生，但是除了这个女儿，还有两个人，西门庆是当作儿子来看待的，一个是他的女婿，和西门大姐订亲的陈敬济，另一个就是他的心腹小厮玳安

如今瓶儿又落单了（尽管是她自己搞出来的），虽然她很想和西门庆重修旧好，可是毕竟不好意思亲自出马，所以她就动思想着怎么曲线救国，所以就开始殷勤的招呼玳安，想叫玳安去帮她探探西门庆的口风，玳安对瓶儿的印象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前面就说过瓶儿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当时瓶儿和西门庆偷情的时候，负责传递消息和把风的就是玳安，所以瓶儿送给玳安好多礼物还帮他做了一双鞋，我们知道在明朝，除了职业的女鞋工，女人可不是随便可以给别人做鞋的，所以啊玳安也是特别花心思的天天在西门庆那儿帮瓶儿说好话，嚼舌头根子：

“二娘（还是以前称呼花家太太的叫法，花二娘）特别后悔的就是嫁了蒋竹山那个王八蛋，现在好了，二娘已经把蒋大夫给打发走了，爹不知道啊，二娘现在天天都想着爹呢，人都瘦了好多，爹好歹也给二娘一个回话啊”

西门庆的心思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恨不得马上就把瓶儿抢过门来，可是现在面子上他不能服软啊，所以还是装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推来推去几次之后终于拍板说，

“这个淫妇，既然已经嫁人了，还来缠我干嘛？唉，罢了罢了，你就去给她说，找个好日子，我下点聘礼，把婚事办了吧”

等到八月二十这天,西门庆一顶大红轿子把瓶儿接过门来,为了不让月娘太生气,就让瓶儿排末尾做了六太太,虽说排位是低了些,但好歹也是一波三折,“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们也想啊这两位新婚燕尔的,怎么也得颠鸾倒凤的好好先玩几天再说啊,可是奇怪的是结婚当天晚上,西门庆就没有去瓶儿那儿过夜,直接就去了金莲的房里,金莲平时这么喜欢吃醋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劝西门庆说,“她是新人,头一天来你就冷她的房,不好吧?”

西门庆却说,

“我看见她就来气,先晾她三天再说”

在金莲这儿睡了三晚上,西门庆紧接着又去了玉楼那边,这下玉楼也不知所措了,她也劝西门庆,

“你都三天不理她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就不怕伤她的心?”

西门庆辩解说,

“你不知道啊,这个淫妇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背着我又嫁给那个蒋竹山,难道我还不不如那个死王八?再晾她三天再说!”

我们看啊,西门庆和金莲那番话是打官腔,但是和玉楼这番话,西门庆是把自己迫不及待的把瓶儿娶过来,又故意冷落她的真实原因给完全暴露出来了,那就是不服这口气,哪口气呢?按他的话说就是瓶儿抛弃他,然后又去找了个龌人蒋竹山,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是一个根本就站不住脚的理由,为什么呢?明明是你西门庆对瓶儿不理不睬在前,所以瓶儿才会去找了蒋竹山,要说抛弃,也是你抛弃瓶儿才对,可如今你自己回过神来了,反悔了,反而要把屎盆子往瓶儿脑袋上扣,这算哪门子混帐道理,再者说,瓶儿愿意找谁那是她自己的自由,与你

西门庆何关，别说蒋竹山是个死王八，瓶儿就是真的就找了只王八也关你西门庆屁事，所以西门庆的这些个理由不是道理层面的，是心理层面的，我们今天经常看见老公老婆在逮到对方找了一个不如自己的情人的时候会歇斯底里的怒吼，“她（他）到底有什么好？你就看上她（他）了？她（他）有我强吗？”，注意哦，这不仅仅是马景涛大哥在琼瑶阿姨的肥皂烂情剧里才会有的怒吼，这种情绪不只是在西门庆身上，甚至在武松身上也都有体现，武松为什么会对潘金莲有那么大的仇恨呢，抛开他大哥武大的死因之外，武松是个很偏激的人，自从金莲勾引过他之后，他的内心深处就一直认为他这个嫂子只应该喜欢他的，所以对于后来金莲找了一个他认为“远不如自己”的西门庆，他也产生了这样一种相同的极度不平衡情绪，以至于狂暴到要杀人的地步，所以啊，和情敌的这种不自觉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非理性比较是人类心理中最普遍存在的一个脆弱点吧，基本是一碰就破，所以各位御姐们，在准备勾引一个太偏激的小孩儿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否则后果很严重的哦

好了，西门庆在金莲那儿睡了三天，玉楼那儿又要睡三天，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月娘和他正在打冷战，先不说了，可还有娇儿，雪娥，春梅甚至李桂姐，等等一大票女人啊，这要个个那儿先睡三天再说，那瓶儿那边都快要被晾到明年端午节准备包粽子去了，所以不行啊，瓶儿要采取措施了，她采取什么措施呢？她上吊。。。办法虽然是狗血了点，但是只要能捉住老鼠，谁管猫儿是白的还是黑的，当晚瓶儿穿了一身大红的衣裳，用脚带悬在梁上就套了脖子，然后就被她的两个丫环迎春，绣春“及时发现”，这可就闹了大动静了，几个太太们也都慌了，都来看望瓶儿，连心里最不情愿的月娘也亲自来慰问，送汤送水，但关键人物西门庆是什么

反应呢，他一把就抢过一根马鞭，在几个女人面前扬言，

“你们别信那淫妇装死，我今晚就给她好看，非要好好教训教训她不可！”

这但凡能被“及时发现”的自杀本身有多少舍弃红尘的诚意我们基本都是可以想象的，所以这一点西门庆还是看的很清楚的，所以进了房之后，西门庆就喝令瓶儿脱了衣服跪下，这一招和他当时要收拾金莲一样都是老招数，不过看见他这么气势汹汹的，瓶儿也是吓得不知道东西南北，不敢不依啊，而现在房间外是什么情景呢，金莲和玉楼吩咐叫春梅把房门给关了，不许一个人过来，然后她们两个就立在角门外面悄悄地偷听，这两个人这些个动作太有意思了，我们知道这些太太里面和瓶儿关系最好的就是金莲和玉楼了，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来偷听呢？她们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们下回来说

三十二：

西门庆拿着马鞭坐在床上气势汹汹，瓶儿光着身子跪在地上战战兢兢，我们来看看他们俩在这儿的对话，这段对话非常有趣：

西门庆：“我又不是不娶你，只是叫你稍微等一下，你怎么就火急火燎地嫁了蒋竹山那个死王八，嫁了也就算了，怎么又给他钱让他在我眼皮底下开铺子，想抢我的生意吗？”

瓶儿：“只是你一去就没了消息，我朝思暮想的又等不到你，就被狐仙摄了魂魄，迷了心窍，结果就被蒋竹山那个烂人给骗了，我后来也是追悔莫及啊”

西门庆：“那你为何还要怂恿蒋竹山写状子，要告我收着你许多财产？”

瓶儿：“天哪，哪有的事儿，我对天发誓，真要有这事儿，我现在立马就烂了，

化了”

西门庆：“少来，告诉你，就算真有这事儿我也不怕，实话跟你说吧，之前打蒋竹山那两个人就是我安排的，若是我再施点手段，你信不信，我非把你给卖了不可”

瓶儿：“我也早猜到是你派人干的，还是你可怜我，要不真把我卖到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还不如去死呢”

西门庆：“就是嘛，淫妇我再问你，我和蒋竹山那王八比谁厉害？”

瓶儿：“哎呦，我的亲，那个死王八拿什么和你比，你是天，他就是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就在九十九地之下，别说亲你是人上之人，便是你每天吃的那些稀奇东西，他就是在世上再多活个几百年也不一定能见得着，他拿什么跟你比啊？再说了别说是他蒋竹山，就是花子虚还在的时候，若是他有能比得上你的地方，我也不像今天这么这么想你了，亲，你就是那能医我的药，只要是经过了你的手，我就没日没夜的只是想你”

瓶儿说完这话后，西门庆是“欢喜无尽”，立即就把马鞭一扔，把瓶儿拉起来搂在怀里又亲又抱，说，“我的心肝儿，就要你这话啊”，西门庆马上又叫春梅进房，准备酒菜，要和瓶儿好好喝上几杯

这段对话有趣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演义》中也有这么一段，和这段对话惊人的相似，这段是刘备拿下成都，又收服了猛将马超之后，消息递到荆州，关羽坐不住了，为什么呢，原来关二哥听说马超武艺超群英雄无敌，所以不服气，就写信给刘备说他要亲自到成都来和马超比试比试武艺，看看谁才是蜀国第一武将，这事儿搞的刘备很头大，不知道怎么办好，最后还是诸葛亮亲自出马，

写了一封回信给关二哥，拍他马屁说，“马超虽然武艺很高，那也就是有勇无谋的莽夫啊，民工一个，混口饭吃罢了，哪里比得过咱们的美髯公啊，那是绝伦超群，名震环海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啊，所以还请关公以大局为重，就不要来成都比武了”，关羽看了诸葛亮的回信以后哈哈大笑，很得意地摸着胡子说，“还是军师懂我啊”，然后很炫耀的把信传给各位宾客观看，比武这事儿也就算了

这个段子非常好玩儿，首先是关羽好玩儿，你说你这么个大将军，算是三国时代最牛逼的军神之一，这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人居然和一个马超争风吃醋，还明显带着撒娇的意味，你说你丢不丢人，而且最后拿到诸葛亮回信之后那种洋洋得意到处炫耀，完全是小人得志的样子真的让我们忍俊不禁，其次是诸葛亮好玩儿，我们知道诸葛亮这一辈子都是很潇洒的，在《三国演义》中但凡他出现的场景那都是羽扇纶巾，谈笑风生，全是他玩儿别人，没有别人玩儿他的，可现在孔明先生不但要乖乖地坐下来和稀泥，而且还极为罕见的写了一篇这么肉麻文章大肆吹捧关羽，他这辈子基本也就拍了这么一次马屁，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汉代夸男人胡子漂亮就相当于现在夸女人胸大一样，那都是夸的很谄媚的，而关羽“美髯公”的雅号就是由此而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却没有丝毫要贬低关羽和诸葛亮的意思，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这里，关羽撒娇和诸葛亮拍马屁，这个很有喜剧效果的场景，让我们对这两个最后在民间被老百姓神化的人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是在“温酒斩华雄”，“草船借箭”中我们完全体会不到的，因为我们突然在这个瞬间发现他们两个其实也就是我们身边的那些普通人，甚至就是我们的那些臭毛病不断但却特别要好的朋友，撒个娇啊，扯个淡啊，装个逼啊，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可爱

而在西门庆和瓶儿这段对话同样如此，我们看西门庆的表现，他一开始问“你为什么不等我就嫁人啊”，这话如果我们要以正常的成人逻辑来判断是很很幼稚的，也就是说以西门庆本人情场老手的身份来说，正常情况下他是根本不可能问女人这种问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含义，而完全只是他在对瓶儿撒娇，紧接着他又问“你为什么要怂恿蒋竹山写状子告我”，这就是更无厘头了，因为我们知道啊，瓶儿从头到尾都没有叫蒋竹山写过什么打官司的状子，这完全是西门庆他自己凭空捏造的一个罪名，但是也恰恰是这个凭空捏造的罪名把西门庆自己内心潜意识里面的真实想法给完全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心里清楚的很，瓶儿之所以嫁给蒋竹山，不是她不愿意等，而是因为她就是在避祸，但是他还是不经意的问出来了，所以也更加证明他今天就不是来和瓶儿来讲道理的，今天大家是来讲“感情”的，因为瓶儿你伤了我的“感情”了，最后堪称神来之笔的是他又问“我和蒋竹山谁床上更猛”，读到这句我们真的是扑哧一下，再也忍不住了，真的是笑到肚子痛，在这儿他已经不是那个西门大官人了，完全就是个西门愣头青小男生，在遇到前女友的时候非要和人家现任男朋友比床上功夫，而最后瓶儿那一段肉麻指数可以打满分的热烈马屁拍玩之后，西门庆就像一个心爱的玩具又重新夺回手的小男孩而一样大喜过望，这一连串的表现，从开始的受委屈了在赌气，到中间的撒娇埋怨，再到最后的受到表扬而沾沾自喜，真的是非常的可爱，所以可爱真的不在于说一个人有多少优点，因为可爱一定是真实性情的流露，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或许很让人敬畏，但是反而也不真实，不让人觉得亲近了，就像陈道明和葛优，他们都是姑娘们非常喜欢的演员，但是如果在他们俩中要让姑娘选一个能够一起出去玩儿的朋友，那我想几乎绝大半的姑娘都一定会选葛优而

不是陈道明，因为葛大爷虽然不像陈老师那么完美，但他那种“有点小坏”的性情反而更加真实，更加可爱

所以我们说啊，西门庆是一个标准的性情中人，他这种略带孩子气的又骄傲又体贴，又霸道又痞气的性情真的非常真实可爱，非常讨人喜欢，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放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之中，西门庆也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新好男人，好了，现在房门内，西门庆和瓶儿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马鞭审问”就这样喜剧收场了，那么对于在房门外还在偷偷地焦急地等着消息的玉楼和金莲，她们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我们下回来说

三十三：

西门庆和瓶儿是又搂又抱，卿卿我我的喝酒耍笑，外面金莲和玉楼隔着门偷听，可断断续续的又听不清楚，房里面烛光很暗，所以也看不清楚，两个人着急啊，正好春梅走到门边来了，金莲迫不及待的，隔着门就问春梅里面什么情况，玉楼怕西门庆听到赶紧把金莲拉到一边，不过她们两个这会儿，还是都认为西门庆正在拿马鞭收拾瓶儿呢，金莲便对玉楼说：

“三姐啊，你也不是不知道当家的那个性子，我当时过门来只想着就有好日子过了，陪着多少小心啊，结果还不是被当家给了多少脸色和拳脚看啊，唉！”

金莲这句话是带着一丝伤感的，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是金莲难得说出的一句真心话，虽然金莲总是给人一种咄咄逼人和争强好胜的感觉，但是在这种霸道骄傲派头的背后，在她内心的深处，她其实只是一个非常脆弱不安的女人，那会儿正好又是八月中旬的午夜，月亮是非常皎洁的，这如水的月光照在心坎上也是让金莲在那一瞬间触景生情，既是表达对瓶儿的同情，也是对自己坎坷身世的感怀，

所以也是难得的真情流露了一把吧，两个女人正在唏嘘不已，春梅出来了，把里面的情况给金莲一一汇报了，然后又说自己要去厨房拿酒菜，再送到房里去，听完春梅的汇报，接下来金莲这个反应绝对堪称经典，她先是愣了一下，转过头就对玉楼说：

“这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故意搞得雷声大雨点小，结果就干这个？”

然后她又开始拿春梅撒气：

“你这个鬼丫头，我平时叫你递个水叠个被，你就拖拖拉拉的只知道偷懒，那淫妇一叫你你腿脚就又都变麻利？她自己房里就有两个丫环使唤的，关你屁事，要你来递酒送菜？”

玉楼也马上附和金莲说：

“可不是吗，我那大丫头兰香还不是这德行，我叫她时，她就一死样，当家的一叫她，她又马上上窜下跳的”

我们说这个场景是非常有戏剧性和喜剧效果的，前一秒钟，两个女人还在担心同情瓶儿，这一眨眼的功夫，听说瓶儿已经和西门庆又亲热上了，她们马上又开始骂骂咧咧的抱怨，这脸未免也变的太快了点吧，一点过渡都没有，这其实不奇怪，因为这恰恰就是她们几个太太们之间应该有的正常反应，表面上看她们是姐妹，但是本质上讲，她们之间是竞争对手关系，因为她们共同竞争的老公，西门庆，只有一个，金莲和玉楼这会儿对瓶儿的这种关心，与其说是她们姐妹情深，不如说是她们人性中自发的一种善意，就好比我们在大冬天看到一个乞丐在街头乞讨，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对乞丐生出一种同情和关心，这并不需要我们有多高的道德和修为，也不需要我们和那个乞丐有多深的交情，因为这是人自发的一种本心，尤

其是当这个关心的对象和我们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啊，金莲和玉楼的这种出自本心的，自然而发的善意关心，本身就是非常脆弱的，在遇到利益冲突，也就是瓶儿和西门庆重新开始亲热之后，就会立即被嫉妒和怨恨的情绪所代替了，所以看似矛盾，其实恰恰是最合理的一种情绪变化

金莲和玉楼正在抱怨呢，月娘房里的大丫环玉箫也过来了，说是来找三娘（也就是玉楼了），但是变着花样的就向玉楼打听瓶儿有没有挨打，所以我们也是心照不宣啊，她这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替她主母月娘来打探消息了，然后玉楼就又如说书一般给玉箫绘声绘色的讲了讲房里西门庆是如何如何收拾瓶儿的，玉箫也是兴趣颇高，还不断讨问各种细节，什么“六娘（瓶儿）是穿着衣服被打，还是脱了衣服被打的啊？”，“六娘皮肤那么白，怎么受得了这打啊？”，几个女人是越说越起劲，叽叽喳喳的把这次SM说了老半天，才终于散了，我们知道啊，“上帝创造女人就是让她们来八卦的”，男人之间也聊八卦，但是哪有这么罗嗦的，都是直接切入主题，就两条，第一，上过床没；第二，胸大不大屁股翘不翘，然后大家换话题再讨论一下世界和平，女人那就废了劲了，这淡一扯开就收不了场，而且个个都是“十万个为什么”的好学生，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部细节都要来一遍，所以《金瓶梅》中的整个这一段，对于女人之间这种微妙心理关系的描画真的是入木三分，丝丝入扣，让我们不得不折服啊，所以说一部好的作品之所以好，并不是说文字要有多漂亮，当然那也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对于人心和人性的精准把握

瓶儿和西门庆柔情蜜意的又缠绵了一晚，第二天瓶儿又拿出一个九两重的金丝头

饰（45000块）叫西门庆拿去找珠宝匠人改一改，做一件叫金镶玉观音的首饰送给月娘，瓶儿这一手真的是很显水平的，因为要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能真正好好地过下去，即使你自己就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也不要对谁都示强，而正好相反，要对谁都示弱，尤其是对月娘，这个道理瓶儿懂，玉楼懂，但金莲不懂，这也是她后来悲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我们以后会详细说到，另一方面，要结交人心呢，最直接也是最高效的一个办法就是砸钱，我们看到《水浒传》里面最有面子最有义气的不是武功最高的那几个人，反而是基本不会武功的宋江，为什么呢？宋江的绰号叫什么？及时雨啊！换句话说他宋公明就是一部移动的ATM取款机，撒得出去钱，才收的回来义气和人心啊，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真正的交情是不谈钱的，但是经不起钱来考验的也绝不是真正的交情，况且现在的情况是瓶儿不需要，也不奢望月娘能和她真的有那种同生共死的交情，她希望的是月娘和她不要搞的像现在这么尴尬，所以现在瓶儿直接就砸下了这么重的一份礼，真的算是很用心了，可是月娘什么反应呢，她依然还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冷面孔，不但对瓶儿是，对西门庆也是，月娘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她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冷战打到底呢？我们下回来说

三十四：

月娘是打定了主意要和西门庆冷战打到底，但是有两个人看不下了，跑来劝她，都是谁呢？第一个就是玉楼，玉楼对月娘说：

“姐姐啊，你是一家之主，这老是和当家的一句话不说，总不是个事儿啊，你不知道啊，好多事情你不表个态我们也做不了主啊，当家的就这脾气，姐姐你就依我一句话，都算了吧，和当家的笑笑也好啊”

月娘怎么回答的呢，她说：

“三姐，这事儿你就别多操心了，又不是我非要和他闹，他先骂得我淫妇，我哪里淫妇啦？再说了，他当初收了花家那么多财物，买了人家房子，如今又图谋人家老婆，这孝期都还没守满，他们几个人就偷偷摸摸地合谋起来勾勾搭搭的，就瞒着我一个人，那些个人儿就当着他面甜言蜜语的夸他，他就当是好了，我这苦口婆心的劝他，他反而不当好了，我凭什么去理他，又不少我一天三顿饭，就当是没这男人了，守寡守着！”

月娘既然都这么说了，玉楼也不好再劝，但是马上又有另一个人也来劝月娘，那就是月娘的哥哥，吴大舅，吴大舅也看出自己这妹妹和妹夫关系有点僵，所以他也来劝他妹妹，说：

“我的好妹妹啊，自古都说‘痴人畏妇，贤女畏夫’，这三从四德那是妇道之常，妹夫也不是坏人，就是这个性子罢了，以后他想怎么样，你也别拦着他，做出个大度无私的姿态，那才显出你的贤德来嘛”

月娘怎么回他哥哥的呢，她说：

“我哪里不贤德了，一直都是这样，他有了他那个富贵姐姐，早把我这个穷官家的丫头给忘了，哥你也别管了，随便他怎么样吧”

在这儿呢，玉楼和吴大舅虽然都在劝月娘，但是各自心里盘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玉楼强调的是“姐姐不说话，我们几个也不好做主张”，这句话明显是有所指的，这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你月娘来挑头，至于要挑什么头我们马上来说，而吴大舅呢则是强调“三从四德的妇道”，这也很好理解，吴大舅是月娘的亲哥哥，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吴师长的大公子，大少爷，吴家在清河县当地是有声望的，是大户人家，我们知道在古代大户人家最看重的就是家族的名声，所以现在月娘和老公闹别扭，谁有理谁没理暂且不论，但这别扭本身和夫唱妇随的传统妇道是相违背的，所以吴大舅这番话既是对妹妹的关心，也是在提醒她，别闹了，你代表的可是我们吴家的脸面哦

但是同样是劝人，月娘对他们两人的回话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月娘对于玉楼的回话基本是在打官腔，不过呢还是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月娘特别强调了一点，她说西门庆和瓶儿，金莲合着伙儿来骗她，我们知道西门庆这个人的字典里哪有“老实”这两个字的，要说欺骗，他不知道骗了月娘多少次了，而金莲嘛一直就是这吃里扒外的德行，月娘在这儿提到这两个人那根本就是个幌子，所以表面上看月娘是和西门庆打冷战，但是骨子里真正的原因那就是月娘提到的那第三个人，瓶儿，而这恰恰也是玉楼要月娘挑头的原因，别看玉楼和瓶儿关系还挺亲密的，但是玉楼敏锐的嗅觉已经察觉到了，瓶儿的条件和资质是她们这几个人很难匹敌的，我们甚至说得不好听点，她们几个姐妹绑一堆儿都不见得干得过瓶儿一个，所以这会儿玉楼借着月娘对瓶儿的敌意，要月娘出面帮她们挑头一起对付瓶儿，那么月娘为什么又会对瓶儿有这么大的敌意呢，这个答案就在月娘对吴大舅的那番回话里，在自己的亲哥哥面前，月娘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那就是“瓶儿太有钱了”，有钱到了让她这个出身大户的千金小姐也只能自嘲为“穷官家丫头”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月娘一直在反复打击瓶儿说她“孝期不满就勾男人”，这恰恰也说明了月娘现在除了用道德优势去压瓶儿之外已经找不到其他办法了，而道德水平又恰恰是自己的这个花花老公最不看重东西，所以表面上看，我们觉

得月娘现在冷战打的如此决绝，姿态如此的强硬，其实啊，那都不过是她在强装镇定，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极度恐惧和不安

但是这场冷战却最终以一种很意外的方式结束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大雪天，西门庆去兄弟常峙节家喝茶，完了之后突然想起好久没去桂姐那儿玩玩儿了，于是就来找桂姐，西门庆自从破了桂姐的处之后，就每月二十两银子（10000块）好吃好喝地保养着她，可今天倒好，西门庆发现桂姐居然又背着他接客，和一个杭州来的绸缎商的公子，丁双桥，打得火热，这可如何得了，西门庆当即大怒，把桂姐家砸的乱七八糟，又准备收拾桂姐和她妈妈李三妈，幸好应伯爵和谢希大几个人赶紧过来拼命把他拦住了，最后西门庆发誓再也不上桂姐家的门，气哼哼的就回家了，回到家天也很晚了，院子里都没人，太太们也都睡了，西门庆却发现后厅仪门半开半闭，他很好奇，偷偷溜过去看，原来里面是月娘在焚香拜菩萨，许愿说：

“我吴月娘嫁给西门庆为妻，只因夫君留恋烟花之地，如今家中连我妻妾六人都还没有孩子，我实在心里面很担忧，所以发此心愿，定要诚心供奉，只希望菩萨保佑我夫君早日回心转意，以家事为重，家中几个姐妹能早日生下一个孩子，那我也就得偿心愿了”

当时天正下着大雪，漆黑的夜空，白茫茫的院子，而又恰恰在几个小时之前，西门庆还刚刚经历了桂姐这个薄情寡义的二奶无耻地背叛，所以与情与景，这一刻，仪门里的这一丝灯光和月娘为他诚心的祷告，在西门庆心里产生的冲击力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我们可以说西门庆本来还冰冷的心瞬间就被这股温暖所融化了，

他顿时觉得满心愧疚，心里想：

“原来我一直错怪了她，她原来一直都是为了我好，到底是正经夫妻啊”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正经夫妻”，我们真是感慨万千啊，人世间那么多的所谓海枯石烂，所谓此情不渝，说到底又哪里比得过这“正经夫妻”四个字的分量，就这四个字胜过世间千言万语，说尽人间真情厚意

西门庆太感动了，他上前从后面一把就抱住了月娘，说：

“我的姐姐，我死也不知道你一片好心都是为了我，都是我不好，错怪了你”

月娘被人突然抱住，开始还吓了一跳，现在知道是西门庆又没好气的说：

“你走错门了吧，我是那不贤良的淫妇，你来找我干嘛？”

这段对话很重要啊，我们知道从七月底西门庆和月娘冷战开始，到现在十一月下旬，整整四个月啊，这是他们夫妻两第一次说话，可以说虽然是封闭了四个月的感情，但同时也是酝酿了四个月的感情，因为他们之间的冷战并不是因为夫妻二人之间具体有什么矛盾，而是因为瓶儿这个心结卡在月娘心里，再加上金莲的挑唆，所以只是看谁先主动放下面子去捅一下，这看似坚冰厚壁，却实际上无比薄弱的窗户纸，人嘛，说到底，虽然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是那个他们永远得不到的人，但是放在心坎儿上的依然还是那个愿意在乎他们的人

如今西门庆主动认错，就给月娘跪下了，口里面姐姐长，姐姐短的叫，我们知道这西门庆哄女人的本事那是绝伦超群的，加上他这次真的是后悔而且感动了，所以真是情真意切啊，月娘打了这么久的冷战说到底不也就是需要西门庆能真的在

乎她这个正房大太太吗，女人嘛，争的就是自己在男人心里的分量，如今西门庆也把台阶给月娘下了，月娘哪里还需要再赌什么气啊，所以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酝酿了四个月的感情终于化湖为海，书上说两人是“灵犀一点，美爱无加”，我想在西门庆那么多的性爱中，这一次或许不是最刺激最带劲的一次，但一定是最甜蜜的一次

西门庆和月娘终于重归于好，也算是皆大欢喜啊，但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是这个消息已经在第一时间由兰香递到了玉楼那边，那么玉楼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和应对呢？我们下回来说

三十五：

第二天一早，玉楼饭都没吃就直接来找金莲，金莲也才刚刚起床，正在梳头，玉楼也是单刀直入，马上就告诉金莲昨晚上西门庆和吴月娘已经重新和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女人在这儿的对话：

金莲：“我们这些人早就劝大姐姐好几次了，她还就专门在我们面前装纯，说什么一百年，两百年的，都不理当家的，怎么着，如今自个儿又主动和好了，说话都是放屁呢？”

玉楼：“也是我大丫头兰香告诉我的，说当家的昨晚在桂姐那淫妇那儿搞得很不开心，把她家门窗都给砸了，昨晚回家时就遇见大姐姐在仪门那块儿烧香拜菩萨呢，也不知他们两个说了什么，这才又勾搭到一块儿的，她自己这么干就没人说，要是换了别人还不知道她说什么难听的话呢”

金莲：“可不是嘛，她个做大老婆的，烧个香你就默默的烧好了，非要让男人知道，显你贤德呢，要硬就硬到底呗，暗地里复合了，明里又跟我们这些人装逼”

玉楼：“那是，她就非要端那大老婆的架子，如今倒好，好人全给她做了，倒显得我们这些人都是没良心的，只有她想着当家的呢，如今你我得快着点儿，别让她把好处全占去了，你赶紧梳洗好，咱们这就找李瓶儿说去，咱们两每人出五钱银子（250块），叫李瓶儿出一两（500块），本来这事情也是从她那儿起的，今天我们就安排一桌酒席，一来请他们两个喝上一杯，二来也叫当家的好好放松一天，有何不可”

这段对话看下来，再结合玉楼之前在月娘面前不断劝月娘和西门庆复合的种种谄媚，她这心眼儿玩儿的啊，真是让我们有种后背发麻的感觉，我们可是知道的，她当初叫月娘和西门庆重归于好，目的就是要针对瓶儿的，如今月娘和西门庆真复合了，她马上又转移阵地，又要开始联合瓶儿挖月娘的墙角，她口口声声月娘把什么好处都占去了，可她这次提议的这个酒席，说到底不也就是要暗地里表明一个姿态，我玉楼也是一个大度的好人儿吗，所以啊，玉楼的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心机城府比金莲那张切金断银，到处挑唆的刀子嘴还要可怕

商量好了之后金莲和玉楼就直扑瓶儿的房间，跟瓶儿把事情说了，瓶儿非常大方啊，这种做人情的买卖向来都是她的拿手好戏，这次自然是不马虎的，二话不说就拿出一两二钱银子（600块），比预期的还多，接着玉楼又去找雪娥和娇儿要钱，可这两人却都不愿意出钱，雪娥说：

“当家的反正也不来我这儿了，我哪儿去找钱去？”

这话虽然是句气话，可也反映了她们旧人集团现在的尴尬处境，本来集团势力已经严重削弱，可是作为有力后援的桂姐那边又因为自己擦枪走火而濒临崩盘，使

得她们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现在两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心思搞这种庆祝夫妻随的面子工程了，因为不管她们去不去庆祝，表不表态，西门庆依然不太会去搭理雪娥和娇儿，这种明摆着赔本的买卖她们自然不愿意做，但最后玉楼好说歹说，连哄带吓的，雪娥和娇儿才各自不情不愿的出了三钱七分银子（185块）和四钱八分银子（240块），这样连着金莲和玉楼的一两银子（500块）一块儿，玉楼把这1525块钱交给玳安，叫他置办了一桌酒席，玉楼和金莲又亲自去毕恭毕敬的把月娘和西门庆请到席上，席间也是颇为亲热啊，几个女人都是很懂事，频频劝酒，祝贺月娘和西门庆重新复合，夫妻感情再上一层楼，气氛颇为热烈，紧接着春梅，迎春，玉箫，兰香这个琵琶，古筝，弦子，月琴的四人组合，开始弹唱助兴，唱的是《南石榴花》中的一首叫《佳期重会》的曲子，可就在这儿问题来了

西门庆听出是唱的《佳期重会》，当即叫停，询问是谁叫唱的，玉箫便老实回答说是五娘（金莲），西门庆盯着金莲便骂道：

“你个小淫妇，就只管胡乱点谱”

金莲也是嘴硬啊：

“没有的事儿又赖我，我哪儿知道是谁叫她们唱的？”

眼见情况有点尴尬，月娘赶紧转移话题：

“怎么没有叫陈敬济过来啊，赶紧去叫他”

这才算是圆了场，但是我们还是有疑问啊，这“佳期重会”四个字不是挺契合这个酒席的初衷的吗？那么这首曲子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先在这儿卖一个关子，我们把时间拨快，拨到酒席后的第二天，应伯爵和谢希大突然一大早就登门拜访，正

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两来干嘛呢？

原来啊西门庆这边是气氛和谐的酒席，但是桂姐那边可是战战兢兢啊，毕竟拿了人家的钱还在外面勾男人，不管是感情上还是职业道德上，桂姐都是一点道理都不占的，况且西门庆也不是善男信女，他可是有手段的，真是要打击报复给你桂姐小鞋穿，那桂姐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桂姐很害怕，就委托应伯爵和谢希大，去西门庆那边替她说情，应伯爵上来便说：

“哥，别说你那天那么生气，便是我们弟兄两个也看不下去，后来也是骂了她们娘俩好几句，真他娘的太没职业操守了，可是你看今天一大早她们又哭哭啼啼的跪在家里，就担心你还生气伤了身子，那就不好了，是不是，所以她们说了今天好歹也要请你过去当面跟你赔个不是”

应伯爵这番话呢，算是一种典型的说情模板，那就是先把要说请的人大肆贬低一通，再把对说请的人大肆拔高一通，然后一对比，两者境界差这么多，所以说请的人呢就知道自己错了，要痛改前非，那么你这个对说情的人既然境界高这么多也就不要和境界低的人一般见识了嘛，事情就算了嘛，可西门庆接不接招呢？他才不上当呢，他马上不冷不热的回了一句：

“我没生气，我只是再也不去了”

这话一说，比他说生气还严重呢，所以应伯爵见这招不灵，着急了，马上又转了一个弯：

“哥哥说的是，确实该生气，可我听说其实也不关桂姐的事儿，都怪那丁二官，他本来是桂姐的姐姐桂卿的相好，在她家里摆一桌酒本来是要请陈监生来谈生意

的，没想到正好你就来了，当时就那情况，两三句话也解释不清楚啊，所以哥你也消消气，这本来就是误会嘛，她们娘俩今天赌咒发誓绝对没有欺骗哥哥”

看到这个理由，我们真是忍不住要抽应伯爵一耳光，你编个理由也不打打草稿，过过脑子嘛，这么拙劣的理由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真把西门庆当傻逼呢？所以西门庆也是顺水推舟，说：

“可我也赌咒发誓再也不去了，你就去给桂姐说也别费这心了，我今天真有事儿去不了”

西门庆这话也是挺幽默的，桂姐赌咒他也赌咒，可这话要真这么说了，我们估计桂姐非得吓得上吊不可，所以应伯爵也是没办法了，但还有最后一招，他和谢希大两个直接就给西门庆跪下了，这次也不用编什么理由了，直接上兄弟感情了：

“哥啊，你就看我们的面子好不好，全当是过去散散心也好啊”

看着这两活宝这窘迫的怂样，我们也是忍不住地笑啊，不过还别说他两个死皮赖脸的求了老半天还真有效果，西门庆碍不过他们两个的面子终于答应了，马上应伯爵和谢希大就陪着西门庆又重新来了桂姐家，那桂姐可是殷勤招待啊，又是赔礼，又是递酒，应伯爵马上又开始插科打诨了：

“你就光给你男人递酒，也不看看我费了老半天劲才把你男人请过来，也不给我递一杯，要是我哥今儿不过来，赶明儿你哭瞎了眼，没人要你，就我好说话将就将就收了你吧”

桂姐也是骂道：

“你个怪应花子，下面憋火憋傻了吧，找我骂你呢？”

应伯爵就笑着对西门庆说：

“哥，你看这小淫妇，才会念经就开始打和尚了，翅膀硬了啊，来来来，给哥亲一个”

然后不由分说就把桂姐搂过来亲了个嘴，桂姐也就和他打笑怒骂，应伯爵又说了一个特别有味道的荤段子（在这儿就不写出来了，影响小朋友哈，各位要有兴趣自己去查），西门庆也是笑的不行，总之今天大家都很开心，西门庆就算是正式和桂姐和好了

在这个地方作者有意将“西门庆和桂姐的和好”与“西门庆和月娘的和好”这两段“和好”平行地放到了一起，两段中的每一处细节都这样平静的呈现给我们，月娘所谓的真心和桂姐所谓的真心，西门庆对月娘的所谓惭愧之情和桂姐对西门庆的所谓惭愧之情，哪一个真诚，哪一个虚伪，哪一个用心至情，哪一个逢场作戏，都通过这样平行的对比呈现给了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判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多的，困扰我们的，看似纷繁杂乱，毫无头绪的琐事和心机通过这样类似的对比，不也马上就云淡风轻，一目了然了吗？

好了，不过有趣的是连接着这两段和好的恰恰也就是那首出了大问题的曲子：《佳期重会》，那么这首《佳期重会》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下回来说

三十六：

《佳期重会》在《金瓶梅》中就只有这么提了一下，但是它是在明朝流行音乐史上确实存在的一首曲子，后来收录在谢伯阳编撰的《全明散曲》中，也算是当时的二线歌星，比如像现在的彭佳慧，卢巧音之类的，唱的一首半红不红的流行歌曲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首曲子是怎么唱的：

“佳期重会，约定在今宵；
人静悄，月儿高，传情休把外窗敲；
轻轻摆动花梢，见纱窗影摇；
那时节，方信才郎到；
又何须蝶使蜂媒，早成就凤友鸾交”

表面上看嘛，这曲子也算是在表达男女之间眉目传情，干柴勾烈火的既炙热又内敛的感情，可是如果我们再把这歌词细细的品一品，尤其是要把这曲子放在月娘和西门庆重新复合的这个大背景下来看，那就大有文章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歌词的意思很明显的，就是在讽刺月娘，说昨天晚上西门庆巧遇月娘烧香祈福根本就不是“巧遇”，而是月娘精心安排的一出戏，根本就是她在装纯，在演戏，而且这还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是这曲子还是特意安排在这“夫妻复合，皆大欢喜”的酒宴上唱的，演奏的四个人里面，
春梅是金莲的人，用的乐器是金莲最拿手的琵琶；
兰香是玉楼的人，用的乐器是玉楼最拿手的月琴；
迎春是瓶儿的人，瓶儿不会乐器；
玉箫是月娘的人，月娘不会乐器

也就是说酒席现场能听出这曲子弦外之音的除了金莲自己以外，只有西门庆，和玉楼，当然娇儿也有可能，但是月娘自己是肯定听不出来的，换句话说，在这里，金莲是在公开场合下用一种月娘自己不可能察觉的方式在公开的羞辱嘲讽月娘，月娘在这儿就是个冤大头，被别人骂了还以为对方在夸自己，玩人能玩到这一步我们不得不叹服啊，金莲这手虽然是用心歹毒，但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是手法高

明，这一般的女人哪有这个才情和胆子啊？

那么既然金莲这么干了，我们也要问一句，月娘昨天晚上是不是就真的像是金莲认为的那样，是在故意演戏，装出一副贤良的样子给西门庆看的呢？我觉得在这儿，大可不必用阴谋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对于夫妻生活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担心对方在演戏，我们最担心的恰恰是对方连戏都懒得演了，那才是最糟糕的情况，所以月娘在这儿到底是真心演戏也好，还是无心巧遇也罢，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至少表明月娘还是很关心她和西门庆这段婚姻中彼此的感受的，起码是她对西门庆的感受，所以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有一个女人关心他的感受，那么即使她是在演戏，那也真的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这对男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福气，你还能要求更多吗？所以金莲搞这一手，虽然煞费苦心，但是真的没什么意思，西门庆心里也清楚的很啊，他当场喝停，其实也就是在警告金莲：

“我心里明镜一样，你少来挑唆，这事儿到此为止”

西门庆是很明白的，他的这些太太们各自是什么样的人，各自对他到底怎么样，他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这件事情他除了瞪了金莲一眼，也没有再去和她讨论一个字，反而是在之后一次和玉楼聊天的时候，把金莲故意用《佳期重会》嘲讽月娘的用心告诉了玉楼，玉楼听了之后是什么反应呢，玉楼只做了一个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的回答：

“六儿（金莲的小名）什么曲子都会弹，我们却不知道”

玉楼这个回答妙就妙在结尾的“不知道”三个字上，玉楼到底知不知道金莲的小诡

计我们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那就是玉楼“为什么要办这个酒宴”，这一点玉楼知道，金莲不知道，我们打个比方，其实这次这个庆祝西门庆和月娘复合的酒宴就是一场刘谦老师的魔术表演，在这次魔术表演中，玉楼是一个合格的观众，但金莲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退一步讲，就算这次月娘是在演戏，那么金莲最得体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坐下来好好欣赏，因为魔术表演的乐趣就在于，虽然观众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唬人的假把式，但是他们依然会积极配合，依然会乐在其中，没有谁会去干揭穿魔术师这种扫兴的事情，因为如果揭错了，那么你会被嘘声嘘到死，如果揭对了，也没有人觉得你牛逼，只会觉得你不识趣，很不识逗，所以尽管在私下里玉楼和金莲都很烦月娘口是心非，拿架子装逼，但是区别就在于什么时候可以尽情地去抱怨，什么时候又该识趣地去做一个合格的观众，这个松弛有度的度的把握，玉楼要比金莲明白的多，事实上这种感觉从西门庆见到她们各自的第一眼就已经决定了，金莲是一团火，锋芒毕露，但太咄咄逼人，玉楼是一杯茶，内敛淡雅，但回味悠长，所以我们看到办酒宴拉关系这种红脸的戏是玉楼在唱，点曲子放冷枪这种白脸的戏是金莲在唱，所以啊，如果我们从会不会做人这个角度看，玉楼要比金莲圆滑世故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很亲和，人缘总是很好的原因

不过尽管如此，西门庆也不会真的和金莲计较，但是金莲自身的危机意识却开始与日俱增，我们看到她总是不断的在月娘和瓶儿这两座大山之间来回跳转，瓶儿得势一些，她就帮着月娘打击瓶儿，月娘得势一些，她又马上帮着瓶儿打击月娘，但是老天爷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带劲，不够刺激，于是命运之神又开始开起了金莲的玩笑，《金瓶梅》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已经站到了台后，马上就要登

场了，她的出现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湖面上又扔下了一枚炸弹，立马就会掀起更大的波澜，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下回来说

三十七：

西门庆家的小厮里面有个叫来旺儿的，我们曾经在前面的章节里面见到过他，西门庆曾派他协助公关部主管来保去东京办行贿捞人的工作，这个来旺儿新娶了一个老婆姓宋，二十四岁，名字却非常凑巧，也叫金莲，我们知道这女人之间最不能忍的事情除了撞老公之外，就是撞衫啊，撞首饰啊等等，如今是撞名了，这个也是很尴尬的，所以月娘就帮这个宋金莲改了一个名字，叫宋蕙莲，也就留在家里做丫环

我们知道啊，古代的小说给人物取名字都是有隐含意思的，不会乱来的，那么这里这个宋蕙莲既然本来就是“宋金莲”，那么她和我们那位风情万种的大美女潘金莲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我们这就来对比一下这两个“金莲”：

首先，宋蕙莲是清河县卖棺材的宋家的女儿，而潘金莲是清河县做裁缝的潘家的女儿，所以两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差不多的；

其次，宋蕙莲是在纪检委蔡主任家做使唤丫头，而潘金莲是在大财主张大户家做弹唱丫头，所以两个人的出身也是差不多的；

再来，宋蕙莲后来和蔡主任有了奸情，事情败露被赶了出来，不得已嫁给了一个叫蒋聪的厨师，而潘金莲是后来和张大户有了奸情，事情败露被赶了出来，不得已嫁给了卖蒸馒头的武大郎，所以两个人的人生历程也是差不多的

最后，宋蕙莲趁着蒋厨师不在家的时候勾搭上了来旺儿，后来蒋厨师吃酒和人发生争执，被对方一刀捅死了，宋蕙莲就正好名正言顺的又嫁给来旺儿，而潘金莲

那边什么状况我们已经知道的滚瓜烂熟，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两个人的婚姻轨迹也是差不多的

除了这些之外，书上还特别提了一句，蕙莲“比金莲脚还小些儿”，我们知道在明代，女人的性感指数很大一部分就体现在脚的尺码上，所以这翻译成现代用语，就相当于“金莲一对D罩杯的大波，而蕙莲比金莲波还大”，所以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个蕙莲简直就是金莲的一个克隆妹妹，不但相貌像，经历像，连风骚指数都几乎完全一样，现在家里一下出现这么一个人才出众的丫环，西门庆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西门庆给来旺儿安排了一趟为期半年的差事，叫他去杭州公干，来旺儿走了之后没几天正好又是玉楼的生日，生日宴会之间西门庆见蕙莲穿着“红绸袄，紫绢裙”，便悄悄把玉箫叫过来，叫她向月娘要条别的颜色的裙子送给蕙莲，我们看啊，先是把人家老公“送君离开，千里之外”，而且一打发就是半年，紧接着又关心人家穿什么颜色的裙子，凭着我们对西门庆这花花性子的了解，基本就明白他想干嘛了，果然，过了几天趁着月娘去邻居乔大户家串门儿的机会，一看四下没人，西门庆一把就把蕙莲搂过来亲了个嘴儿，然后就哄她：

“我的心肝儿，你若依了我，那些名牌儿大衣和首饰随你挑”

这话是说得很突然的，所以蕙莲愣了，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所以她推开西门庆，跑回自己房里去了，但很快玉箫就来了，玉箫给蕙莲带来一匹纯蓝色团花绸缎，说是西门庆送给她做裙子的，蕙莲见了这缎子之后便问了玉箫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我若做出裙子来了，大少奶奶（月娘）看见了怎么办？”

这句话为什么会很有意思呢,要明白这句话我们需要先明白明代的女子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根据《明会典》的记载,在明代只有贵族女子可以穿纯色这样的鲜艳颜色,也就是大红啊,大蓝啊,大绿啊这样“三原色”之类的“高级颜色”(当然黄色这个皇家垄断的颜色除外),而平民女子只能穿混杂的浅淡颜色,也就是桃红啊,蓝绿啊,紫蓝啊这样的“配色”之类的“低级颜色”,所以现在蕙莲穿的紫色的裙子,那是符合她的丫环身份的,而在《金瓶梅》中,上元宵节瓶儿过生日那一段也详细记录了几个太太们的穿着,那天月娘,娇儿,玉楼她们清一色地穿的都是“蓝缎裙”,注意这个颜色哦,是标准的大蓝色

所以明白这个时代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西门庆对于蕙莲“红配紫”的评价就有味道了,就颜色搭配本身来说,红配紫没有大问题,起码没有像红配绿那么大的问题,所以西门庆叫蕙莲换别的颜色的裙子的这个用意是很值得玩味的,而现在他又叫玉箫直接就给蕙莲送来一匹代表太太身份的大蓝色的缎子,那这个颜色所暗示的信号就不得不说会引起蕙莲的极大兴趣了,就像现在男人给女人送礼,是一辆阿猫阿狗都可以开的烂大街的宝马更打动人呢,还是一张可以彰显身份的兰会限制级VIP通行admission更打动人呢?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

蕙莲这么问就表示她已经动心了,只要西门庆表个态,玉箫便接着告诉蕙莲西门庆在花园的假山山洞那里等她,而且由玉箫亲自把风,绝对万无一失,我们看西门庆也是真能找乐子的,平时常规战法玩腻了,现在开始打野战,也不嫌这山洞里一堆石头的搞得慌,不过说来也巧,这万无一失的事情还真的就失了一次,金

莲正好从玉楼那儿下完棋，回房经过假山就被她发现了（玉箫这风把的也真是严重不靠谱），可金莲这次也像对春梅一样没有计较，因为蕙莲也就是个下等丫头，所以金莲这会儿也没太把她当回事儿，也就像对待春梅那样就帮着西门庆把这件事给瞒下去了，应该说从这方面讲，金莲还是很懂事的，知道要适时的表现一些“无所谓”以讨西门庆的欢心，而蕙莲自从和西门庆有了私情之后也是好处不断啊，既有大把的现金，衣服和首饰送上，还升到和玉箫平级的地位，专门就在月娘那边服侍

这样看上去，蕙莲以后也就应该会像春梅一样，可是很快事情就发生了转变，情势开始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那么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整件事情偏离了原有的轨道呢？我们下回来说

三十八：

蕙莲之所以不可能成为春梅，那是因为她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从西门庆和她们偷情地点的不同都可以看出来，西门庆想要和春梅亲热，直接在金莲的房里撩开裙子就可以干，而且金莲还得乖乖的回避，可是蕙莲呢，西门庆要跟她亲热不但得专门去花园假山的山洞里，这还不够，还得要玉箫亲自担任把风放哨工作才行，说白了，那就是因为蕙莲已经是来旺儿的老婆了，西门庆就算再胆大妄为，也不可能疯狂到明目张胆的搞他的公关部副主管的老婆的地步，因为不管是于公还是于私这都是大忌讳，所以这段感情只能像维持它的那个山洞一样，永远处于避人耳目的状态，绝对不能见光的，但是蕙莲会就甘心与此吗？不过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小事，是发生在春梅身上的，但是这件事却同样可以为我们暗示一些关于蕙莲的东西：

原来李娇儿有个弟弟叫李铭，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娇儿就委托西门庆叫李铭来家里教丫环们乐器，也算是做实习吧，每个月还有五两银子（2500块）的工资，这天西门庆和应伯爵准备去参加县委尚主任的葬礼，出门前先在家喝酒（这两位也真够混的，去殡仪馆还喝酒），家里的丫环们，小厮们也都跟着喝了几杯，这李铭也喝了些，就略微有了一点醉意，在教春梅弹琵琶扶她的手的时候就略微得按的重了一点，春梅一下子就叫起来了，一把推开李铭就破口大骂：

“你个贼王八算哪根葱，敢来调戏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以为没了你我就学不成琵琶了？等爹回来叫你这死王八立马滚蛋！”

然后春梅越骂越起劲，又出去和其他丫环和太太们讲，把本来不大的一件事情搞得是沸沸扬扬的，西门庆回家知道这事儿也觉得不处理实在说不过去，就打发李铭回家，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这件事乍一看嘛真是挺没意思的，因为春梅实在是太有点小题大作了，反应太过于激烈了，明显带着作秀的成分，这一方面讲呢，很有可能是春梅要帮金莲出头，故意找机会借着打击李铭的名义敲打李铭背后的娇儿，毕竟金莲和娇儿是互相撕破了脸的，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件事给我们暗示了春梅的一个心态，我们要注意春梅骂李铭的时候骂的是“你算什么东西，敢来调戏我”，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问法，因为一般的姑娘被调戏了是不会这么问的，她们应该问“你怎么这么流氓啊，居然调戏我”，所以春梅这么骂并不代表她有多么爱惜自己的名誉，而事实上她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其实是说：因为你李铭不算什么东西，所以没资格调戏我，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李铭算个东西，那么你就可以调戏我”

有句俗话叫做“由穷到富易，由富到穷难”，这也就是人的天性所在，比如当我们每个月只能挣1000块的时候我们会憧憬如果能挣到10000块我就满足了，可是当我们真的可以每个月挣到10000块的时候我们会满足吗，根本不可能，我们会马上又再次憧憬如果能挣到100000块我就满足了，这种无底洞的心态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感情上也一样，如我们了解的，春梅并不是一个什么清纯玉女，用雪娥一直骂她的骂法，她就是个小荡妇，但是我们要理解的是现在她就算要“荡”，这个“荡”的标准也已经很高了，因为她已经经过西门庆的洗礼了，现在就你一个李铭，长得帅又怎么样，专业钢琴十级又怎么样，对现在的春梅来说那都是浮云啊，说到底就是个又没钱又没魅力的愣头小子，所以一边凉快去吧，姐没功夫陪你，这就是春梅现在的心态，而她的这个心态同样也就是现在蕙莲的心态，蕙莲勾到的男人，从蒋厨师到来旺儿，从来旺儿再到西门庆，级别是一个比一个高的，而现在西门庆又对她大献殷勤，尤其是那匹内涵丰富的蓝色绸缎，西门庆自己可能只是想着泡妞方便也不太会细想，但是客观上讲这匹缎子真的是给了蕙莲太大的想象空间，所以蕙莲现在是处于极度膨胀期的，她是绝对不可能安于这种不尴不尬的只能在山洞里偷欢的现状，她一定会想办法继续往上爬，继续捞到更多好处

而蕙莲这种心态的变化首先就体现在她对其他同等丫环和小厮的态度变化上，以前她可是很恭敬温顺的，可现在自从得了西门庆的宠幸之后，蕙莲开始越发嚣张跋扈起来，我们就来看看她的表现：

先是对傅二和贲四的，这傅二是公司副总经理，贲四是公司工程部主管，蕙莲叫

唤他们两可是一点不把自己当下人，开口就是少奶奶的气势：

“傅老大，你去门口帮我看看卖胭脂水粉的过来没有”

“贲老四，你去帮我瞧瞧那些卖珠花的，我要买几朵戴在头上”

按理说这傅二和贲四都是西门庆手下的高级技术人员，可不是那满大街随便抓的民工，看看蕙莲这口气，那就真是和叫民工没什么区别；

再来就是对小玉，小鸾，绣春她们这些丫头和画童，来安儿这些小厮的，按理说这几位除了刚来不久的来安儿（瓶儿过门之后西门庆才买来的小厮）也都不是一般的主儿啊，小玉她们分别是月娘，玉楼，瓶儿的贴身丫环，在丫环里面级别是仅次于玉箫和春梅的，画童也是小厮里面地位仅次于玳安的（西门庆的四个小厮：琴棋书画），但是蕙莲也是一点不客气啊，叫唤他们也真跟叫唤自己丫头小厮一样，她是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发号施令：

“上边要热酒，你们这些懒鬼还不赶紧端上去”

“赶紧的，再不快点，上面骂下来关我屁事”

看看这些话，尤其是说这些话时候的那种盛气凌人的语气，我们可以说蕙莲现在的自我感觉真是太过于良好了，她甚至已经开始产生一种脱离实际的幻觉了，觉得自己已经是太太，不是丫环了

这种幻觉是非常要命的，而极为敏感的金莲已经开始察觉到了这个几乎就是自己影子的蕙莲的急剧膨胀的野心，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那么接下来她会怎么应对呢？我们下回来说

蕙莲过于高调的表现让金莲很不爽，于是她决定要敲打一下蕙莲，机会马上就来了，腊月之后就是新正佳节，西门庆去公司里面办节日party，月娘回娘家探亲，家里面玉楼，金莲和瓶儿便一块儿下棋玩，但这光下棋多没意思啊，得带点零嘴儿那才带劲啊，所以金莲就提议要吃烧猪头，而且特别强调要蕙莲帮她们烧，她这个建议马上得到女人们的全票通过，金莲便叫来兴儿去买了一坛金华好酒，外加猪头和猪蹄，交给蕙莲去烧

来兴儿把猪头猪蹄带到厨房，便叫蕙莲来烧，蕙莲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蕙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地位已经提升到和玉箫平级，专门负责月娘那边的起居，所以厨房这边的事情按道理是不用她来管的，就好象市场部的主管不会也没有必要亲自去跑前线做调研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金莲这么干其实有点故意让蕙莲下不来台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在试探她，我们几个太太今天就是非要你来做这个菜，你做不做啊？蕙莲倒是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是还是玉箫机灵，她已经看出这里面的文章了，所以她马上劝蕙莲说：

“五娘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赶紧烧吧，不然又惹得她们生气”

既然这么说了，蕙莲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还是只有开始老老实实得烧猪头，在这里我们先跳出这些女人们的明争暗斗，来看看这道烧猪头的做法，这是《金瓶梅》中非常经典非常勾口水的一道菜：

第一步，蕙莲先用热水把猪头猪蹄剃毛刷洗干净了；

第二步，蕙莲又装了一大碗的油酱，再加入茴香等大料，都拌均匀了；

第三步，蕙莲把猪头猪蹄放到一个有搁板的大锡锅里面，把刚调好的料给猪头猪蹄抹好；

第四步，蕙莲把锡锅盖子扣好，灶火里面就用一根柴火，小火慢烧一个时辰（两个小时）；

第五步，开锅后，猪头猪蹄已经烧的皮脱肉化，蕙莲乘好盘，再加上几个姜蒜碟儿便大功告成了

然后蕙莲便亲自端来送到三个太太那儿，我们知道猪头猪蹄可以说是猪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了，肉质极尽鲜嫩爽口，再加上蕙莲这么出神入化的厨艺，可以说是既低碳环保（一根柴火就搞定了）又养颜美容（富含胶原蛋白）的一道完美无缺陷菜肴啊，抛开金莲要敲打蕙莲的这么个意思，我们还真的不得不佩服，金莲这个女人可真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啊，我们真是隔着纸张都能闻到那已经烧的香软脱骨的猪头的香味啊，真是恨不能跳进书里去把那猪头抢过来给自己当宵夜，那才叫一美啊

三个太太吃的那叫一个香啊，蕙莲站在桌旁又笑嘻嘻的询问火候够不够啊，酱料入不入味啊，完了又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然后自己才又站在一边喝酒，应该说金莲这次也基本达到了她的目的，起码在台面上蕙莲还是表现得很规矩的，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丫环，不但服服帖帖的听话烧菜，还诚惶诚恐的在一旁伺候太太们消遣娱乐，但问题是在台面下蕙莲心里也会对金莲这么服服帖帖的吗，她心里会怎么想呢？

当天晚上，西门庆又和蕙莲在山洞里幽会，这西门庆捧着蕙莲的一对小脚是爱不释手，连声称赞说：

“心肝儿宝贝，没想到你的脚比金莲的还小啊”

蕙莲听西门庆夸她，也是得意洋洋啊，说：

“她拿什么跟我比，我昨天拿她的鞋试了一下，大的能套着我的鞋穿”

既然说到金莲了，蕙莲马上又问西门庆：

“那金莲你是什么时候娶过来的，是个黄花闺女呢，还是死了老公再嫁你的？”

西门庆便老实回答：

“哪什么处女啊，也是再嫁的”

蕙莲一听，更是得意，很轻蔑的说：

“我就说嘛，看她这骚样，原来本来就是个小三，露水情人啊”

我们看啊，如果说白天伺候金莲她们吃烧猪头那会儿，蕙莲还是在极力的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那么这会儿，在这个只有她和西门庆两个人的这个小山洞里，蕙莲无需再装，毫不掩饰的把自己内心对金莲的真实想法给表露出来了，那就是已经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她先是打击金莲脚没她小，如果大家觉得这套用脚做性感计量单位的方法看着别扭，那我们换成现在的说法，那就是“贱人还敢炫耀自己胸大，我把她那胸罩拿来试了，还不够罩我半边用的呢”，紧接着她又打击金莲出身差，也就是个靠姿色榜上大款的小三，居然还敢在她面前装正房太太的范儿

我们知道两个人如果表面看上去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既定的心理预期，那就是对方能够做到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做到，反过来讲那就是，如果对方突然获得了比自己多的多的资源，或者有了好得多的职位，就会立刻产

生强烈的不平衡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抱怨：

“那谁谁谁也没比我强多少，怎么现在就混的比我好那么多？”

咋一想嘛，也确实想不通，就像现在的蕙莲一样，论出身和背景，她比不过月娘，娇儿，雪娥她们，论钱财，她又比不过瓶儿，玉楼两位，所以她也就认了，可是偏偏是金莲，在蕙莲自己看来不管是出身还是身段相貌她甚至比金莲还要强，所以她现在就是不服气，凭什么你金莲可以骑在我头上，但是就像我们知道的，这个世上的事情其实都没有偶然的，一个表面上看，并不比你强多少的人如果混的比你强上很多，那其实就说明在表面之下，这个人一定有你没有的过人之处，那么蕙莲没有看到的这个金莲比她强上太多的倒底是哪一方面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十：

被拿来和西门庆做对别的情圣当中，最重量级的就是这两位：唐璜（Don Juan）和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不过唐璜更多的只是文学形象本身，当然这要感谢拜伦的生花妙笔，真正具有撼动人心力量的是卡萨诺瓦，这个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情圣和他那部和《金瓶梅》一样毁誉参半的自传《我的一生》提供了后人无数茶余饭后的香艳谈资

在《我的一生》中，卡萨诺瓦详细记录了自己流光溢彩的前半生，从18世纪的威尼斯（好比8世纪之于盛唐的扬州），这个全欧洲最纸醉金迷的奢靡之都开始，这个情场浪子的足迹遍布欧洲大陆，和他有过感情纠葛的女人数以百计，所有的故事结束在1774年，那一年卡萨诺瓦49岁，这也是这本自传最大的谜团之一，因为这个时间点离卡萨诺瓦本人去世还有四分之一世纪那么长，离他开始撰写这本自传也有15年的空白期，他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停下了呢？

或许很少有人真的明白在大海上流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一个被大海熏陶出来的人的内心是没有极限的,所以不管是亚德里亚海上的万里霞光,还是英吉利海峡上漫漫的云海,都只是这个生于水城威尼斯的浪子一生再熟悉不过的景色,对他来说那些让无数人无比惊喜感慨的地方,从来都只是他一段暂时的归途,而并非他的天涯海角,他早已习惯了这份只对他自己存在的默默的感动,没有期待,没有遗憾,也没有后悔,甚至连怀旧的感伤也只是转瞬即逝

人生在四十岁落幕,所有没有得到的,都明白其去处,所有留在身边的,都不需要清算,《我的一生》中的那些故事,其实在中途就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其实不管是情圣也好,花花公子也好,流氓也好,还是萎缩的普通人也好,这只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的生活,他只是这样的生活,无所谓故事,无所谓结果,如此而已

很多时候,那些盛大节日和狂欢假期的party都不是我们的生活,如果你的一生中真的有这样一个她和你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这个她一定是你甚至都不需要打招呼就可以随意出入她的房门,而她在帮你拍掉衬衣衣领上的碎毛发时也不会流露出丝毫关心神色的人,在卡萨诺瓦漫长的情人名单中,有过这样一个女人,王菲有一首歌叫《当时的月亮》,同样的,这个女人也是那个无法再在任何以后的朝霞和暮色中可以寻找的色彩,在这抹色彩之后,能够推拽卡萨诺瓦继续前进的只有海风,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是迷人的卢克蕾齐亚,还是活泼的玛格琳,还是那些可以列出很长很长单子的其他女人,或许卡萨诺瓦也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

但那些和他自己真正想要归属的东西相比，依然没有什么差别，都只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海风吧

很多人非要给《我的一生》贴上各种标签，那未免就太过于煞有其事了，卡萨诺瓦从来就不想成为一个情圣，你们觉得他真的像是现在那些不断收集各种女人然后拍下私密照片到处炫耀的公子哥儿吗，这个世界有无数花花公子，但情圣可遇不可求，卡萨诺瓦，他只是一个无比孤独的男人

男人的孤独，是女人很难去理解的，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执着，正因为如此女人永远比男人更加诚实，同样的一句话“我不需要你如此与众不同，我只需要你留在我身边，有你就足够了”，如果是男人说的，我们可以当成是性冲动之前的放屁，但是如果是女人说的，我们绝对不需要怀疑她的真诚，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当女人说她不需要你与众不同的时候，她也恰恰忘记了她被你吸引就是因为你与众不同，这种注定没有答案的问题，男人只能用沉默来回答女人，女人可以为了男人放弃她自己的“与众不同”，但男人永远不会，对于男人来说，与众不同可能并不是他所刻意追求的，事实上很少有人会极度偏执到非要把自己塑造的和别人不一样，每个人在做的无非就是“做真实的自己”，这种“真实的自己”和那些表面上诸如打鼻环，做人流之类的所谓叛逆有天壤之别，但是这种不同并不是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事情，那只是把你和别人区别开的一种便利，就像我们常听到别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说，“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啊”

这也是女人和男人最大的区别，女人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掌握她们自己，所

以女人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与众不同”，从这个角度讲，女人也必须比男人更诚实，换句话说，男人的孤独其实也就是这样一句话，“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是男人可以把自己和世界拉开距离的最有效的方式和独属于他自己的荣耀，但是女人不行，女人甚至连自己的真实都很难表达，当女人用“笨蛋，蠢猪”来加封自己的男人时，聪明的人都会心安理得的接受，而试图去挖掘其中含义的人只会输的连内裤都不剩

在《我的一生》的最后，卡萨诺瓦从安科纳出发，和他所有之前的旅行一样，只有他一个人，从他耳边掠过的海风，天边渐渐远去的云霞，那是一种怎样的落幕和孤独，从头到尾，他都始终是一个人，即使身边拥有无数的为之倾倒的女人，他始终都只是一个人，从这个角度讲，西门庆和他一样，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人，一个孤独的男人

四十一：

在《金瓶梅》中，几乎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女人们在叽叽喳喳的互相扯皮，和《水浒传》中那些江湖好汉们快意恩仇的豪侠行为相比，女人们这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确实太零碎了，所以很多读者都不爱读，感觉不过瘾，但是千万不要因此就忽视这些个零碎哦，事实上，女人之间这种暗流涌动，密而不发的权利争斗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男人们在庙堂上尔虞我诈，阳奉阴违的政治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莲和蕙莲的争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争风吃醋了，如果蕙莲就心甘情愿的做西门庆的地下情人那么或许她还可以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当她决定要开始窥探那条成为正式太太的道路时，她已经就把自己的后路给掐断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和所有的男人们的政治斗争一样，对女人来说这也同样是一条只有

两种结果的路，赢了就一步登天，输了就打下地狱，没有中间结果，你敢玩儿吗？

所以说到底，这不只是外貌，身材或者是才艺的对决，更多的这是内心的对决，赢得人一定是内心更强大更狠的那一个，而悲剧的是被蕙莲严重低估的一那点，恰恰就是金莲是一个比她狠得太多的人

战争正式开始了，蕙莲很快就逮到了金莲的小辫子，是什么小辫子呢？她发现金莲和陈敬济之间有一腿，我们的焦点一直都聚集在西门庆身上，倒是忽视了，这两位是什么时候搞上的呢？在《金瓶梅》的所有男人中，陈敬济是一个人气很高的角色，基本上除了男一号西门庆之外，也就只有应伯爵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以去和陈敬济PK一下，西门庆自己是非常喜欢陈敬济的，他经常在月娘那儿夸奖陈敬济伶俐乖巧，这一方面讲呢是因为陈敬济是他的女婿，常言道是“一个女婿半个儿”嘛，但是另一方面呢，西门庆之所以喜欢陈敬济，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陈敬济很像他，如果说蕙莲是金莲的影子的话，那么陈敬济就是西门庆的影子，首先陈敬济长的特别好看，西门庆是老师哥，他陈敬济是小帅哥，爷儿俩都是帅哥，其次，陈敬济非常有才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乐器，什么萧啊，箏啊，笙啊，琵琶啊，就没有他不会玩儿的，再者，烟花会所上的风月手段陈敬济也是一把好手，所以我们说这陈敬济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少年版西门庆，也难怪他这丈人这么喜欢他，但是，除了这些表面的相似之外，陈敬济却还有一个和西门庆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既是他非常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也是他后来悲剧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我们知道“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太重感情的人虽然讨人喜欢，但是是做不了一

个成功的商人的，而陈敬济恰恰就是一个太重感情的人，当时东京杨司令被弹劾那会儿，风声正紧，陈敬济来西门庆这边避祸，酒宴上一看到金莲顿时就不行了，我们知道金莲的实力啊，如果说当时有全国御姐大赛的话，金莲绝对稳稳当当的前三名，所以她对陈敬济这样的小正太来说杀伤力太猛了，马上就给陈敬济迷的“心荡目摇，精魂已失”，自此以后他这小女婿就经常主动往他“金莲岳母”房里跑，喝喝茶啊，聊聊天啊，弹弹琵琶啊，金莲是一个欲望非常旺盛的人啊，虽然上次她和琴童偷情的事情闹得很大，差点连着她和玉楼一块儿阴沟里翻船，按理说是应该吸取教训，可这会儿正是瓶儿如日中天的时候，西门庆也没空天天往金莲那儿跑，所以金莲也是憋得难受啊，正好陈敬济这小女婿，长得这么帅又这么风流，又被她金莲迷得七荤八素的，那是就坡下驴，不搞白不搞啊，对不对？所以一来二去的金莲就和陈敬济搞上了，我们知道好莱坞殿堂级的大明星达斯丁霍夫曼的成名作《毕业生》就是讲的一个愣头小伙儿和女友的妈妈有了私情，这在1960年代的美国也是很惊世骇俗的事情，所以当时台湾在引进这部影片时为了不过于刺激观众的神经，甚至把片中的母女关系改成了姐妹关系，所以这一次虽说金莲是在找小情人排解饥渴之苦，可这毕竟是名义上的女婿和丈母娘的关系，所以两人也是只敢暗地里调情玩耍，可就是这暗地里的打情骂俏还是被机敏的蕙莲发现了

如果我们是蕙莲，我们在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会怎么做呢？正常的思路来讲无非就三条路：

第一是去西门庆那儿告密，激怒西门庆，让他直接废了金莲；

第二是不去告密，但是要找机会抓金莲和陈敬济的把柄，借此要挟金莲；

第三是保持沉默，装作没有看见

那么这三条路应该怎么选择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这看上去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直接就可以干掉金莲，但是换句话说如果要这么干掉金莲，那么就必须把陈敬济也一块儿捎带上，西门庆会答应吗，答案肯定是不答应，别说现在西门庆这么喜欢陈敬济，就是西门庆一点儿都不喜欢陈敬济他也不可能答应的，这事儿要真捅出去了，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丑闻啊，这是丈母娘勾引女婿啊，这是在明代，又牵扯到西门家，陈家两个大户人家的脸面，你让西门庆以后在清河县还混不混了，所以第一条路百分百行不通，直接pass掉；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条，这条似乎比第一条要好一些，既可以照顾到西门庆的脸面，又可以打击金莲，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点，蕙莲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们说金莲和陈敬济的私情固然是见不得光的地下状态，但是蕙莲和西门庆呢，他们俩这段私情不也同样是见不得光的地下状态吗，而且就是在金莲的默许之下进行的，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当你准备要挟别人的时候什么把柄都可以用，但是唯一不可用的就是和自己那个攥在别人手里的把柄一模一样的那一个，否则你只会死得更惨；那既然如此，前两条路都行不通，那是不是蕙莲就只有第三条路可走，装作没看见了？

但是我们说蕙莲这个女人不愧是金莲的影子，确实有想法，因为她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走出了第四条路，那么她是怎么干的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十二：

蕙莲发现了金莲和陈敬济暗中打情骂俏之后，既没有去西门庆那儿打小报告，也没有保持沉默，假当什么都没发生，相反的，她走了一步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

外的棋，是什么棋呢？她决定勾引陈敬济

我们第一眼看到蕙莲的这个决定时，第一反应绝对是惊奇地脱口而出“我cao”，但是再仔细一想，马上又会一拍大腿，再次脱口而出“我cao”，这个女人真他娘的天才啊，亏她想的出来，我们知道金莲可以如此恃宠骄人就是依仗她那没有男人可以拒绝的美貌和娇媚，所以要真的从根本上打击她的信心就是要从媚惑力上下手，这也是蕙莲现在的思路，你勾引的男人现在被我勾走了，而且你还真没辙，生生就能气死你，不过想法是好的，我们也有个疑问，蕙莲就这么有把握能得手吗？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为蕙莲的媚惑力担心，我们不要忘了她就是另一个金莲啊，艺高人胆大，什么男人摆不平啊，何况一个小正太，再者说常言道是“男追女，隔层墙；女追男，隔层纱”，男人都是下本身动物，但凡女方有点姿色的，只要主动出击基本没有失败的案例，我们这就来看看蕙莲是怎么具体行动的：

正月十六的元宵灯节，西门庆和应伯爵一帮哥们儿出去吃酒赏灯去了，既然当家的也不在家，金莲便对瓶儿，玉楼提议说反正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逛街，当然也叫了陈敬济一块儿去，陪同三位丈母娘“表表孝心”嘛，蕙莲见这情况说她也想去，金莲便说她就在院里等大家，等大家都换好衣服准备出发的时候，蕙莲又突然说自己还要去化个妆，而且注意哦，她这个招呼不是对金莲她们在讲，她是对着陈敬济讲的：

“姑夫（对陈敬济的叫法）你等等我好不好，娘们（一般婢女丫环们叫男主人是爹，女主人是娘）也带我去逛街，我去房里梳梳头，马上就好”

陈敬济便随口说：

“那你快点哦，我们马上就走了”

蕙莲马上回了一句很有韵味的话：

“你要不等我，我恨你一辈子哦”

然后蕙莲马上回房打扮，我们来看看她的扮相：闪红的缎衫，白挑的裙子，金色的头巾，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这是明代女人的一种彩妆），耳朵上戴着金灯笼耳环，我们知道蕙莲本来就是花容月貌的美人儿，这一打扮真是相当惊艳啊，书上原话是“月色之下，恍若仙娥”，有句俗语叫做“女大十八变”，但这话其实并不是说女孩儿变女人之后样子有多大变化，这主要意思其实就是说化妆的效果，我们也知道即使对于模样一般的女人来说，化妆都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更何况是蕙莲这样的美女，那化完妆之后真的就是仙子，是妖精了，让男人喷鼻血喷到死都在所不惜，所以这会儿她对陈敬济也是相当有杀伤力的，这一路上两个是你一言我一句，话多是男人开始对女人动心的一个标志，蕙莲这么乖巧岂能看出来啊，又一路撒娇叫陈敬济给她放礼花玩儿，一会儿要放“桶子花”，一会儿要放“元宵炮仗”（反正都是烟花爆竹的名字），一会儿珠花掉了要陈敬济帮她捡，一会儿鞋子又掉了，又扶着陈敬济穿鞋子，反正这一晚上她就只和陈敬济调笑传情，书上原话说是“两个都有意了”，但这还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是她的鞋子这一路都在掉这件事情，这很奇怪啊，除非鞋子坏了或者别有用心，不然谁出去逛街这搁分差秒的就去扶下鞋子，烦都烦死了，对不对？但蕙莲这儿鞋子不断的掉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可以去“扶着”陈敬济的机会，还有另一层用意，是什么用意呢？

玉楼也觉得奇怪就转头问其他人蕙莲怎么一直掉鞋，玉箫便说：

“三娘啊，蕙莲她怕弄脏自己的鞋，就套着五娘（金莲）的鞋穿呢”

金莲也是骂了一句：

“这个狗东西，她昨天找我借了双鞋，谁知道她拿来套着穿？”

玉楼听了“一声也不言语”，也不再说话了

玉箫心直口快，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但她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瞬间，为什么呢？蕙莲套着金莲的鞋穿，这本身是很失礼的事情，更何况是一个婢女套着穿女主人的鞋，这已经没有主仆之间尊卑的规矩了，但最关键的不在这儿，最关键的是蕙莲她套着金莲的鞋穿鞋还老掉说明，她的脚比金莲起码小了两个号，即使如此的不合脚，她也要套着穿这双鞋，而且是在这众多的家中的太太和丫环面前穿，这个用心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要当众给金莲难堪，你不是经常炫耀自己脚小吗，看看，今天当着这么多人，当着你的小情人，我就来秀秀，看你以后还敢和我比谁脚小

所以玉楼最后不说话了，她已经看出来了，不管是勾引陈敬济还是套着鞋子穿这种把戏，心眼儿能玩成这样那说明蕙莲心中已经根本没有把金莲当成她自己的女主人，而是已经当成竞争对手了，既然如此玉楼又能说什么呢，这种狗咬狗的战争她不会去支持，也不会去得罪任何一方，所以这个老滑头在这个尴尬的时刻选择了沉默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元宵灯节的晚上，蕙莲是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把金莲像她自己的那双鞋一样狠狠地踩在了脚下，面对蕙莲的扬眉吐气，金莲除了那句无关

痛痒的的牢骚之外也同样和玉楼一样选择了沉默，这倒是很少见，因为沉默根本不是金莲一贯的个性风格，但是沉默是有不同的内涵的，金莲这儿的沉默和玉楼的沉默相比显然不是一回事儿，她在等待机会，而这个机会马上就要来了，因为来旺儿马上就要回来了，这个冤家回来之后事态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十三：

来旺儿去杭州公干，半年时间很快就到了，便回来向西门庆汇报工作，到了清河县之后来旺儿没有先回家，反倒是先去见了雪娥，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我们知道在金莲过门之前，就是前三太太，卓丢儿，还没有去世的那个时候，西门庆基本上就已经不再去雪娥那里过夜了，所以雪娥名义上顶个四太太的名头，其实基本处于守活寡的状态，虽说雪娥论相貌，论身段儿，论才情在六个太太里面都是排最末尾的，但是她本人还是有些姿色的，毕竟也是“风月场上的元帅”西门庆的太太嘛，再加上她本人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那正是鲜花绽放的时节啊，这没有男人来滋润也确实过的凄惨了点，所以暗地里雪娥就和来旺儿搞到了一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你西门大官人自己也要反省嘛，占着美女这种社会稀缺资源又不好好利用，罪过啊

来旺儿和雪娥吃了一会儿茶，就问起蕙莲怎么不在厨房帮忙，他以为蕙莲还是半年前的状态呢，雪娥便冷笑道：

“你那个媳妇儿哪里还是以前的样子啊，脾气大着呢，哪儿还会去厨房里干活啊！”这话明显是弦外有音的，来旺儿也很奇怪，本来要细问，月娘正好从花园过来，来旺儿便先拜见了月娘，接着又去西门庆那儿做杭州工作的汇报总结，等到第二天来旺儿把自己在杭州专门给雪娥买的胭脂水粉亲自送到雪娥房里，雪娥便把蕙

莲怎么和西门庆勾搭的，玉箫怎么做的线人，金莲怎么挑唆蕙莲跟了西门庆，西门庆又怎么给了蕙莲不少衣服啊首饰啊这些事情通通都告诉了来旺儿

蕙莲和西门庆的勾当，本来只是地下私情，不能见光的，但是现在搞得人尽皆知，这一来呢，是因为蕙莲过于高调的表现露出了马脚，二来呢，也是因为对于偷情这档子事儿，人们总是会有一种超然的灵敏嗅觉，其实放在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妖娆的女秘书和一个猥琐的男老板一块儿出现的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会不自觉的感叹一句：

“这个骚货，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蕙莲的这档子事儿雪娥知道的这么清楚不足为奇，不过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雪娥故意把和这事儿没什么关系的金莲给扯了进来，我们知道金莲压根儿没有挑唆过西门庆去收蕙莲，她反对还来不及呢，那既然如此，雪娥栽赃金莲干嘛？其实说到底雪娥就是在借机发泄对金莲的不满，故意把来旺儿的愤怒情绪往金莲身上引，不过不管怎么说，就算是添油加醋，这件丑事的来龙去脉雪娥还是说清楚了，那么来旺儿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来旺儿大怒，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哪个男人知道自己当了绿头乌龟还能忍得住的，来旺儿马上对着蕙莲就是一顿拳脚，完了还不解气，还借酒浇愁，喝醉以后在家人小厮面前痛骂西门庆，说是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且还要“把潘家那淫妇也杀了”，他骂是骂痛快了，却不想隔墙有耳，被另一个西门庆的小厮，来兴儿听见了，这来兴儿本来平时就和来旺儿有矛盾，现在逮到这个机会那自然不会放过的，他立即到金莲那里打小报告，把来旺儿怎么骂西门庆和金莲的

话和盘托出，而且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在蕙莲那里同样出现的很有趣的地方，那就是来兴儿也在添油加醋，他故意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就是来旺儿这些话是喝醉酒之后说的，他故意骗金莲说这些话是来旺儿有心为之，是他真的在家“磨刀子”的情况下说的，也就是说，来兴儿也在借机栽赃来旺儿，那么金莲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金莲也是大怒，“粉面通红，银牙咬碎”，有人无缘无故要杀你想来你也忍不住火的，不过这个地方金莲真的是因为来旺儿骂她淫妇，要杀她才生气的吗，显然不是，你骂妓女是婊子，妓女会生气吗，不但不生气还会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你然后语重心长的说：

“大哥，怒气伤肝啊，要不要泄泄火，给你打八折？”

所以金莲真正憋气的原因不是来旺儿要杀她，而恰恰就是来旺儿背后的那个人，蕙莲啊，本来自从元宵灯节受了窝囊气后金莲已经沉默了很久了，她的沉默看似是在示弱，其实是在蓄势准备反击啊，她一肚子的火气只是暂时压住了而已，但压根儿就没有消除过，现在被来兴儿这么一挑逗，那是再也忍不住了，所以金莲要准备反击了，当晚，西门庆来金莲房里，金莲便梨花带雨打着哭腔的对西门庆说来旺儿要杀他们俩，而且说你西门庆搞他老婆，所以他就搞你西门庆的老婆，而且金莲还提供了证据“来旺儿和谁偷情，你一问小玉就知道（小玉曾经见到来旺儿去雪娥房里）”

我们发现这个流言传到现在，已经不能再更有趣了，因为金莲也在添油加醋，我们把整个过程理一遍：

雪娥要打击金莲，她故意把事情推到金莲身上；

来兴儿要激怒金莲，他故意强调来旺儿要杀金莲；

金莲要打击来旺儿，她故意把事情推到雪娥身上；

我们发现整个事情最后转了一圈，从雪娥开始，又回到雪娥了，中间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故意扭曲他们自己听到的流言，这种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是人在传播流言的时候的一种心理本能，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加入自己的感情色彩或者利益关系，这种不自觉很多时候虽然是我们无意为之，但是在客观上却会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很多流言传到最后会离谱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正好就是这个原因，西门庆听了金莲这话也是大怒（很好玩儿吧，每一个听到添油加醋的流言的人都是大怒），一顿拳脚又收拾了雪娥一顿（他西门庆也不能当王八不是），所以这也算是作者给我们玩儿的一个黑色幽默吧，就像击鼓传花，传出花的那个人，很多时候反而会变成接到花的人，我们在偷笑的同时忍不住要同情雪娥一把，本来想着要借机整金莲，传到最后反而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真是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啊

不过借着雪娥打击来旺儿只是金莲反击计划里的第一步，既然她已经开始反击了，那就不会这么便宜，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嘛，那么金莲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我们下回来说

四十四：

收拾了雪娥之后，西门庆便来见蕙莲，要和她商量一下来旺儿的事，蕙莲便对西门庆建议给来旺儿一笔本金，让他就驻扎在杭州做绸缎生意，这样西门庆和她就可以长期在家厮混了，西门庆对这个主意也是点头称是，当即同意了，金莲

得到了消息马上就来见西门庆，她可不会让蕙莲就这么得逞，金莲对西门庆说：“蕙莲那淫妇这么做就是在护着他老公，而且来旺儿那狗奴才早就放了狠话的，你总不会就都忘了吧？我今天跟你说点实话，听不听随你，你要贪图这个女人无所谓，但来旺儿这奴才怎么打发你可得想好了，你把他留在家里吧，你有那精力和功夫天天防着他吗？可你打发他去杭州，他已经和你离心离德了，怎么会好好帮你做生意？反正你想要那个女人，就得先把善后工作做好了，常言道‘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这样也省得你操那份心，那个女人也就真得能死心塌地的对你了”

金莲这一席话说完，西门庆是“如醉方醒”，我们来看一下金莲这通话到底是什么地方打动了西门庆，首先金莲并没有回避西门庆和蕙莲的关系，西门庆之所以一开始对蕙莲的建议表示赞同，也是因为他想维持和蕙莲的这段地下感情，金莲也没有对此表示反对，她也在强调“如果你西门庆想要蕙莲这个女人”，所以从一开始金莲就“大度”的摆出一种全心为西门庆着想的姿态，这样就先解除了西门庆的戒心，试想啊，如果金莲一开始就对西门庆说“你不准和蕙莲在一起”，那后面的话西门庆还会听下去吗？显然不会，他会觉得你金莲就是因为嫉妒蕙莲才来说这通话，一旦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金莲接下来的话西门庆就不可能听下去了，所以金莲很明白这点，然后就是最关键的一点，要得到蕙莲，应该怎么处理来旺儿？蕙莲的建议是把来旺儿远远的调走，而金莲的建议是直接“剪掉”来旺儿，两者一对比，金莲完胜，为什么呢？

在人性的深处，对于共同利益的竞争对手，不管是竞争同一个职位，争夺同一笔

买卖，还是追求同一个情人，存在着潜意识层面上的恐惧，这种恐惧有趣但也同样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深浅程度和你比竞争对手强多少弱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就好比嵌在你手上的一根小刺和插在你手上的一把刀，从实质意义上的危害上讲，刀比小刺要严重的多，但是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却都是一样的，就是毫不犹豫的拔掉，这也正是金莲这番话可以打动西门庆的真正原因，尤其是对来旺儿这个表现出强烈抵制态度的刺头，唯一能够让西门庆从内心深处觉得不再恐惧的办法就是拔掉这根令人恐惧的小刺

和金莲说定之后西门庆便叫来旺儿过去，称赞他在杭州办事得力，赏给他六包银子共计三百两（人民币15万），叫他去开个酒店饭庄什么的赚点零花钱，来旺儿连连磕头称谢，把银子带回家，当晚又喝了不少酒，早早就睡下了，他睡了之后玉箫又过来说找蕙莲有事，蕙莲便跟玉箫出去了，接着到了一更天（晚上9点），来旺儿迷迷糊糊的有点酒醒了，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叫他：

“来旺哥，还不快起来，你媳妇儿又去花园那边偷人去了！”

来旺儿一听一下子惊醒了，一看正好蕙莲也不在房里，顿时大怒，马上跳下床来，就奔去花园那边捉奸，半道上，黑暗之中突然一把凳子抛出来，来旺儿绊了一跤摔在地上，紧接着，又是叮铛一声，一把刀落在他旁边，然后四下里突然跳出好多小厮高喊“捉贼”，不由分说就把来旺儿按在地上，来旺儿连忙辩解说：

“我是来主管啊，你们瞎眼了？！”

那帮人哪里容他辩解啊，立马把他结结实实地捆得的粽子一样就押到前厅去见西门庆，西门庆见来旺儿被押过来了，又见了那把刀，火冒三丈，劈头盖脸地骂道：

“你个该杀的贼，我好心赏你三百两银子做生意，你怎么反而恩将仇报，要持刀

杀我? ! ”

骂完又转头叫其他小厮去来旺儿房里把那六包三百两银子取来, 银子取来之后打开一看, 六包里面只有一包还是银子, 其它五包全被换成了铅锭子, 西门庆便厉声喝道:

“你个狗奴才, 还不老实招来, 把我的银子换哪里去了? ”

来旺儿傻眼了, 这前前后后莫名其妙地都被搞糊涂了, 连连哭着磕头说:

“爹你要明察啊, 我真是被冤枉的, 什么都不知道啊! ”

西门庆也不和他多说了, 便叫把来旺儿锁到门房里去, 准备明天送到局子里去, 蕙莲那边本来和玉箫聊天呢, 听说来旺儿出了事, 赶紧跑过来见西门庆, 哭着给西门庆跪下了:

“爹啊, 你饶了他吧, 他本来只是来找我, 哪里是做贼啊, 那银子本来也是我帮他收着的, 谁知道就被哪个天杀的给调包了, 你为什么要锁着他啊? ”

西门庆连忙软语温存地安慰她:

“媳妇儿啊 (已经叫蕙莲媳妇儿了), 这狗奴才胆大妄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拿着刀子要杀我, 你别多担心了, 没你的事儿”

到了第二天, 西门庆就准备把来旺儿押到县刑事审判局去, 月娘见了也很着急, 便来劝他:

“小厮犯了事儿, 咱们家里自己处分就好了, 何必惊动官府呢? ”

西门庆本来就要借机整来旺儿的, 怎么可能会让月娘私下解决, 于是立马喝道:

“你个妇道人家, 懂什么! ”

来旺儿被送去局里之后, 西门庆又暗中送了做审判的夏局长和贺队长一百石白米

(市值合人民币10万), 这两位平时就和西门庆打得火热, 这次又有这么多好处, 那自然是特事特办啊, 当即吩咐一顿棍棒, 把来旺儿打的鲜血直流, 然后就关在牢里等待宣判

我们来看啊, 这一夜之间, 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一切都是西门庆设计好的圈套专门陷害来旺儿的, 不过我们很有兴趣的是在这件事情里面蕙莲的态度,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玩味的态度, 那么蕙莲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们下回来说